莫洛博士島



威爾斯像

譯文叢書

威爾斯著

李林
黃裳 譯

莫洛博士島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第一章

我並不打算在報紙上已經發表過的關於范夫人號沉失的記載以外來添加些什麼，人人都知道這隻船離開了卡勞第十天上就和一隻漂流的船隻撞上了。救生船和牠的七個水手在十八天後被皇家砲艦桃金孃號救起。他們所經歷的艱苦幾乎和那更可怕的水母號事件同樣地流傳着。然而我現在却要在已經發表了的范夫人號的故事上來添加一個同樣可怕而且更奇特的故事。直到目前爲止，大家都以爲停留在另一隻小船上的四個人，已經喪失了生命，不過，這是不正確的。對於我這幾句話有一件最好的證明——我就是那四個人中間的一個。

可是，首先我必得聲明：小船裏從來沒有四人；船上只有三個人。『船長看見跳入小船裏』（這是一八八七年三月十七日的每日新聞的記載）的康士旦士並沒有跳在船裏。

這時於他是不幸對於我們却是很幸運的他從破損了的船首斜檣的繩纜堆中脫身出來正向下跳的時候，他的脚踵被細繩纏住，他在空中倒弔了一刻就落下在水中撞在一塊漂浮着的木塊上。我們把船划上前去，但是他始終沒有浮起來。

我說他沒有和我們在一起是一件對於我們很幸運的事，其實我也很可以說對於他本人也是很幸運的事因爲事變來得太突然，同時那隻大船又沒有對於任何災患的準備，結果我們只帶出了一小瓶淡水和一些被水浸濕了的餅乾。我們以爲在救生船裏的人們有着充足的食糧（現在看起來他們好像也並沒有，）所以我們就努力向他們叫喊。他們大約不曾聽見，等到第二天過了正午霧散雨停之後，他們却蹤影全無了。爲了小船一直在顚簸的緣故我們不能站立起來四面張望。大浪不斷地捲來，我們歷盡了艱苦才能使船頭向前。同我一起逃生的兩人一位叫海耳廉，他和我同是旅客，另外一位是一個身材矮小略帶口吃的水手，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一共有八天之久，我們餓着肚子漂流，並且在淡水喝完之後遭受着那難忍的口渴的苦刑。從第三天開始海洋慢慢平靜起來，最後竟至平如鏡面。普通的讀者要來想像那八天的景象簡直是不可能，因爲在他的記憶裏他沒有任何事物可以用來想像——這在他本

人是一件很可慶幸的事。第一天經過了以後，我們彼此極少交談，不是躺在船上望着天際，就是瞪着那一天比一天更大更憔悴的眼睛讓災禍和軟弱制服我們。太陽變得無情。在第四天上淡水就喝盡了；我們已經開始想起稀奇的事情，又用眼睛述說牠們，可是依我想來，直到第六天上海耳廝才把我們大家的思想說了出來。我記得我們的聲音是又啞又低，所以我們把身子彎在一起好節省我們的話語。我竭力反對這事，却主張把船鑿沉大家葬身在跟隨着我們的鯊魚的口中。然而等到海耳廝說起倘若他的提議被接受我們就會有東西喝，那個水手就走到他的跟前。

但是我不肯抽籤。到了晚上那水手一次一次地對海耳廝低語，同時我却坐在船頭手中拿着我那把摺刀——現在我倒懷疑我那時是否有力量來爭鬥。次日早晨我同意海耳廝的提議，我們用一個半便士的鑄幣來決定那個多餘的人。

惡運降在水手的身上，但是他是我們三人中間最强壯的人，他不肯聽從這個決定反而用雙手來打擊海耳廝。他們糾纏在一起，幾乎站立起來。我沿着船邊向他們爬去，打算捉住水手的脚來幫助海耳廝，可是船的搖動使得水手顛躓，他們兩人都跌在船沿上，隨即一起滾入水中。他們和石頭一樣地沉了下去。我記得我為了那個還笑了起來，後來又詫異我

爲什麽發笑。這笑就像一件外來的東西突然抓住了我。

我在橫座板上躺了不知多久，同時在思索假使我有力氣，我就要喝海水，讓我自己發狂以便死得快些。就當我躺在那裏，我看見了一片風帆從地平線上出現向我走來，可是我並不比看到一幅圖畫感到更多的興趣。那時我的意識一定在開始喪失，然而我現在卻把當時的一切遭遇都記得淸淸楚楚。我記得我的頭腦和海水一同搖動，地平線和牠上面的帆上下地跳舞着。可是我也記得同樣地淸楚我覺得我已經死了，又以爲他們稍稍來遲了一刻不能在我的肉體裏捉住我眞是一件好笑的事。

經過了一個無盡的時間（我那時是這樣覺得，）我把頭放在橫座板上注視着那跳動的雙桅船從海上升起，牠在一個廣大的範圍裏不住地來回轉動，因爲牠是一直冒着上風行駛的。我完、全沒有想到設法引起注意，並且在看見了牠的船身以後和後來發見我自己在船尾一間小房艙裏以前，這其間的事我都記不清楚了。我只模模糊糊地記得被人抬到舷門、又記得一張長着斑點和紅髮的大圓臉伸在舷牆上望我。我又有一種不連續的印象覺得有一張長着特別銳利的眼睛的黑臉靠近我的臉，可是在我後來再看見牠以前我一直以爲是一個夢。我記得有某種物品從我的牙齒間傾淌過。我所記得的就只是這些。

第二章

我躺在裏面的那間艙房又小又不太乾淨。一個有着淡黃色頭髮，粗硬的脣髭，突出的下嘴脣的年紀不很大的人坐在旁邊握住我的手腕。我們暫時互相注視，並不做聲。他的水汪汪的灰色眼睛毫無表情。

不久就在上面傳來了一種聲音，就像有人敲打一根鐵床柱也像某種大動物的怒號聲，同時那人又開口了。

他重複他的問句：『你現在覺得怎樣？』

我想我是回答說我覺得很好。我記不起來我怎麼會來到那個地方。他一定是從我的臉上看出了這個疑問，因爲我沒有聽見我的聲音。

『你是從一隻船上救起來的——快餓死了。船的名字是「范夫人，」船舷上有許多

奇怪的跡印』就在那時我的眼光落在我的手上手瘦得來好像一個齷齪的皮袋充滿了鬆散的骨頭，船上的一切事件我又突然記起來了。

『吃點這個，』他說着就給我一些冰過了的紅色藥品。牠的味道就像血一樣，可是牠却使我覺得體力恢復一些。

『你的運氣眞好，』他說，『會被一隻有醫生的船救起。』他說話時口音微微有點含糊不清。

『這是什麼船?』我慢慢地說，長久的沉默使我的聲音發啞。

『這是從亞利加和卡勞來的小商船。我從來沒有問過牠最初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猜想大約是從那生來就是傻瓜的國度裏開駛出來的吧。我本人是從亞利加上來的搭客。這船的主人同時也是船長，這個蠢驢名叫德威司。他好像把他的證書也弄丟了。你知道他是哪一路人，壞名字儘夠多的，他却給這船取個「伊白加寬哈。」』

上面的鬧聲又重新開始，低濁的怒吼和人聲雜在一起。隨後又有另外的聲音叫一個『爲上天所棄的白癡』停止。

『你那時幾乎死了，』我的對談者說道。『眞的，實在只差一點點。可是如今我已經喂

了你一些藥了。覺得手臂發痠麽？打的針呀。你人事不醒差不多已有三十點鐘。』

我慢慢地思索。這時我的注意力被一羣狗的吠聲擾亂了。『我能夠吃點堅硬的食物麽？』我問。

『這也全虧了我，』他說。『現在正煮着羊肉呢。』

『不錯，』我堅决地說；『我能吃羊肉。』

『但是，』他略帶猶豫地說道，『你知道我很想曉得你怎麽會一個人在船裏。』我想我在他的眼睛裏看出了一些懷疑的神色。

『叫得眞討厭死了！』

他突然離開艙房，我聽見他和別人激烈地爭辯，那人用含糊不清的口音囘答他的話我聽不清楚。這件事好像是用武力解决，可是關於這個我却以爲我聽錯了。過後他大聲對着狗羣叫駡，然後囘到艙裏來。

『說吧，』他站在門口說道。『剛才你正要告訴我。』

我對他說我的名字是艾德華・卜倫狄克，又告訴他爲了解除我那安適的獨立生活的毫無生趣起見，我研究過博物學。他對於這個似乎感到興趣。『我自己也研究過科學，我

在大學學院學的生物學——取出蚯蚓的卵巢，蝸牛的齒舌，和那一類的事。天呀！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可是說下去吧——把這小船的事告訴我。』

我用了極簡短的話語（因爲我依然十分軟弱）述說了我的故事，他對於我的坦白敍述顯然感到滿足。等到故事說完以後，他又把談話的題目轉到博物學和他自己對於生物學的研究。他仔細問我關於香吐汗路和高耳街。『加卜拉直的生意依舊興隆麽？那所店舖眞了不得！』他顯然以前是一個普通醫學生。談話的題目又移到娛樂場所。他告訴我一些軼事。『十年前就和這一切分別了。從前那一切多末有趣！不過我自己也太傻……還不到二十一歲就弄得筋疲力竭了。我敢說如今却一切都不同了。可是我必得去看看那個蠢廚子，看他把你的羊肉煮得怎樣了。』

艙面的吼聲重新開始，這次却起得非常突然，並且帶着極深的怒意，我不覺吃了一驚。『那是什麽？』我喊着問他，但是門已經關上了。他帶了煮羊肉回來，羊肉的香味激動了我的饑腸，我立卽就把怒獸的吼聲忘記了。

經過一天飽食足睡以後，我的體力恢復了大半，我能夠下床走到窗孔前去張望追趕着船的海浪了。我知道我們這船是順着風走的。當我正站在那裏的時候，孟高梅立（這是

那個淡黃頭髮的人的名字）走了進來。我向他要衣服。他把他自己的麻布衣服借給我，因為他說我在小船上穿的已經扔在海裏了。我穿他的衣服略嫌寬大，因為他的肢體都是又大又長。

他不經意地告訴我說船長在他自己的房裏已經喝得有七八分醉了。我穿好衣服就問他這船最後的目的地。他說牠是要開到夏威夷去的，不過先得送他在別處上岸。

『哪裏？』我問。

『一個島上……就是我住的地方。像我所知道的，牠還沒有名字。』

他把下唇突出凝視着我。他那突然裝出的傻樣使我想起他是不願意我多問他問題。

『我準備好了，』我說。他在前面引路，我們一同走出去。

第三章

在艙口上有一個人阻礙着我們的路。他站在梯上，背向着我們，正注視着洗刷艙口。我看得出他是一個畸形的人，身材矮短寬闊而笨拙，背彎曲着，頭頸上全是毛，頭陷在兩肩上。他穿一套深藍嗶嘰衣服，他長着一頭特別濃而且粗的黑髮。我聽見那些看不見的狗的怒號聲，於是他就倒退下來，正碰在我伸出去擋開他的手上。他帶着獸類的敏捷轉過身來。

這樣閃到我眼前的黑臉大大地嚇了我一跳。這張臉眞長得出奇的醜惡。臉的下部突了出來，那形狀使人模糊地想到獸臉，那張半開着的大嘴露出我從來沒有在人嘴裏看見過的大白牙。眼角血紅，褐色的瞳孔的周圍只有極細微的白圈。他的臉上帶出一種稀奇的激動的神氣。

『渾傢伙！』孟高梅立說道。『你爲什麼不讓開？』黑臉的人一聲不響地跳在一旁。

我走上艙口，一面不由自主地凝視着他。孟高梅立暫時停在梯下。『你不應該到這裏，你明白吧，』他用從容不迫的語調說道。『你應該到前面去。』

黑臉人投縮地說道：『他們……不讓我到前面去。』他說得很慢，聲音微微發沙。

『不讓你到前面去！』孟高梅立用着威嚇的聲音說道。『可是我叫你去。』他好像還要說些什麼，但是他突然抬起頭來望望我，就跟着走上梯來。我走到中途時停了一停往回看，對于黑臉人那出奇的醜惡感到無窮地驚異。我以前從來不曾看見過那樣可厭那樣奇特的臉，然而同時我却有着一種奇異的感覺好像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曾經和我現在認爲奇怪的面孔和形態接觸過。後來我忽然想起也許我在被救起時看見過他，但是這個念頭不能滿足我的懷疑。我奇怪一個人見過這樣稀奇的一張臉孔會把確實的場合忘記了。

孟高梅立跟着我走來打斷了我的念頭，我轉回身去向着這隻小雙桅船的充滿了生氣的甲板上張望。從我聽見的聲音我已經半料到我所看見的景象。眞的，我從來不曾見過那樣齷齪的甲板。牠的上面鋪滿了殘餘的胡蘿蔔，破碎的青菜，和形容不出的垃圾。一大羣兇猛的獵犬用鐵練繫在主桅上，牠們這時看見我就不住地跳躍，又向着我狂吠。在後桅邊放了一隻關着美洲獅的鐵籠，那鐵籠小得來連讓獅子轉身的餘地都沒有。再往後靠船尾

的左舷放着一些大號箱形巢，盛着許多兔子，前面有一隻駱駝擠在一隻小箱籠裏。那一羣兇猛的獵狗都是用皮帶套着嘴，甲板上唯一的人類乃是一個在掌舵的消瘦而沉默的水手。

那些補綴過的齷齪的後檣縱帆都被風漲滿，高高地在上面，這隻小船似乎把所有的船帆都張了起來。天是晴明的，太陽在西面天空的中間；尖端帶着泡沫的長浪順着我們的船走。我們走過舵手到船尾欄杆旁，並排注視着在船尾下起泡沫的海水和在水痕上跳躍而又消滅的水泡。我轉過身來打量這船身可厭的長度。

『這是一隻海洋上的運獸船麼？』我問。

『好像是，』孟高梅立說道。

『這些獸類是作什麼用的？商品呢？還是珍品？船長要想把牠們在南洋的什麼地方出賣麼？』

『好像是的，不對麼？』孟高梅立說道，又轉身去望着水痕。

突然我們聽見一聲叫嗥，和一大套咒罵聲從艙口發出，那個黑臉的畸形人急忙地爬上來。在他的後面立刻跟着一個一頭濃的紅髮戴着一頂白帽子的人。那羣獵狗向我狂吠

了半天本來已經厭倦了可是這時一看見前面的那人又劇烈地激動起來，帶着練子又叫又跳。黑臉人走到牠們前面不覺踟躕起來，這樣却使得紅髮人有時候趕上他來用拳頭在他的兩肩葉上重重打擊一下。那可憐的畸形人像一頭被打倒的牛跌在那羣騷動的獵狗中間在塵土中打滾。幸好那些狗都有口罩。紅髮人發出一聲歡呼，蹣跚地站在那裏，依我看來他很有跌下艙口或倒在黑臉人身上的危險。

在第二人剛一出現的時候，孟高梅立就大吃一驚。『呆住！』他用着制止的音調叫道。有兩個水手在前甲板上出現。

黑臉人怪聲的叫喊着在羣狗腳下打滾。沒有人打算去幫助他。那羣獵狗盡力困擾他，用牠們帶罩的嘴碰他。前面的水手們向牠們歡呼就好像這是一種很好玩的運動似的。孟高梅立怒吼一聲，大步走下甲板。我跟着他走去。

立刻，黑臉人爬了起來，蹣跚地向前走。他撞在橫桅索上，於是他就站住，一面直喘氣，一面轉過頭望着那羣獵狗。紅鬢人發出滿足的笑聲。

『哎，船長，』孟高梅立的口齒更含糊一些，同時握住紅髮人的手肘；『這樣不行。』

我站在孟高梅立的身後。船長半轉過身來帶着酒醉的人的無神的嚴肅的眼神望着

他。『什麼事不行?』他問;漸漸地把孟高梅立的臉望了一會又加上一句,『該死的外科醫生!』

他用了一個敏捷的動作把他的兩臂掙脫,又塞了兩三下才把他的滿是斑點的拳頭塞入袋裏。

『那人是搭客,』孟高梅立說。『我勸你不要動他。』

『滾蛋!』船長高聲叫道。他突然轉過身向旁邊走去。『我在自己的船上愛怎樣做就怎樣做,』

我以爲孟高梅立會讓他去——既然那傢伙喝醉了。可是他僅僅微微失色,又跟着船長到舷牆邊去。

『喂,船長,我的那個人不是來受虐待的。他自從上船以後就被人逗着玩。』

酒力使船長一時找不出話說。他只說了一聲『該死的外科醫生!』

我能夠看得出孟高梅立是個脾氣壞的人,我也看出來這種爭吵已經經過一些時候。

『這人醉了,』我說道,這也許是多管閒事;『你這樣沒有用處。』

孟高梅立把他那突出的下唇醜惡地動了一動。『他總是喝醉的。你以爲那個可以作

爲他毆打他的搭客的藉口麼?』

『我的船,』船長開始說,同時把他顫動的手向那些鐵籠擺動,『從前是一隻乾淨的船。如今看看牠看。』牠確實不乾淨。『水手們也都是乾淨可驚的水手們。』

『帶這些野獸是你同意的。』

『我眞希望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那個地獄島。眞見鬼……那樣的島上要野獸做什麼呢?還有你那個人……就算他是個人。他是個白癡。他什麼也不會。你以爲這整個船都是你的麼?』

『他一上船你的水手們就逗弄他。』

『他就是那個東西——他是個魔鬼,醜惡的魔鬼。我的水手們受他不了。「我」也受不了。我們誰都受不了。連「你」也受不了。』

孟高梅立轉身走開。『不管怎樣,你不要逗弄他,』他說着一面點點頭。

可是這時船長却打算要爭吵。他提高聲音說道:『他要是再到船的這頭來,我就要把他的肚腸弄開,我告訴你。把他那討厭的肚腸弄開!「你」是誰,要來命令「我」。』我告訴你:我是這船的船長——船長也是船主。告訴你說,我就是這裏的法律。我講好一筆生意帶一

個人和他的隨從到亞利加去，再帶他們和一些野獸囘來。我從沒有講好帶一個瘋鬼，一個傻醫生，一個——』

好吧，我不管他叫孟高梅立是什麼。我看見孟高梅立向前走一步，我就去干涉。『他喝醉了，』我說道。船長用了些更下流更惡毒的話來罵他。『住嘴，』我嚴厲地對他說，因爲我從孟高梅立的灰白臉上看見兇光。可是船長却因此大罵起我來。

雖然是這樣，我却很高興，因爲這樣避免了一場眼看就要發生的爭鬥。以前我也接交夠多的稀奇古怪的朋友，可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從一個人的口裏吐出來那末多的醜惡的話。我感到有的話實在不好受——雖然我是個性情溫和的人。在我叫船長住嘴的時候，我忘記了我只是一個漂泊者，一個錢也沒有，船票錢也沒有付，僅僅一個暫時依靠着這樣的恩惠的人。他罵我的那些話提起這情形。然而無論如何我却阻止了一場爭鬥。

第四章

那天日落以後看見了陸地，船也就停住了。孟高梅立暗示說那就是他的目的地。那地方離船太遠，看不見淸楚詳情；在我看來牠只是在那靑灰色的海中一片低的模糊的靑色而已。一縷垂直的烟從牠上面升到天空。

看見陸地的時候，船長不在甲板上。他拿了我出氣以後就蹣跚地走了下去，我知道他走出睡在他艙房裏的地板上。實際上是大副發施號令。他就是我們看見把舵的那個消瘦的不說話的人。他也顯然是在和孟高梅立嘔氣。他對我們兩人一點也不理睬。我們靜靜地和他一道吃飯，我試了幾次要和他談話，却都沒有成功。我也覺得水手們對我那伴侶和他的野獸也是持着一種奇異地不友好的態度。我查覺孟高梅立對于他帶這些野獸的用意和他的目的地這兩件事不願多說，因此雖然我的好奇心越來越強，我却沒有逼着問他。

我們在後半甲板上直談到滿天都是明星。除了有着黃光的前甲板偶然的聲音和野獸等不時的轉動而外，夜是非常寂靜。美洲獅蹲伏成一團，用閃礫的眼望着我們。獵狗好像是睡着了。孟高梅立拿出了幾支雪茄煙。

他用一種帶着半痛苦的回憶的聲調和我談到倫敦，關于那裏起的變遷。問了各式各樣的問題。他談話的樣子就好像他是一個歡喜他在那裏生活的人，可是却突然地無可挽回地被迫與那種生活隔絕。我盡量地談到各種事物。我越來越覺得他奇怪。在談話的時候我藉着我身後羅盤箱燈的淡微的光線注視着他那奇異的蒼白面容。後來我再向外面望着朦朧的海，他的小島就是隱藏在那昏暗之中。

依我看來這個人從那廣闊的世界裏出現僅僅就是爲了救我的命。明天他又會離開這船，重新從我的生命裏消失去。這種事即使在極平常的情形之下也會使我略爲思索。可是第一件希奇的事就是這樣一個有教養的人會住在那個無名的小島上，並且還帶着那樣奇特的行李。我自己也在重述着船長的問題：他把這些野獸拿來做什麼呢？而且當初我提到牠們的時候，他爲什麼假裝牠們不是他的呢？還有，他那種人的隨從有一種奇怪的性質，這個給了我極深刻的印象。這種種的情形都替這人罩上一層神祕的幕，牠們把握住我

的想像，阻礙着我的舌頭。

將近夜半時，我們關于倫敦的談話就結束了。我們靠住船舷並肩站着，夢幻似地對着映着星光的寂靜的海，各人想各人的心事。這正是多感的氣氛，我開始表示我的感激。

『倘你許我提起的話，』我說，『你救了我的命。』

『機會，』他回答說，『完全是機會。』

『我却願意感謝當事的人。』

『用不着感謝誰。你有需要，我有知識，我給你注射，我餵你食物，就像我搜集標本一樣。我那時無聊，想要找點事情做。假使我那天累了或者不歡喜你的面貌，那末——你如今在什麼地方都是疑問了。』

這話使我略爲沮喪。『無論如何——』我開始說。

『我告訴你，這是機會，』他接嘴說道，『就和人生裏的一切事物一樣。只有蠢驢才弄不明白。爲什麼我在這裏做一個被文明遺棄的人却不在倫敦盡量地享福呢？這就只因爲在十一年前——在一個霧夜裏我糊塗了十分鐘。』

他停住。『喂？』我說。

「沒有別的了。」

我們又陷入沉默裏。隨後他笑了起來。「這樣的星光裏有一種什麼東西會讓人口鬆。我簡直是一頭蠢驢，可是不知怎樣我却願意告訴你。」

「無論你對我說些什麼，我決不會告訴旁人的，你放心好了。」

他正要開始說什麼，馬上又狐疑地搖搖頭。「那末就不用說吧，」我說道。「我知道不知道都是一樣的。歸根結底，你的祕密還是你守着的好。你除了心裏稍爲痛快一點以外也沒有什麼好處，這是假若我替你守祕密的話。假使我不……呃？」

他猶豫不決地嘰咕起來。我覺得我佔了他上風，抓住了他大意的時候；說句老實話我並不亟于要知道什麼東西會把一個醫學生趕出倫敦來。我有的是想像力。我聳了聳肩就轉身走開。一個沉默的黑影依靠在船尾的上部望着星羣。這是孟高梅立的異樣的僕人。他隨着我的行動迅速地轉過頭來，然後重新望着別處。

對于你們這也許是一件小事，可是對于我這却像一個突然的打擊。靠近我們的唯一的燈亮就是在舵旁的一盞燈。這個傢伙的臉面從船尾的陰暗中轉過來對着這個燈光只有一個極短的時間，可是我看見在那望着我的兩眼中閃出淡綠色的光。

那時我還不知道在人類的眼裏至少帶着微紅的光輝是尋常的。這東西照我看來是全無人性。那個黑的形體帶着火一般的眼睛打倒了我所有的成人的思想和感覺，那忘却了的兒時的恐怖立刻囘到我的腦海裏來。隨後這種突然來的影響又突然消失去。船尾上靠着的只是一個人的黑影，一個無關重要的人影。我發覺孟高梅立在對我說話。

『我想下去了，』他說道，『倘若你以爲夠了的話。』

我含糊地囘答他。我們走下艙去，他在我的艙房門口和我道晚安。

當天夜裏，我做了幾個很不好受的夢。下弦月升得很遲。牠的光輝發出幽靈似的燦白光條掠過我的艙房，在我的床鋪板上映下了一個兇形。後來那羣獵狗醒來又開始嚎叫。因此我不斷做夢，直到天快亮了才得安睡。

第五章

清晨一早（這是我復原後的第二早晨，也是我被救起來的第四清早）我從一長串充滿了槍炮和騷動的人羣的紛亂的夢境裏驚醒，感覺到上面有粗暴的叫聲。我揉了揉雙眼，躺在床上聽那鬧聲。跟着就傳來了赤脚的走動聲，沉重物件扔在地上的響聲，和琅璫的鎖鍊聲。我聽見船突然轉向時的水響，又看見一個青黃色散着泡沫的浪花撞上小圓窗後水珠直往下滴。我連忙跳起來穿上衣服，就向甲板上走去。

當我走上梯子的時候，我看見船長的寬闊的背和紅髮映着紅色的天空（因爲那時太陽正在升起，）在他的肩膀的上空那隻美洲獅正在後檣縱帆橫杠上弔着的轆轤下打轉。這隻可憐的野獸似乎受了極大的驚駭，牠靜靜地蹺伏在小籠的底上。『把牠們弄下船去！』船長叫道。『把牠們弄下船去！那些倒霉的傢伙都弄下去，我們的船就乾淨了。』

他正阻擋住我的路，因此我不得不拍拍他的肩膀以便走上甲板去。他吃驚地轉過身來，又蹣跚地退後幾步瞪着眼望我。誰都看得出來他仍是醉着的。『哈囉！』他蠢然地叫道，隨後兩眼忽然明亮起來，『嗨，這位是……是……』

『卜倫狄克，』我說。

『倒霉的卜倫狄克！』他說。『閉嘴——那就是你的名字。閉嘴先生。』

回答這個傢伙是沒有用處的。不過我倒確實不曾料到他下一步的舉動。他伸出手來向着跳板，孟高梅立正站在那旁邊和一個一頭白髮穿着一套骯髒的青嗶嘰衣服剛上船來的人在談話。『到那邊去，渾蛋閉嘴先生，到那邊去，』船長怒吼道。

他叫的時候孟高梅立和他的同伴都轉過身來。

『你這是什麽意思？』我問道。

『到那邊去，渾蛋閉嘴先生，就是這個意思。下船去，趕快。我們要把整個船都弄乾淨。所以你得下去。』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過後我忽然想起這正是我願意做的事。失掉一個和這個好爭吵的人一同旅行的機會，並不是一件值得悲痛的事。我轉過身去對着孟高梅立。

『不能要你，』孟高梅立的同伴簡短地說道。

『你不能要我！』我說道，大吃一驚。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他那樣有決斷的方臉。

『我說……』我轉身對着船長開始說。

『下船去，』船主說道。『這隻船不再搭載野獸和吃人的傢伙了。你滾下去，閉嘴先生。倘使他們不要你的話，你就飄流去。不拘怎麽你得去。跟你的朋友們去。我和這個寶貝小島的關係算是完了，謝天謝地！我把牠受夠了！』

『不過，孟高梅立，』我向他求助。

他扭扭他的下唇，對着他的同伴無助地點點頭，表示他無力來幫助我。

『我等一會就要來處置你，』船長說道。

跟着就開始一個稀奇的進退維谷的辯論。我依次地向他們三人請求，最初求頭髮灰白的人允許我登陸，隨後又求船長允許我留在船上。我甚至向水手們哀求。孟高梅立不說一句話，只搖頭。『告訴你你得下船去，』這是船長的話……『誰管法律！在這裏我就是皇帝！』

最後我應該承認，一句恐嚇話正說到一半，我的聲音就突然啞了。我感覺到一陣歇斯

特里的暴怒，就退到船尾愁慘地望着空處。

同時水手們正迅速地把包裹和野獸等卸下船去。一隻有雙橫帆的大船停在我們的船的下風處，各種的貨物正卸到這船裏去。那時我不曾看見從島上來接收貨物的工人，因為那隻船身被我們的船舷遮住了。

孟高梅立和他的同伴絲毫不注意我，却忙着指揮那四五個卸貨的水手。船長走上前來，一點也沒有幫忙，反而阻礙他們。我自己一會兒感到毫無辦法，一會兒又感到自暴自棄。我站在那裏等候事態發展，有一兩次想起我那不幸的進退維谷的遭遇，我却忍不住想笑了。因為不曾吃早飯的緣故使我覺得更是難受。饑餓和缺乏血球使人失掉了丈夫氣。我看得很清楚船長無論用什麼方法來趕走我，我也沒有精力來抵抗，我也沒有精力來設法讓孟高梅立和他的同伴收容我。因為我只消極地等候命運。同時把孟高梅立的物品搬運到另外一隻船上去的工作繼續進行，就好像我並不存在似的。

那種工作不久就做完了，跟着發生了一種掙扎；我被拖到跳板旁邊，我有氣無力地抵抗着。就在那時我依然注意到和孟高梅立同在那隻船上那些人的奇怪的棕色臉。但是那船已經裝滿了，正急忙地搖開去。在我的下面現出一段綠色海水。我用盡平生之力往後擠，

免得一直落在海裏。

運貨船裏的工人們高聲嘲笑，我聽見孟高梅立咒罵他們。後來船長，大副，和一個水手把我拖到船尾。范夫人號的小船拖在船後；牠裝了半船的水，沒有槳，也沒有裝載食物。我躺在甲板上，不肯到那船上去。最後他們用一根繩把我吊下去，又把拖繩割斷讓我飄流。

我漸漸地飄離開雙桅船。我在一種痲木不仁的狀態中看着水手們張開帆，那船就慢慢地打轉順着風向。所有的帆都漸漸撲動，等到風吹入以後都滿漲起來。我眼睜睜望着牠那飽經風霜的船舷向我走來，隨後就出了我的視線了。

我並沒有回過頭去看牠。最初我難以相信一切發生了的事情。我蹲伏在小船裏，嚇呆了，癡癡地望着海水。隨後我明白了我又在我那個地獄裏，一半裝滿了水。回過頭去我看雙桅船離我遠去，紅髮的船長站在船尾向我嘲笑；等我轉過頭來望着小島我看見那隻貨船越走越小，漸漸靠近海灘。

突然間我明白了我之被遺棄實在太殘忍了。我毫無靠岸的機會，除非是我碰巧飄流到那裏。由於我在小船上曝露得太久的緣故，我仍然是非常軟弱，我感覺到空虛和暈眩。突然我開始號啕大哭起來，從我長大以來還不曾這樣哭過。淚珠流遍我的臉面。懷着極端絕

望的心情我不斷停地用拳擊船內的水並且拚命用腳亂踢船舷。我高聲哀求上帝讓我死去。

第六章

可是島上的人們看見我眞正地在海上飄流，却憐憫起我來。我十分遲緩地向東飄去，斜向着小島。不久我就看見那運貨船轉過方向對我駛來，這使我驚喜欲狂。那隻船滿載着貨物，牠駛行近我時，我能夠看清楚孟高梅立的白髮寬肩的同伴在船尾的帆下侷促地坐在狗羣和鐵籠中間。他定睛望着我，不動，也不說話。那個黑臉的跛子站在船頭靠近獅子也是同樣地定睛望着我。船上另外還有三個獸相的怪人，那羣獵狗直向他們狺狺狂吠。孟高梅立掌着舵把船開駛近我，然後站起來拉住我的船索，把牠繫在舵柄，拖住我的船，因爲那隻船上沒有餘地容我了。

這時我已從狂喜中清醒過來並且回答他的招呼。我告訴他我的小船裏幾乎盛滿了水，於是他就遞給我一把長杓。我連忙用牠來戽水，一直到水快弄乾淨（船並不破，水是注

進去的）我才有工夫來注意貨船裏的人們。

那個白髮的人仍然凝視着我，可是在我現在想起來，他好像是帶着惶惑的神氣。當我們兩人的眼光相遇時，他却低下頭去望着擠在他膝間的那些獵狗。我已經說過他是個强健的人，有着飽滿的前額和剛毅的面容，可是他的眼皮却略略下垂就和老年人一樣，他的嘴角微向下彎，顯出決斷的神氣。他和孟高梅立在談話，只是聲調太低，我聽不清楚。隨後我的眼光又從他的身上轉向他的三個水手，他們眞是奇怪的水手們。我看見的只是他們的臉，然而他們臉上有種說不出的神情使我起了一陣厭惡的心情。我定睛注視着他們，印象依然不曾消去，雖然我說不出這印象是什麼引起的。據我看來，他們好像是棕色人，可是他們的肢體上却滿佈着齷齪的白色物品，甚至手指和脚上都有。我以前從不曾看見男人把身體那樣包紮起來，婦人們也只有在東方才是那樣。他們也纏上頭巾，在這下面露出那有着突出的下顎和明亮的雙眼的怪臉望着我。他們的細長的黑髮極像馬尾，他們坐在那裏，身材好像比我所見過的任何一種人都要高大。我知道那個白髮人足足有六尺高，可是他坐着比他們三人中任何一人都要矮上一個頭。後來我發現他們實際上並不比我高，可是他們的上身反常地長，大腿部份却很短而且是彎曲得奇形怪狀。無論如何，他們總算是特

別醜陋的一羣，在他們的頭上前面的橫帆下，那個在黑暗中兩眼閃閃發光的黑臉人，正在那裏窺伺着。

我向他們注視，和他們的眼光相遇，然而他們馬上一個跟一個地避開了我的眼光，却帶出一種奇怪的神氣偷偷看我。我忽然想起我也許使他們不安，因此我就把注意力轉移到我們靠近的島上去。

島很低，佈滿了草木，大半都是那免不了的棕櫚樹。在一處有一縷淡的白煙傾斜地升到極高然後逐漸消失就像一片鵝毛。這時我們走進一個寬闊的海灣，兩旁伸出低的海角。海灘鋪滿暗灰色的沙，突然地陡斜上去成一條堤脊，高出海面六七十呎，不規則地長着叢樹和矮林。在這中間有一圈方的石牆，後來我發現這一半是珊瑚一半是鎔石築成的。兩間草屋頂從這方城內顯露出來。

水邊站着一個人等待我們。當我們還離岸較遠的時候，我覺得我彷彿看見一些奇形怪狀的人物倉惶逃入斜坡上的叢林裏，可是等我們走近些，我却看不見這些東西的一點影子。等待着我們的人是中等身材，有着一張黑人特有的黑臉。他有一張幾乎無脣的大嘴，特別細長的手臂，彎曲的腿，和細長的脚。他站在那裏，突出他那張呆笨的臉定睛望我們。他

穿着藍嗶嘰的衣褲像孟高梅立和他的白髮的同伴一樣。

等到我們走得更近一些，這個人就開始在沙灘上來回地跑，同時做出種種怪誕的樣子。孟高梅立一發命令，船裏的四個人就帶着奇特而笨拙的姿態跳了起來把橫帆卸下。孟高梅立把船駛進在沙灘上掘好的狹窄小船塢。於是岸上的人就急忙向我們走來。我稱爲船塢的東西其實只是一條溝，牠的長度在這時的潮水正能容下這隻船。

我聽見船頭靠着沙子的聲音，用長杓頂住在大船的舵，解開了纜索就走上岸去。那三個全身包紮着的人非常笨拙地爬出船來，跟着就開始卸貨物，岸上的那人也幫助他們。船上那三個黑色人的腿部行動的異常給了我特別深刻的印象，這些腿並不是僵硬，却是彎曲得非常希奇，好像是牠們接錯了地方似的。白髮人和那些獵狗上岸後，那些狗拖着鐵練仍然跟着那三個人狂吠。

這三個壯大的傢伙用一種特別的帶喉音的聲調交談，在岸邊等待我們的人看見他們移動船尾堆集着的包裹就開始用一種我聽不懂的語言激動地和他們談論。我彷彿以前在什麼地方聽見過那樣的聲音，可是我記不起是在哪裏了。白髮人牽住六條跳動的狗站在一邊，夾在牠們的狂吠聲中大聲發命令。孟高梅立在把舵取出後，也上岸來，大家都幫

着卸貨物。我因為長久挨餓和光頭曬太陽的緣故，人直發暈，所以不曾幫忙他們。

不久白髮人似乎想起了我，就走到我的面前。『照你的神氣看來，你好像不曾吃過早飯，』他說。

他的兩隻小眼在他的濃眉下閃閃發光。『對於這事我應當道歉。如今你是我們的客人，我們應該使你舒服——雖然我們並不曾請你，這是你知道的。』

他尖銳地望着我。『孟高梅立說你是個受過教育的人，卜倫狄克先生——說是你懂點科學。我可以問問你是什麼嗎？』

我告訴他我在皇家科學院讀過幾年書，並且在赫胥黎手下研究過生物學。他聽見這話把眉頭微微揚了一揚。

『那末情形就不同了，卜倫狄克先生，』他說話的時候態度裏略帶一些尊敬。『正好，我們這裏都是生物學家。這是……一種生物研究所。』他的眼光停在那幾個人身上，他們正拖着那隻獅子。『至少我和孟高梅立是的，』他加上一句。隨後又說：『你在什麼時候才能離開這裏，我不知道。我們這裏和任何地方都沒有連繫。總要一年左右我們才看得見船一次。』

他突然離開我，走過那一羣人，進到圍牆裏。另外的人正和孟高梅立把一些小包裝上一輛低輪車。那隻美洲駱馬還是散在船上和兔籠等在一起；獵犬等仍然繫在橫板上。包裹堆完以後三人都推着車走。孟高梅立離開他們走回我前面，伸出手來。

『我很高興，』他說。『那個船長是個大混蛋。他會使你為難的。』

『這次你又把我救了，』我說。

『那却不一定。你會發現這個島是個古怪透了的地方，我敢向你擔保。倘使我是你，我一切都要特別當心。「他」——』他說到這裏就打住了，好像他改變了主意，不願把在嘴邊的話說出來。『幫我搬搬那些兔子吧，』他說。

他對於那些兔子的舉動很奇特。等我替他搬一隻籠子上岸以後，他馬上就把籠打開趕出裏面的生物。牠們大約有二十隻，向岸邊各處跑。『朋友們，滋生繁殖，填滿這島吧，』孟高梅立說道。『以前我們這裏太缺乏肉食了。』

當我注視牠們跑開的時候，白髮人帶了一瓶白蘭地和一些餅乾轉來。『稍為吃點吧，卜倫狄克，』他說話的聲調比先前和藹得多了。

我毫不推辭馬上就吃起來，同時白髮人幫着孟高梅立又放了二十多隻兔子。另外三

八籠却和獅子一起搬進圍牆裏去。我不曾喝一口白蘭地，因爲我是從來不喝酒的。

第七章

讀者或許會明白：最初在我的周圍的一切都是那樣地希奇，並且我處的地位又是那種出乎意料的冒險的結果，因此我也就辨別不出在我的周圍的事究竟哪樣是最奇怪了。我跟着驕馬走上沙灘，可是孟高梅立却趕上來叫我不要走進石牆去。那時我才注意到在籠內的獅子和大堆包裹都放在這方牆的入口處外面。

我轉過身來看見那隻卸了貨的船開出去靠在灘邊，白髮人都向着我們走來。他對孟高梅立說道：

『現在該解決這位不速之客的問題了。我們怎樣處置他呢？』

『他對於科學知道一些，』孟高梅立說。

『我恨不得馬上就開始工作——用這些新材料，』白髮人說，同時望着方牆點點頭。

他的兩眼顯得更爲有神。

『我猜想你也是，』孟高梅立回答說，聲音一點也不親切。

『我們不能叫他到那裏去，我們也沒有工夫來給他造一間新房子。可是在目前我們當然還不能把他當成我們的親信。』

『我完全聽憑你安排，』我說。我不懂他說的『那裏』是指的什麼。

『我也在想那同樣的事情，』孟高梅立回答說。『我那間屋子的門是向外面開的。……』

『那正好，』老人望着孟高梅立立刻接嘴說。我們三人就向着方牆走去。『卜倫狄克先生，我很抱歉把你蒙在鼓裏——可是你會記得你是一位不曾被請的客人。我們這裏的事業有一兩樣祕密，實際上牠是一種「藍鬍子的密室」對於一個頭腦清楚的人實在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不過在目前，我們還不十分認識你——』

『一點也不錯，』我說道；『要是我因爲你不信任我就覺得生氣，那我簡直是個傻子了。』

他扭動他的大嘴微微一笑，又對我點了點頭算是報答我的慇懃。我們走過圍牆的入

口，牠是笨重的木質大門，鑲着鐵邊，上了鎖，船上的貨物都堆在外面。在轉角處我們走近一個我先前不曾看見的小門，老人從他那件沾滿油膩的藍上衣袋裏拿出了一串鑰匙，開了這門走進去。他那一些鑰匙，和嚴密的封鎖使我覺得希奇。

我跟隨他走進了一間小屋，屋裏的陳設雖然簡單，却不是不舒適，裏面一扇半開的門正對着一個鋪上石頭的天井。孟高梅立一進屋來馬上就把這扇門關上。屋裏黑暗的角落裏掛着一張吊床，向着海的那一面有一扇有鐵欄的小窗。

老人告訴我說，這就是我的臥室，爲了『防意外』的緣故，他要把那道向裏面的門鎖上，我的活動範圍在那一方面也就到那扇門爲止。他又引我的注意力到窗前的一把躺椅和放在吊床旁邊的一架舊書，這些書一大半是關於外科的醫書和拉丁文希臘文的古籍（這兩種文字我都不精通。）他從前面的門走出去，好像是避免再開向內的門。

『通常我們都在這裏吃飯，』孟高梅立說，隨後又好像有點懷疑似的立刻跟着走出去。我聽見他叫『莫洛，』當時我却沒有注意。等到我翻閱架上那些書的時候，牠自然而然地來到我的意識裏：我以前在什麼地方聽見過『莫洛』這個名字呢？

我在窗前坐下，盡量吃剩下的餅乾。『莫洛？』

從窗口望出去，我看見那羣穿白衣的人們之一正沿着沙灘拖引着一只箱籠。不久他就被窗格遮住。隨後我聽見身後鑰匙插入鎖孔的聲音。隔了片刻獵狗的鬧聲從鎖住了的後門傳來。牠們並不在狂吠，却是希奇古怪地在狺狺低嗥。我能夠聽見牠們的急遽的脚聲和孟高梅立撫慰牠們的聲調。

這兩人對於這地方的內容那種嚴守祕密給了我極其深刻的印象，我把這問題想了一些時候，並且也想到爲什麼『莫洛』這名字會這樣熟習。但是人的記憶力眞是奇怪，當時我却不能記起這個熟知的名字的來源。從這件事上我的思想又轉到沙灘上那位畸形人的說不出的奇特的地方。我從來不曾看見過像他拖着箱籠那種步子和動作。我想起來他們那幾個人一個也不曾對我說過話，雖然他們都曾偷偷地望過我，他們的態度完全不像未開化的野蠻人。我不知道他們說的是哪一種語言。他們都顯得特別地緘默，然而當他們居然說話的時候，他們却有着使人不愉快的聲音。他們究竟有什麼地方出了毛病？隨後我又記起了孟高梅立的那位笨拙隨從的眼睛。

我正想着他，他就走了進來。他這時穿了一套白色衣服，手裏捧着一個盛了咖啡和煮過的蔬菜的盤子。雖然他很和善地彎下身來把盤子放在我面前的桌上，我幾乎禁止不住

我自然發出的戰慄的退縮。

隨後驚奇使我不能動彈。在他的黑髮下我看見了他的耳朵！牠突然扇動起來，就在我的面前。他的耳朵是尖的，上面長着細毛！

『您的早飯，先生，』他說。我瞪眼看着他，不回答他的話。他轉身向門走去，回過頭來奇怪地望我一眼。

我用眼光送他出去，同時不知不覺地却有一句話來到我頭腦裏：『莫洛——差事，』是麼？還是『莫洛——』啊，牠使我的記憶回到十年以前。『莫洛慘事。』我看見這幾個字用紅色印在一本淡黃色的小册子上，一本讀起來會使人戰抖的書。這一切我都清清楚楚地記起來了。那本老早被遺忘了的小册子又特別清晰地在我的腦海裏出現。那時我不過是個少年，而莫洛却已經是五十歲左右；他是一位著名的生理學家，以他的特別豐富的想像力和辯論時毫不留情的直言無隱見稱於科學界。難道這就是那位莫洛麼？他發表過一些關於輸血的非常驚人的事實，此外他又以對於病態的贅生物有珍貴的貢獻著稱。後來他的事業却突然中止，他也被迫離開英國。一個新聞記者懷着作驚人的曝露的決心在他的手下謀得一個實驗助手的位置，因而得進入他的實驗室。由於一件意外事件（倘若眞

是意外的話）的幫助，他那本可怖的小冊子變成遠近皆知。在那本書發行的那天，一隻傷痕累累剝了皮的狗從莫洛的家裏逃了出來。

一位著名的主筆，（他是這位暫時充當實驗助手的表兄）就把這事來訴諸全國人的良心，良心反對科學研究的方法這已不是第一次了。公衆的責難使這位博士不能在國內容身。他被趕出國外也許是罪有應得，不過當我想到和他共同研究的那羣人的不熱心的擁護以及大多數科學家對他的遺棄，我仍然以爲這是一件可羞恥的事。可是據那位新聞記者的敍述，他那些試驗有的也未免過於殘酷。倘使他放棄了他的研究，他也許會得到社會上寬容，可是他却和大多數受着研究的魔力的人們一樣，他甯願研究。他不曾結婚，除了他自身的利益以外，他用不着爲別的事打算……

我覺得沒有錯，他準是這人。一切的一切都指示着是這樣。這時我才明白同行李一起帶進圍牆內的獸類是會遭受着何等的命運。一種奇異的微弱的氣味，直到這時爲止一直停留在我的意識裏的熟習的氣味，突然佔據了我的思想的最前部。這是解剖室裏的防腐藥味。我聽見獅子的吼聲從後傳來，同時還聽見一條狗的吠聲，好像牠受到某種打擊。

然而實在說起來，特別是對於另外一個科學家，活體解剖並不是可怕得來需要嚴守

這樣的祕密。我的思想突然轉向，孟高梅立的隨從的尖耳和閃爍發光的眼很明顯地呈顯在我的眼前。我凝視着前面微風中起泡沫的碧色的海水，同時任憑那些思想和最近幾天裏的其他希奇的記憶在我的腦海裏互相追逐。

究竟這是什麼呢？孤島上的一個封鎖嚴密的圍牆，一個聲名狼藉的活物解剖家，一羣殘廢畸形的人們？

第八章

大約在一點鐘左右孟高梅立打斷了我的糾纏不淸的驚奇和疑懼，他那奇形怪狀的隨從端着一大盤食品跟在他的後面，盤裏盛着麵包，蔬菜，和別的食物，一瓶威士忌，一瓶白水，三隻玻璃杯，還有刀子。我斜着眼看這位怪人，我發現他也正用他那轉動不停的古怪眼睛在觀察我。孟高梅立說他要和我一同用午餐，不過莫洛却太忙不能來。

『莫洛！』我說；『我知道這個名字。』

『倒霉，你會知道？』他說。『我眞儍，會向你提起牠，我也應該想想。也好，這樣會使你稍爲知道一點我們的——機密。喝點威士忌麼？』

『謝謝你——我是自來不喝酒的。』

『我願意我也能夠。可是等到馬偷走以後才關門是沒有用處的。就是這倒霉的酒才

把我引到這裏來的。酒和一個霧夜。莫洛要我走的時候我還覺得我自己交了運。眞希奇……

……』

『孟高梅立，』等到向外面的門關上後我突然叫道：『你的用人爲什麼會有尖耳朵？』

『糟糕！』他咽着第一口食物說道。他望了我一會兒又重複着說：『尖耳朵麼？』

『上端尖尖的，』我盡力安靜地說，可是聲調裏却不免稍帶急促『邊上還長着棕色細毛。』

他極其遲緩地喝着威士忌和水。『我好像覺得……他的頭髮遮住了耳朵。』

『我是在他彎身把你送來的咖啡放在桌上的時候看見的。並且他的眼睛會在黑暗裏發光。』

到了這時孟高梅立已經恢復了原來的鎭靜。『我自來就以爲他的耳朵有點奇怪，』他思思地說道。『從他把牠們遮蓋住的樣子就看得出來……牠們是什麼樣子呢？』

從他的態度看來我就知道他是在那裏裝模做樣。然而我却無法告訴他說我以爲他是在說謊。『尖的，』我說；『又小又長着毛——絕對是長着毛。可是就拿整個人來說，我從來不曾看見過比這還要奇怪的人了。』

一個動物在痛苦中的尖銳刺耳的叫聲從後面圍牆裏傳來。牠的低度和强度證明這是從獅子發出的。我看見孟高梅立退閃。

『不錯！』他說。

『你在什麼地方找着他的？』

『呃，——在舊金山……他是個醜怪的傢伙，我承認。愚笨得很，你明白麼？不記得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可是我却和他相處慣了。他對我也慣了。他有什麼地方使你覺得奇怪？』

『他不自然，』我說。『他有點不對勁。……不要以爲我想入非非，可是他一靠近我，我就起一種不快的感覺，筋肉也就緊張起來。實在說來這帶點……邪味。』

我說這話的時候，孟高梅立已經停止了進食。『希奇，』他說。『「我」却看不出來。』他重新吃起來。『我却不覺得。』他一面說一面咀嚼着。『雙桅船上的水手們一定也有這同樣的感覺……專門和這可憐的傢伙爲難……你看見船長的行爲麼？』

獅子突然又叫吼起來，這次聲音裏帶着更大的痛苦。孟高梅立低聲咒罵。我頗有向他打聽沙灘上那羣人的意思。那時可憐的猛獸一連發出許多短促而尖銳的叫聲。

『在沙灘上那羣人，』我說；『他們是哪一種人？』

『很好的人，不是麼?』他心不在焉地答道，聽見獸吼又把眉皺上。我也不再說。又有一聲比以前更可憐的叫聲。他用他那遲鈍的灰色眼珠望望我，然後又喝了些威士忌。他想法引我討論酒的問題，說是用牠救了我的命。他好像著重我的命是他救的這一點。我隨隨便便地回答他。午飯不久就吃完，畸形的怪人把一切收拾乾淨，孟高梅立又把我一個人留在房裏。在這一切時期裏活剝的獅子發出的叫聲給他的煩惱却遮掩不住。

我自己也覺得這叫聲實在惱人。越到後來聲音越强。最初牠們只使我難過，可是牠們連續的發生終於使我完全忍受不了。我把手中的書扔在一旁，握着拳頭，咬着嘴唇，不住在房裏來回地走。不久我不得不用手指塞住耳朵。這些叫聲給我的感情上的打擊非常大，最後我實在不能再在房間裏停留了。我走出去，經過大門（這時又鎖上了）轉過牆角去。

叫聲在戶外聽起來似乎更大。這就好像全世界的痛苦都在這聲音裏發洩。假使我知道那樣的痛苦是在鄰近的房子裏發生，假使沒有叫聲，那末我相信我是能忍受得住的。可是痛苦出了聲使我們的神經戰抖起來，這就是憐憫前來攪亂我們的時候了。雖然到處都充滿了陽光，碧綠的樹葉在涼爽的海風中擺動，可是在我聽不見石牆內的聲音以前，世界對於我却是一團糟。

第九章

我在生遍了屋後高地上的叢莽裏穿行，胡亂地走着，更走過一叢密集的直幹樹的樹蔭，於是發現自己是在高地的另一邊，在向了下面的一條流過狹谷的小河走去了。我停下來諦聽。我走過的那一段路，那一片叢莽，將可能發生於園牆裏面的任何聲響都遮斷了。空氣是寂靜的。刷地一響，一隻兔子出現了，從我面前的斜坡跑了下去。我躊躇了一下，就在樹蔭邊上坐了下來。

這是一個可愛的地方。小河整個地給岸邊繁生的草木所隱蔽，只除了在一個地方，我看見了一小塊三角形的發着閃光的河水，更遠的地方，透過一片藍霧，我看到一堆樹木，這上面，就又是天空裏的明顯的藍色。流星的尾巴到處拖出白色與深紅色的光閃。我對當前的景色注視了好一會，隨後我的念頭就又慢慢地回到了孟高梅立的隨從的古里古怪的

特點上去了。不過天氣實在太熱，思想簡直不能集中，我不由地陷入一種眩迷的情況，成爲半睡半醒的了。

我也不知道過了好久，對河的綠草叢中的息索的聲音驚醒了我。開始時我什麼都看不見，只除了那鳳尾草梢頭的搖擺着的影子。隨後河岸上突然出現了什麼——開始時我不能辨別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它躬身低頭在河裏喝水，後來我看出來這是一個人，可是四肢並用和一個野獸一樣！

他穿着藍布衣服，皮膚作黃銅色，黑頭髮。看起來那奇異的醜陋簡直可以算做島上居民的一種不可變更的特點了。我可以聽見他飲水時嘴唇啜吸的聲音。

我轉身向前想觀察他得更清楚些，我的手碰動了一片石片滾下坡去發出了響聲。他像犯罪似地向上望了望，我們的眼光正好相遇。他立刻直立起來，站着用他的粗厚的手掌擦着嘴，打量着我。他的腿還沒有他的身子的一半高。這樣，我們彼此對望了一分鐘之久。他回頭望了一兩次以後，就爬到了我右邊的叢莽裏去，我聽見撥動草叢的聲響漸遠漸輕，終於沉寂了。他不時向我瞪着看上一兩眼。一直等到他已經不見了好一會，我仍舊坐在那裏朝了他退去的方向望着。我的睡意完全消失了。

背後的響動又使我吃了一驚，猛一回頭，我看見了一個兎子的白尾巴，沿坡而逝。我一下子就跳了起來。

這個奇怪的半獸性的動物的出現，使得這個下午在我看來越顯得清寂異常了。我神經質地自我檢査了一過，十分遺憾於自己的赤手空拳。這時我想，適才所看見的那個人倒底還是穿著藍色的衣服的，並不像野蠻人那樣的全身赤裸，我只是向這方面想，他究竟還算個好脾氣的，不過因爲他的外表的兇狠，把這些都蒙蔽了而已。

可是，我還是給這個怪物的出現弄得異常的不安。我沿了斜坡路向左走去，在樹林中不時左右窺望。爲什麽一個人而四肢並用地爬動，喝水時要用嘴唇啜吸着呢？這時，我突然聽到一隻野獸又在叫了，猜想這一定是那個美洲獅，我轉了個灣，向叫聲來源反對的方向走去。這樣我走下了河，又渡過去，走進那邊的灌木叢中去了。

我看見了地上一大片鮮紅吃了一驚，走向前去仔細看時，發覺這是一種特殊的菌類，蔓延生長得有如一片葉狀地衣，所不同的是它在接近地面的部份就和黏土溶解合一了。隨後我在一片繁茂的鳳尾草叢中，又看到了一件不愉快的東西，是一隻兎子的死骸，上面堆滿了蒼蠅，兎子還未全冷掉，它的頭給弄掉了。這一大灘血使我驚惶失措。至少，這總是一

個到島上來的訪客所應留心避免的事。

關於這一事件的別的遺跡一點都沒有。看起來它好像是被突然捉住後就弄死了的。我望着這個小小的屍體，我弄不懂它是怎樣被殺死的。自從我看到了河邊的那個非人類的面影以後心中所產生的模糊的恐懼，在我站在那裏的時候已經變得逐漸明確了。我開始感覺到我在這一羣莫明其妙的人獸中間的未來的生活將是異常艱苦的。四周的草木在我的想像之中變了質。每個陰影看起來都不再僅僅是一個陰影，而是隱藏了什麼的埋伏，每一個細微的響聲都變成了恐嚇。不可見的什麼東西在瞧着我。

我決定走回海灘上的圍牆中去。我突然轉身，猛的一鑽——簡直可以說是發了狂的——鑽進了樹叢裏，急於再尋找一塊四周清淨的所在。

我剛好還不曾走進一塊開闊的地域之前就停了下來。這地方看來好像是經過了一個秋天以後在樹林中空出來的一方地；新生的草木正在這片地上蔓延，而遠處，密密的小樹根株與錯綜的葛藤，散佈着的菌類野花又逐漸生了近來。在我前面，有另外三個奇怪的野人，正一起蹲伏在一株倒了下來逐漸腐蝕着的大樹樹身上面，並未發現我的走了近來。

其中之一無疑的是一個女性。另外兩個則是男的。他們全都赤裸着，僅在腰間圍了一圈紅布，他們的皮膚是暗暗的紅棕色，我從未在任何野人之中看到過。他們的臉都是胖胖而無顴骨的，前額後陷，頭上是稀疏的硬髮。我從來不曾看見過這種獸相十足的人影。

他們在談着話，或者至少是一個男的和其餘兩個在談話，他們三個全都談得如此入神，簡直就不曾注意到我的脚步。他們左右搖擺着肩部頭部，說話人的字眼重濁而散漫，我雖能清楚地聽到却不能聽出他們是在說什麽。我看他是在背誦着什麽複雜的譫語。突然他的有節奏的語音變得尖銳了，兩手張開站了起來。

這時其餘的兩個開始頗有節奏地念誦着了，同時也都站了起來。張開了手，應和了歌聲身體搖擺起來。這時我看出來他們的奇短的腿部與纖弱而拙笨的脚。他們三個開始兜圈子，跺着脚揮着手；他們的歌聲中加入了韻律，重複着『阿累拉』『巴婁拉』之類的字眼。他們的眼睛開始露出了光彩，醜陋的臉上也照耀了一種奇異的歡喜之光。他們的缺脣的嘴中滴下了口水。

在我注視着他們的奇異不可形容的怪相時，我第一次清楚地注意到了那傷害了我的情感的東西，那使我既感到十分奇異而又怪諗熟的矛盾印象的東西。做着這種神祕表

演的這三個人外表上看來很像人，但却是一種帶了某種習見的獸類的奇怪氣氛的人。除去有着人類的外形，穿了藍縷的衣服，身體上粗具了人的姿態之外，一種毫無可疑的豬的暗示，豬的氣味，無疑的獸類的特徵，深深浸入它們的動作，面部表情與整體之中。

這個發現使我頗受打擊，接着有一種很可怖的疑慮在我腦子裏掠過。他們開始向空中躍起，一個接着一個跳起來，一面還喊叫着。有一個突然滑倒，馬上就四肢着地，又恢復了原狀。僅此一點偶然的表現，也就足以證實他們的本性了。

我小心翼翼地輕輕轉身，偶然碰斷一根枝條或是弄響了樹葉子，就嚇得呆呆地停下來，唯恐給他們發現，我仍舊退回樹叢過了大半天才敢自由轉動。

這時我只想能夠離開這批東西就好，不想自己已經走進了林中的一條隱蔽的小道。穿過了樹林裏的一小片空地，我又不愉快地吃了一驚，看到三十碼外樹林中又有一雙臃腫的腿悄悄地和我並排走着。它的頭部與上身給一叢茂草所遮蔽。我立時站定，希望它沒有看到我。我一站住這雙脚也隨即立定了。我激動已極，好不容易纔控制住了自己，沒有一直奔去。

我努力看，才從枝葉交錯之中看清楚了這就是我看到它在啜水的那個野獸。它的腦

裘動了一下。當它從樹蔭中向我張望的時候，它的雙眼裏閃爍着深綠色的光芒，一種半明不明的顏色，當它再度轉動頭部時，就隨卽消逝了的。它靜止了一刻，隨卽輕輕地向綠叢中跑去。過了一會它就在一堆矮樹後面消失了。我雖然看不見它，可是我可以猜出它是立定了在向我偷看的。

它倒底是個什麼東西——人呢還是野獸？它要將我怎樣？我沒有武器，連根小棍都沒有。這時想逃就是發瘋了。隨便怎樣，這個傢伙，不管它倒底是什麼，還沒有襲擊我的勇氣。我咬緊了牙向它走去。我焦慮着不使它看出我的使得背脊發冷的恐怖感覺。我穿過一叢高幹白花的樹木，看見二十碼前面就是它，它回過頭來向我偷看，踟躕不進。我又向前走了一兩步，死盯住了它的眼睛。

『你是誰？』我問。它試圖跟我對一下目光。

『不！』它突然說出來，轉了身，離開我向灌木叢中跳去。它又轉過身來向我望。在樹蔭下面，它的雙眼閃閃地發着光。

我的心跳到了嘴邊來，可是我覺得我只有面向危機迎去之一法，於是就沉重地向它走去。它又一轉身就消失在陰影中去了。我又覺得我看見了它的眼光的一閃，但也僅只是

這一閃而已。

我這是第一次明瞭了黃昏給我的影響！幾分鐘以前太陽下降，在這熱帶地方，東邊天上的暮靄也早已褪逝了。一隻最先出現的蛾子靜靜地在我頭上飛過。除非情願在這神祕的森林中度過不可知的危險的一夜，我是非得趕回去不可了。

我固然十分不願回到那個倒楣的住處，可是如果給這曠野中的黑暗與黑暗中所孕育的事物所抓住就更加不好了。我再看了一眼隱藏了那個怪物的暗藍的陰影，就重經原路摸索着走下河去。

我慌張地走着，在在都給我以困擾，我走到了一塊疏落地生了樹木的平地上面，晚霞消褪後的一霎清明也漸趨於黑暗。上面的藍天的顏色愈來愈深，小星一個個射出了疏落的光芒；樹木中間的空隙，遠處的草木中的疏落處，在日裏是一片藍霧的，現在都變得暗黑而神祕了。

我繼續前進。大地上的彩色看不見了，在明亮而發藍的天空的背景中，樹巔襯出了一排黑影，這方面的一切就都隱入無邊的黑暗裏了。現在樹木變得疏疏落落的，而灌木叢則反而異常繁茂。有一片空地上鋪滿了白沙，前面又是一片短樹林。

我的右手給什麼東西輕輕地擦了一下。最初我疑心這是我自己的幻覺，因爲我每次住脚，除却樹頂上颳着的夜風之外剩下的只是一片寂靜。我再向前走時，我的脚步傳來了一種回聲。

我從樹叢中離去，在比較開闊的地面上走着，時時幻想眞會有什麼東西向我身上撲來，我就故意不時突然轉身，使這假想的敵人受了驚嚇。我什麼都沒有看見，可是不管這些，我愈覺得一定是有什東西在那兒了。我邁開大步，不久就走到了一道小岡，過岡以後轉了一個急灣，從遠處回頭細看。在朦朧的天空裏它是顯得明亮而清晰的。

這時天邊突然升起了一片輪廓不淸的暗影，只一掠就又消逝了。我想那個黃褐面孔的敵手一定又在向我跟蹤了。還有糟糕的，是我覺得已經迷路了。

這樣我給它在暗地裏跟蹤着，絕望地困窘地急走了一會兒。不管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它不是缺乏襲擊我的勇氣，就是在等候着對我不利的機會再來算計我。我一直在揀了那空曠的地方行走。不時轉身傾聽，隨卽又半信半疑地覺得那個追蹤着我的東西已經放棄了它的企圖，或者僅是由我的雜亂的幻想中產生出來的也未可知。這時我聽見了海濤的嘯聲。我加速脚步，似乎已經是在跑步了，我後面突然傳來了什麼東西跌倒的聲音。

我突然回身，注視着我後面的迷離的樹叢。我看見有一個黑影子好像一跳跳進了另外一團黑影裏去，我仔細地聽，除了自己的耳鳴聲，什麼都聽不見。我覺得我的神經疲弛了，我的幻想戲弄着自己，我又下了決心轉向傳來海嘯聲音的地方走去。

過了一分鐘左右，樹木逐漸稀疏起來，我已經站在一個展向黑暗的海中的沒有樹木的海岬上了。夜是沉靜而清明的，海面上的繁星的影子在躍動。遠處，海水沖在錯出的礁石上閃閃發光。在西面，可以看見和黃昏星的光線相混的黃道光。海岸向東傾斜，西面的海岸給海岬的邊緣障蔽了。我記起來，莫洛海灘是座落在西邊的。

在我後面有樹枝折斷的響聲。我轉過身來面向了暗黑的森林。我什麼都看不見——也可以說我可以看到的太多了。朦朧中的每一個黑色的東西都含有不祥與引人注意的特性。我這樣站了一分鐘光景，一面看着樹林，一面向西走過海岬去。當我移步時，一個隱伏着的影子也跟了我在動。

我的心跳得很急。此時已經可以看見西面的一抹寬闊的海灣，我又停了下來。那個無聲的影子在距離我十二碼的地方停止了。遠處的海灣轉折處有一點燈光，星光下面的一片沙灘是淡灰色的。那一點光或許是在兩哩外面的地方。我必須穿過那個隱伏了黑影的

樹林，再走下一個生滿了灌木的斜坡，才可以走到海灘。

現在我可以對它看得更淸楚一點了。它並不是野獸，因爲它是直立着的。因此我就向它開口說話了，可是嗓子裏有一口痰使我說不出來。我又嘗試了一次，喊了一聲，『誰在那兒？』却並沒有回答，我向前走了一步，這東西沒有移動；只是踡曲在一起。我的脚碰着了一塊石頭。

這就讓我想出了一個主意。我一面彎身拾起了這塊石頭，同時兩眼依然不動地注視着我前面的那個黑影子。可是當我移動的時候，這個東西突然轉身，就像一隻受驚的狗一般，逃到更遠的黑暗裏去了。這時我想起了小學生對付大狗的辦法，將這塊石頭捲在自己的手巾裏，繞在自己的手腕上。我聽見在暗影遠處有移動的聲音，好像這個東西是在撤退了。突然間我的緊張的情緒鬆弛下來，滿身冷汗戰抖不已，當我的敵人已經逃掉而自己手中有這麼一件武器的時候。

過了好半天我才下了決心走過海岬側面的森林到海灘上去。結果我一跑就跑過去了，當我從沙面樹叢中跑出來的時候，我又聽見有什麼別的東西在我後面跟蹤了。

這可把我嚇胡塗了，就開始在沙地上跑了起來。緊跟着後面有着輕輕的踏在沙地上

的脚步聲。我驚叫一聲加快了步子。當我經過時，有幾隻暗黑的有三四隻兔子大小的東西從岸上跳進樹叢裏去了。在我的有生之日是永遠會記得這次追躡的恐怖的。我沿了水邊跑，不時聽見愈來愈近的踏水的步聲。那黃色的燈光是在遼遠的，毫無希望的遠處。在我們四周的夜幕是一片死沉沉的暗黑與寂靜。潑刺，潑刺，追蹤的脚步聲愈來愈近了。我感覺着將要窒息了，因爲我簡直完全不能控制：我想要提氣的時候就咳嗽起來，我覺得我的腰邊痛得好像刀刺一般。我料想不等我跑到住處，那東西就準會趕上我的。在氣急敗壞之中，等它追近了我的身邊，就用了平生的力氣一掄，打在它的身上。我將那包了石塊的手巾掄起來時，石塊就從手巾中飛了出去。

這個東西本來是在地上四隻脚跑着的，我一轉身，它就直立了起來，石塊剛好打到了它右面的太陽穴。它的腦殼給打得很響，這個野人一下子就撲在我的身上，兩手一推把我推得倒退了幾步，它自己則在我身邊搖擺着衝到沙灘上，面孔浸在水裏，動也不動了。

我自己提不起勇氣去走近那一堆黑東西。任它留在那裏，在寂寂的星空之下，海水在它身邊漾動着，我自己則趕緊避開向那個露出黃色燈光的住處走去了。這時，那個美洲獅的可憐的呻吟聲又傳來了，這對我倒似乎有一種安慰的作用，其實這就是本來將我趕出

去跑遍了這個奇異的海島的同樣的呻吟聲。雖然疲倦萬分，衰弱已極，我仍然集中了全部精力開始向燈光所在跑去。就好像是有一個聲音在召喚着我一般。

第十章

當我走近作所的時候，我看見了從我的房間的敞着的門裏面透出來的亮光；隨後就又聽見從那片橋林的暗影中傳出了孟高梅立叫喊『卜倫狄克』的聲音。

我繼續跑着，這時就又聽見了他的喊聲。我回答了一聲微弱的『哈囉！』隨後立刻就向他那邊蹭了過去。

『你上哪兒去了？』他一把抓住了我，這樣，從門內透出來的燈光就正照在我的臉上。『我們倆都忙得要命，差不多一直到半小時之前都沒有想起過你。』

他引我走進房內，讓我坐在椅子裏。我給燈光照得眩暈了一會兒。『我們沒有想到你，沒有通知我們就開始發掘我們這個島的祕密了，』他說，又過了一會，『我直担心！可是……什麽……呃！』

我僅餘的一點精力也消失了，我的頭垂到胸前。我想他在給了我一點白蘭地以後纔稍覺放心。『為了上帝的緣故，』我說，『關上那個門罷。』

『你一定碰上了我們這兒的什麼怪東西了，呃？』他說。他把門鎖上以後又走過來。他沒有再問我，又給了我一點白蘭地和水，强迫我喝下去。我陷入一種極度衰弱的情狀。對於他的忘記了警告我的一點，他說了一些空話，又簡單地盤問我，是什麼時候離開這裏的，曾經看到了些什麼。我儘可能地簡簡單單斷斷續續地回答他的問題。我在一種幾乎是歇思底里的神情之下說，『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子事。』

『這並不是什麼值得十分可怕的，』他說，『可是我想這一天裏也夠你受的了。』美洲獅突然痛苦地尖叫了一聲，他聽了就壓低嗓音咒駡，『眞糟，要不這地方還不像高爾街那樣地要不得——加上那些貓。』

『孟高梅立』我說，『那个追着我的倒底是個什麼東西。是野獸呢，還是一個人？』

『今天晚上你要再不睡覺，』他說，『明天你會發狂的。』

我站在他面前問，『那個追着我的倒底是個什麼東西？』

他狠狠地望了我一眼，歪歪嘴吧。一分鐘前他的還滿含着生氣的眼睛現在暗淡下來

了。『照你所說的看來，我想這該是一個怪物。』他說。

我感到一陣强烈刺激的急劇的振撼。我又倒在椅子裏面，兩手挾住了前額。美洲獅又開始呻吟了。

孟高梅立兜到我後面，兩隻手扶住我的肩頭。『你瞧，卜倫狄克，』他說，『我沒有請你在我們這個破島上走來走去的必要。可是這也並不如你想像地那麼壞，你這傢伙。你的神經簡直全部破碎了。讓我給你點什麼使你睡覺罷，那……總可以維持幾個鐘頭的。你只有睡覺，不然那我可不能負責了。』

我沒有回答。我彎了腰兩隻手蓋着臉。一會以後他拿了一小杯深顏色的藥水走回來，遞給了我。我毫不拒絕地接過喝下，他扶着我上了弔牀。

我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大白天了。我躺了一會，兩眼看着房頂。我看出來那房椽是用船上的木料做成的。一回頭，我就看見在桌上給我預備好了飯菜，我覺得餓了，準備從弔牀裏掙扎着爬出來，弔牀好像也很明白我的意思，只一折，就把我整個地送到了地板上。

我爬起來坐在食物前面。腦袋裏充滿了沉重的思慮，起初只是胡里胡塗地想着昨夜發生的那些事。沒有裝玻璃的窗子裏吹進了爽適的晨風，這與食物都給我一種生機的愉

悅。這時，我身後的那扇門，那扇開向庭院的門，開了開來。我一轉身就看見了孟高梅立的臉。

『好罷？』他說，『我可忙壞了。』他關上了門，我發現他忘了再把門鎖上。

這時我又記起昨天晚上他的臉上的表情，憑藉了這個我又重新建立起我的一切經驗的記憶。當恐怖又回來了的時候，裏面又傳來了一聲呼喊，不過這一次却不是那個美洲獅了。

我諦聽着，已經送進嘴中的一口食物也重新放了下來。除了晨風的輕颺之外，是一片寂靜。我想是我的耳朵欺騙了我。

停了好一會，我又開始吃東西了。我的耳朵依舊警醒地聽着。這時，我聽見了別的輕微低弱的聲音。我像凍住了似的坐着。這聲音雖然微弱，可是聽來比那所有的從牆後發出的討厭的聲響還要驚心動魄。這一次的斷斷續續的微聲是實實在在的，聲音的來源也異常清楚；因爲這是由於痛楚抽搐而發出的斷續的呻吟。這決不再是獸類而是一個受着折磨的人！

我既已判斷清楚，隨卽站起，三步踏過了屋子，抓住通往庭院的門上的把手，將它推了開來。

『卜倫狄克，人！停住！』孟高梅立上來喊着干涉。一隻受驚的靈猩狺狺地叫着。這是血，我看見的，在溝裏褐色的，也有鮮紅色的，此外我還聞見石炭酸的怪味。這時我看見遠處陰沉的過道裏，有一個被痛苦地縛在架上的東西，皮膚破碎鮮紅，綁着繃帶。接着老莫洛的蒼白而恐怖的臉出現，掩去了適才的那一幕。

一會以後，他用一隻沾滿了鮮紅血汚的手抓住了我的肩部，把我一擩擩了一個踉蹌，扠我回房裏來。他把我像小孩一樣地舉了起來。我整個兒踤在地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遮去了他的滿面怒氣的臉。隨後我聽見了鑰匙在鎖孔裏轉動和孟高梅立的勸說的聲音。

『一生的事業都毀了！』我聽見莫洛在說。

『他不會明白的。』孟高梅立說，還有些話聽不清楚。

『我現在還不能浪費時間，』莫洛說。

下面的話聽不出來。我掙起來，站着發抖。腦子裏激蕩着最可怕的不安，生人的活體解剖是可能的嗎？這個疑問好像劃過迷離的天空的閃電一般襲了來。突然，我心裏的重重的恐怖逐漸凝聚，變成了一種明白而現實的大難臨頭之感了。

第十一章

屋子的外門還開着，我的腦子裏出現了一種沒有理由的逃走的念頭。現在我相信，而且十分肯定，莫洛是在解剖着一個活人。自從我聽見了他的名字以後，就一直在意念中試圖將他的憎嫌與島民的奇異的獸性聯在一起。現在，我想一切我都看見了。我又想起了他曾經給人輸過血，原來那些生物都是這種殘忍實驗的犧牲。

這幫可惡的惡棍只不過是希望我回來，運用他們的親熱的態度來欺騙我，隨後突然使我隨入一種比死尤爲可怕的命運裏去，加以折磨，這以後將是可能想像出來的最可怕的惡運——送我出去，弄成一個飄蕩的游魂，一個野獸，與他們其餘的『科馬斯羣』在一起。我在四周找一樣武器，什麼都沒有找到。靈感一動，我把椅子倒過來，一脚踏住一邊，將邊上的橫條拉下來。正巧有一根鐵釘隨了橫條拉了出來，並且，是突出着的，這有點危險，可

是從另一方面看也是不錯的武器。我聽見外面有脚步響，開門一看，孟高梅立就站在離門一碼的地方。他是要去關外面的門的。

我舉起了帶釘的木棒向他臉上打去。他一跳跳了回去。我稍做躊躇，就轉身繞着房內的四個角落逃走，『卜倫狄克人！』我聽見他吃驚地喊，『不要發癡，人！』

過了一會，我想，他準得把我關進去的。像一個待剖的兔子一般準備着惡運的降臨。他從牆角後面轉了出來，我聽見他在喊『卜倫狄克！』隨後他就追起我來，一面跑一面喊着。

這一次，漫無目標地，我向東北跑去，方向與我上次探險的路徑成爲直角。我沿了海灘一直向上跑，偶然回頭看看，他和他的僕人一起追了過來。我拚命向坡上跑，過坡後，東折沿了峽谷跑去，峽谷的兩邊都是叢林。我大約一共跑了一哩路，胸部緊張，心跳在耳邊響着，我聽到孟高梅立和他的僕人似乎已經不在跟蹤，也眞感到精力要全部喪失了。我回頭加快折向沙灘，走進竹林裏躺了下來。

我在那裏停了好一會，不敢再走，連蠕動一下都不敢。在太陽光下面的野景像是睡熟

⑰ "Comus Rout" 羅馬神話，科馬斯爲司宴樂之神。米爾頓於所著「科馬斯」中，謂其以醍醐妖術誘陷淸白無辜之人云云。

一般的寂靜。四周僅有的聲音，不過是發現我的來臨的昆虫的微鳴而已。兀的我又警覺到一種鈍滯的呼吸聲——海潮撲打沙灘的嘯聲。

大約一小時以後，我聽見孟高梅立在北面遠遠的地方喊着我的名字。這又使我想起了我的行動計劃。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這個島上只住了這麽兩個活體解剖者和他們的一羣獸化的犧牲品。無疑的，在必要的時候，他們兩個可以迫使一部份獸類來對付我。我知道莫洛和孟高梅立兩個人都佩帶了左輪，而我則除了那一小片帶着小釘的木頭之外，是赤手空拳的。

因此我就一直躺在那裏不動，一直等到我又開始想吃想喝的時候。這時，我感到了我的地位的眞實的絕望。我簡直不知道怎樣可以獲得食物。我對植物學的渺無所知更使我不能在附近找尋植物的根株菓餌來充饑；我也無法獵取島上的少許兔子。瞻念前途，愈覺茫然。最後，因爲對目前處境的悲觀絕望，乃使我又想起了我所遇到過的那些野人。我嘗試搜尋關於它們的種種記憶，也許在這當中可能發現希望。我一個個地回憶我所遇到過的每一個野人，在記憶中搜尋可能的有用的預感。

這時我忽然聽見獵犬的叫聲，這又對我透露了一種新的危機。我已經來不及考慮，怕

他們就在這時捉住了我，我抓起了小釘棍，向海嘯聲那裏跑去。我記得有一片生了小刀一樣的尖刺的荊棘，我穿進去時給刺出了血，衣服也給拉破了。我到了一條向北流的長長的小河的發源地方，毫不遲疑地一直走進水中，淌着水往上走，我知道自己是在一條水深沒膝的小河之中了。我最後在西側爬上了岸，我的心跳得非常厲害，耳邊大聲響着。我又爬進了一叢鳳尾草窠，在這裏等候可能發生的麻煩。我聽見這條狗——僅有一條——跑得更近了，它一踏進荊棘窠就叫起來。這以後我就再也不曾聽見什麼，我開始想，這回我算是逃了出來了。

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沉靜鋪展開來，最後，經過一小時的安靜，我的勇氣又恢復了。現在我不再害怕也不太悲觀，因爲事實上我已經經歷過恐怖與絕望的極限。我感到實際上我的生命已經喪失，而有了這種信心以後，也幾乎使我對於任何事物都不復懼怕了。我簡直有一種與莫洛面對面會晤的願望。當我踏進水中跋涉時，我想起萬一我被逼太甚，至少我還有一條逃避受罪的路可走——他們還不能有效地防止我的自沉。我當時頗想自沉，不過一點點奇怪的念頭，想澈頭澈尾地經歷一下這探險生涯，還有我自身中的一種奇怪的無意識的好興致抑制了我自己。我伸展了一下我的爲荊棘刺傷而發痛的手脚，

向四周的樹叢中望去；突然，好像是在四周的綠叢中跳了出來似的，我發現了一個黑黑的臉正在那裏向我瞧着。

我看出來這就是那個在海灘上迎接我們汽船的那個像猴子一般的東西，他正攀在一株斜出的棕櫚樹枝上。我握緊了木棒，站起來向着他。他開始呑呑吐吐地講話，起初我只聽出了『你，你，你』幾個字。它突然從樹枝上墜下來，隨手分開了草叢，好奇地朝我望着。

我對他並不像我對其餘的野人那樣的厭惡。『你，』他說，『在小艇裏。』他是個人，——至少，是與孟高梅立的僕人一般的那麼個人——因爲他會說話。

『是的，』我說。『我走進了小艇。我是大船載來的。』

『嚱！』他說，他的明亮而活動的眼睛向我全身上下打量了一遍，又囘來看我的手，和我手裏所拿的棒，我的脚，我衣服上破碎的地方，我身上被荆棘割破的傷口。他像是給什麼東西所迷惑了，他的眼睛又囘過來看着我的手。他伸出了自己的手掌，慢慢數着指頭，『一、二、三、四、五、——呃？』

我當時並不明白他的意思。以後才發現，在這些野人之中大部分都有着畸形的手掌，有的每隻手會缺少三個指頭。我想這大概是一種問候的方式，我也照樣做着算是囘答。他

極滿意地露齒一笑。接着他的疾遽轉動着的目光又來回巡視了。他很快地轉動了一下，就不見了。當他離去以後，那羊齒草叢也就掩合了起來。

我也跟他走出了叢林。我不禁吃了一驚，看見他的一隻細長的手正攀在從上面的樹葉中垂下來的一根藤索上，快活地蕩着。他的背部正向着我。

『哈囉！』我說。

他輕輕地一跳跳了下來，正站在我面前。『我說，』我開口了，『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點東西吃呢？』

『吃！』他說。『現在要吃人類的食物，』他的眼睛又囘到了搖擺着的藤索子，『在那小草房裏。』

『小草房在哪兒？』

『噉！』

『我是陌生的，你知道的。』

聽了以後他轉動了一下，隨即快步走去，他所有的動作都很奇特的快。『來呀，』他說。

我跟他一起走想去一探究竟。我猜想所謂草房不過是些粗陋的住處，由他和另外一些野

人居住的我也許可能和他們和善地相處也許能從他們的心中獲得一些足資了解的依據。我現在還不淸楚他們離開人類的傳統有多遠。

我的猴子一般的伙伴在我旁邊走着，兩手下垂，下頷前突。我眞不知道他腦子裏轉着什麽念頭。『你在這個島上住了多久了?』我問。

『多久?』他問。重複了一下這個問題以後，他伸出了三個指頭。這個東西比白癡略勝一籌。我想弄淸楚他是什麽意思，而這却引起了他的厭惡。又經過了一兩次問答以後，他突然離開了我，一跳就攫住了樹上垂下來的一些果子。他拉下了一把帶刺的果殼，剝開來吃着。我滿足地看着，因爲這對我到底是一個果腹的暗示。我又試着問了他一些別的問題，他的快速而瑣碎的囘答是時常文不對題的。有的很對，有的就好像是胡扯。

我對眼前的這些怪事十分注意，竟未留心我們所行經的路徑。這時我們走到了一叢燒焦了發着褐色的樹林，一塊空地的黃白瘢痕的表層上有輕煙飄過，一陣陣的煙刺激着鼻子和眼睛。望過右面的一片光滑的石頭可以看見藍色的海平面。路徑曲折下降急轉進入峽谷，峽谷則由兩塊崚嶒的黑色鎔岩夾成，我們也就走了進去。

從硫磺地層上反射出來的淡下去的陽光後面看，這條路逕是顯得格外陰暗的。峽谷

的山壁愈益峭削，彼此靠得更近。綠的和深紅的斑點在眼前劃過。我的領路人突然站住了。

『家，』他說，我這時站在一個洞口邊上，這初看是全部黑暗的。我聽見了一些奇怪的聲響，用我左手的手指節揉着眼睛。我聞見了一股難聞的氣味，就像從一個齷齪的猴子籠裏發出來的一般。遠處，岩石裂處有一道下斜的青光，從兩側下射，經由一條狹窄的通道，直射入中部的朦朧之中。

第十二章

一件冰冷的東西碰了我的手一下。我給嚇了一跳，我看見我身邊有一個暗紅顏色的東西，看起來在這個世界上祇有被剝了皮的小孩子與它最像。它的柔弱和對人的冷漠就像南美洲的那種動物——樹懶——一般，有着相似的低前額和遲緩的動作。當第一次光閃變化掠過時，我看四週看得更清楚了。這個小樹懶站着注視着我。我的嚮導隱去了。

這個地方是夾在高高的鎔岩峭壁中間的一條狹窄的通道，在轉折的途中有個裂縫，兩旁生滿了一堆堆的海草，棕櫚葉和蘆葦斜生在石塊上面，這就造成了一個崎嶇而黝黑的地窖。上通峽谷的曲徑難得有三碼寬，又給一堆堆腐爛的蔬菓和別的垃圾弄得不成樣子，給這地方添上了另外一種難聞的氣味。

當我的猿人再度從近處的洞口出現招呼我走進去時，這個淡紅色的小樹獺還在向

我眨眼。又有一個脚步蹣跚的怪物從這條奇特的過道的另一頭蹭了過來，陪襯了遠處的一片亮綠色，他的身子成爲一片輪廓不明的黑影，向我注視着。我在遲疑——一半在想從來路中跳出去——過了一會就又決定了硬挺下去一觀究竟，緊緊地握着我的帶釘小棍的中部，跟了我的嚮導爬進一邊的那個充滿了怪味的小屋裏去。

這地方是半圓形的，正像半個蜂房。裏面的作爲圍牆的石壁有着一堆堆帶顏色的果子，椰子殼和一些別的東西。地上放着一些石質木質的器皿，其中之一是放在粗製的凳子上面的。這裏沒有火，當我走進去時，小屋的最黑暗的角落裏坐着的一個一團黑的傢伙的嗓子裏咕嚕了一聲『嘿！』我爬到另一個角落裏坐了下來，我的那個猿人在門口的微光中站着，遞給我一把椰子。我接下來開始咬開來吃，在這洞窟的幾乎不能忍受的閉塞與我自己的不可制止的顫慄之中故作鎮靜。那個淡紅色的小樹懶在洞口站着，還有個面孔黃灰眼睛明亮的什麼東西從它的肩上向裏望着。

『嘿！』在對面的那一堆神祕裏發出了聲音來。『是一個人！是一個人！』我的嚮導也嗫嚅了說——『一個人，一個人，一個活人，像我一樣。』

『閉嘴！』黑暗裏的聲音說，咕嚕着。在一種壓人的沉默之中我咬着我的椰子殼。我努

力向黑暗中探視，可是什麼都看不見。『是一個人！』那聲音又重複了一次。『是跟我們住在一起的嗎？』這是一種包含了什麼的重濁的聲音，一種使我特別覺得奇怪的呼嘯的和音，但是他的英國式的重音却出奇的好。

那個猿人瞧着我好像有所期待似的。我感覺這一段沉寂裏是包含着盤問的意味的。

『他是來跟你們住在一起的，』我說。

『這是一個人。他必須懂得法律。』

現在我開始分辨得出黑暗之中更深的一層黑色，一個朦朧的影子的模糊的輪廓，我又發現在入口處又添了兩隻頭的黑影子。我的手握緊了木棍。那個黑暗中的東西又用了比較高的聲音複述了，『照這樣讀。』我沒有注意他最後的話。『走路時不許手脚齊用；這是法律。』——是用了一種歌聲複誦着的。

我給迷惑住了。『照這樣讀，』猿人說，門口的那幾個也被迫照樣用了他們自己的聲音複讀着。我知道我非得複誦這種愚蠢的咒語不可，也就開始了這種笨拙儀式了。黑暗裏的聲音開始一句句地歌唱一種顛狂的祈禱文，我也跟了其餘的人一起複讀。他們一面複讀，一面左右搖擺着身子，兩手拍膝，我也跟了他們作。我乾脆當作自己早已死去，是在另一

個世界裏了。這個黑暗的小屋，這些可笑的朦朧的影子，照着一點點閃光在這裏那裏幌動，

他們大家一致，搖身而唱：

「走路時不許手脚齊用；這是法律。我們不是人類嗎？」

「不許吸吸飲料；這是法律。我們不是人類嗎？」

「不許吃肉吃魚；這是法律。我們不是人類嗎？」

「不許揭樹皮；這是法律。我們不是人類嗎？」

「不許追擊別的人類；這是法律。我們不是人類嗎？」

就是這樣，從禁止上上面所說的這一些愚蠢的行爲算起，一直到禁止在我當時看來極度瘋狂的一些舉動爲止，戒條中包含了一個人所能想像出來的絕對不可能與最無禮貌的事例。一種洋溢着音律的熱情降落在每個人的身上；我們喃喃地搖擺得愈來愈快，複述着這可驚的法律。表面上是野人的影響到了我的身上，可是在我的內心深處，却又有可笑與厭惡兩種感情在交互扭纏。我們在敍說了一大串避忌以後，歌誦就又改爲另外一種型

式了。

『那是痛苦的源泉。
那是創造的手。
那是傷害的手。
那是赦免的手。』

如此這般又是一大串，其中一大部份在我看來都是莫明其妙的。至於所指的那個他，又是誰呢。我簡直覺得這是一場夢，可是以前我却從未在夢中聽到過歌唱。

『那是電閃，』我們唱着。『那是深深的鹽海。』

一種可怕的幻想走進了我的頭腦，莫洛在使這些人變得獸化以後，又在他們的發育不全的頭腦裏傳佈了一些東西，用來神化他自己。總之，我對四圍的白牙齒和强壯的手爪，有着深切的印象因而不能繼續歌誦了。『他是天上的星。』

最後歌聲停止了。我看見猿人的臉上發着汗光，我的眼睛現在對黑暗也漸漸習慣了，

在牆角裏發聲的那個黑影子也看得更清楚了。它正有一個人的大小，但是它好像是罩了一層灰頭髮，好像一頭司開獵犬一般。它是什麽？它們又是什麽？只要設想你是被包圍在這麽一大批極可怕的殘廢狂人之間，就可以想像可以了解周圍有這樣一批奇怪的漫畫化的生物的我的感覺了。

『他是一個五指人，一個五指人……同我一樣。』猿人說。

我伸出了雙手。角落裏的那個灰人向前靠來，『走路時不許手脚齊用，這是法律。我們不是人類嗎？』他說。他伸出了一隻歪扭的非常奇怪的手爪，抓住了我的手指。這就像是一個發展成爲手爪的鹿蹄一般。我眞要因驚恐疼痛而叫喊了。他將他的臉向前靠來注視着我的指甲，一直向前伸展到門口射入的日光之中，我帶着一種嫌惡的震顫看着，這是一個既不像人也不像野獸的臉，僅只是一堆灰頭髮，上部三個拱形的影子，顯示着雙眼和嘴部而已。

『他的指甲是小巧的。』從這個可怕的東西的亂糟糟的鬍子裏面發出聲音來。『這很好，很多有大指甲的都很麻煩。』

他放鬆了我的雙手，我本能地又抓住了我的棒子。『吃草本球根類的植物的。——這

是他的願望』猿人說。

『我是法律的宣布人，』那個灰東西說。『凡是新到這裏來的新人都得學習法律，我是坐在黑暗裏宣布法律條文的。』

『正是這樣，』一個站在門口的野人說。

『誰破壞了法律，災害就會降下來懲罰他。沒有人能逃掉的。』

『沒有人能逃掉的，』野人們彼此偷偷對望着說。

『沒有人，沒有人，』猿人說。『沒有人能逃掉的。看！有一次我幹了一件小事，一個小錯誤。我自己嘮叨着嘮叨着，後來住了嘴，沒有人了解。我給燒傷了，手給燒壞了。他是偉大的，他是好的！』

『沒有人能逃掉的，』角落裏的那個大傢伙說。

『沒有人能逃掉的，』野人們說着，彼此偷眼相窺。

『要有壞企圖的人聽着，』那個灰灰的法律宣布人說。『你所企圖作的事，我們雖然不知道，可是終有一天我們會知道。有的想跟蹤走動的生物，注視着跟蹤，等着撲上去，咬死了還要嚙，大口地咬，深深地咬，吸着血，……這是很壞的。「不許追擊別的人類；這是法律。我

們不是人類嗎?不許吃肉吃魚;這是法律。我們不是人類嗎?」』

『沒有人能逃掉的,』在門口站着的帶斑點的野人說。

『有壞企圖的人聽着,』那個灰灰的法律宣布人說。『有的企圖用牙用手將一樣東西一直撕裂到根,還伏在泥土裏嗅……這是很壞的。』

『沒有人能逃掉的,』站在門口的人們說。

『有的去揭樹皮,有的去掘坟;有的用前額手爪斷打;有的猛可地咬,簡直全都是沒有理由的;有的還喜歡齷齪。』

『沒有人能逃掉的,』猿人說,一面抓着他的小腿。

『沒有人能逃掉的,』那個淡紅的小樹懶說。

『報應是分明而準確的。所以要學習法律。念誦這些條文。』他隨後就又開始朗誦這種奇怪的法律了。我和其餘的生物也就開始歌唱搖擺。我的頭為了這種聲音和閉塞的臭氣而搖幌。可是我還支持着,堅信着就能有發現什麼新發展的機會。『不許四肢一起爬,這是法律,我們不是人類嗎?』

我們吵得很響。連門外的騷動都沒有聽到,一直等到有一個傢伙,我想是我所看到的

兩個人豕中之一，越過那個淡紅的小樹懶探進頭來激動地叫嚷了些什麼，我沒有能聽清楚。門口站着的那些人立刻不見了，我的那個猿人也跟了出去。坐在暗處的那人也跟了出去，——我只看到它是大而笨拙，遍生了銀白色的毛髮的，——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被留在這裏。

我還不曾走到洞口之前，就聽見了獵犬的叫聲。

一會以後，我是站在小屋外面了。手裏還拿着木棒，我身上每一塊肌肉都在戰慄。我前面的是二十個左右這種野人的臃腫的背影，他們的醜惡的頭半隱在肩胛下面。他們在激動地作着種種姿勢。另外的一些獸類動物的臉上閃着疑問的表情。我向他們所看的方向望去，在窟道盡頭，樹下的那一片朦朧之中。我看見莫洛的暗暗的身軀和他的可怕的白臉移動着走過來。他將那跳躍着的獵犬往後拉，緊跟在他後面的是孟高梅立，手裏面握着左輪。

這一下我給嚇呆了。

我轉過身來，看見我後面的路給另一個大灰臉閃動小眼睛的兇惡的傢伙堵住了，他正向我走來。我向下一望，再向右看，在我前邊六碼處，石牆上有一個裂縫，縫裏有一線陽光

射到暗影裏。當我向那個裂縫走去時，莫洛在喊了，『停住！』接着又喊，『捉住他！』這以後，先是一個傢伙轉過臉來向我一望，緊跟着其餘的也都轉過臉來了。他們的獸性的反應幸而是遲緩的。我用肩膀擠了一下一個臃腫的怪物，它正在轉身聽取莫洛的命令，被我一擠就向前碰在另外一個的身上了。我感覺到它的手在空中劃了一轉向我揮來，結果却落了空。淡紅色的小樹懶也向我奔來給我讓了過去。我的小棒上的釘子把它的醜臉劃了一下，接着我就爬上了旁邊的一條矗立着的邊道，很像從山谷中斜伸出來的一根煙突。我聽見後面發出了喊聲，『捉住他！』『拿住他！』那個灰臉的東西在我後面出現，它的笨大的身體擠進了裂口。『來呀！來呀！』它們喊着。我攀上了山石上的那條狹狹的裂縫，在野人村西頭的硫磺地上走了出來。

我跑過了那片白地穿過一片疎林跑下一個陡坡，一直走到生滿了一片長長的蘆葦的所在。穿過這裏我就鑽進了一片濃暗的草窠，脚底下既黑且濕。那個缺口對我有莫大的好處，因為那條上伸的窄路一定會阻住了緊緊追趕着的人們。我已經鑽進了蘆葦窠以後，最先的追趕的人才從缺口裏探出頭來。我在草堆裏穿行了一會。我的後面與四周的空氣中一時充滿了威脅的喊聲。我聽見了在坡上追趕者的吵聲，接着又聽見用手撥開草叢的

聲音，還不時傳來折斷枝條的脆響，有些像激動的掠食野獸一般的吼着，獵犬叫着向左面跑去。我聽到莫洛與孟高梅立也向同一方向呼喊着跑過去，我急急轉身轉到了右面。就在這時我還覺得聽見了孟高梅立在向拚命逃生的我叫喊着咧。

這時地面開展了，脚底下是一片輭泥；但是我不顧死活，一直走了過去。在沒膝的泥沼中掙扎着。這樣我走入了高高的藤叢中的紆迴的小路。追逐者的聲音從我左面掠過。在一起有三個奇特的紅色的跳躍着的小動物，像貓一般大小，在我前面跳。這是一條上山的路，穿過另外一塊白地皮，又降到一個藤叢中去。

路突然轉折，前面忽然有個像英國花園的隌牆一般矗立着的峭壁出現，路順了峭壁的邊緣平行伸展出去，——轉折處的險峭是出人意料的。我還是竭力地狂奔，不留心一下子摜了下去。

我的小臂和頭部在荊棘中穿過，爬起來時耳朵扯破臉上佈滿了血痕。我跌進了一個險峻的山谷，一片亂石和荊棘，迷霧瀰漫在我身邊掠過；一條狹狹的小河流過中間，迷霧就從河面上散了出來。我十分驚異於陽光之下會有這樣的輕霧出現。可是我現在實在沒有徘徊却顧的餘裕了。我向右轉走下了河去，希望朝這個方向可以走到海邊，這樣就可以自

由地投海自盡。這以後我發現我的帶釘的小棒是在跌下來的時候失落了。

谿谷有一段異常狹窄，我隨便地踏進溪中。溪水竟是像沸水一般的燙，我立即跳了出來。我又注意到，在水渦裏有小小的硫磺屑浮出來。谿谷又轉了一個灣，可以隱約的看見藍天了。逐漸靠近的海面上反映出一片細碎的陽光，我看到我的生命的結末就在目前了。

我是又熱又喘息着。已經遠離了追趕的人，這給我的喜悅可不輕。我不再想馬上走進海中淹死自己。我的血是太熱了。

我回頭向來路上望去。我聽着。除了蚊蚋的營營聲和荊棘裏跳着的小虫的鳴聲以外，空氣是絕對靜寂的。

這時又傳來一聲犬吠，輕極了，還有一陣細碎的語音，鞭子響聲。這些聲音越來越響又逐漸隱去，一會以後，這陣搜索又過去了。

但是我現在明白了在野人中間存在着多少對我幫忙的期望了。

第十三章

我又轉了一個灣一直向大海走去。那條炎熱的小河流進一片生滿了草的沙灘，隨了我的腳步，沙裏有許多蟹和別的長而多足的生物驚跳出來。我一直走到鹽水的邊緣才感到了自己的安全。我扭轉身來，——手臂抱攏着——回望後面的一片濃綠，浮着蒸汽的谿谷有如劃上去的一縷烟痕。可是像我所說的，我是太過於激動了，並且——說一句實話，雖然從來不曾體驗過危險的人會懷疑的——我是絕望得連自殺都提不起勁來了。

隨後我又想我還有最後的一個機會。當莫洛、孟高梅立和他們那一夥野人在島上搜尋我的時候，我是不是可能不經由海濱而一直到達他們的圍牆內部——向他們來一個奇襲，事實上，我可以從他們的潦草築成的牆上弄下一塊石頭，用來打開小門上的鎖而衝將進去，看看可以找到什麼——刀子，手槍，什麼不成呢，——等他們回來就拿了和他們爭

鬥。無論如何，這總是我索取生命代價的一個機會。

因此我又轉向西去，沿水而行。眩目的夕陽照得我眼睛發燙。太平洋上的微潮捲了近來，帶着輕輕的波紋。

這時海岸向南拖下去，夕陽就照在我的右手上了。突然我看見遠處有一個人影，隨後又是一大批，都從樹叢中走了出來——莫洛和他的灰色的獵犬，跟着是孟高梅立，還有其餘的兩個。一見這個我就停了下來。他們看見了我，一面打手勢一面走過來。我站着注意着他們的前進。兩個野人向前跑着截斷了我與滿生野草的地域之間的路。孟高梅立也開始跑起來，可是他是一直向我這裏跑過來的。莫洛和他的狗較慢一些跟在後面。

最後我也不再呆呆的站着了，轉身向海一直走了進去。水起初是很淺的。在潮水不曾浸到腰身之前我已經走下去三十碼了。隱約的可以看見潮水裏的生物從我的脚邊掠過。

『你想幹什麼？』孟高梅立喊着。

我轉過身來，潮水直浸到腰，向他們看。

孟高梅立站在潮水的邊緣的地方在喘息着。他的臉上發着紅亮的顏色露着焦急，他的長長的麻似的頭髮在頭上飄着，下唇垂下露出參差的牙齒來。莫洛也正走近來，他的臉

灰白而堅定，他手裏牽着的狗向我叫着。每個人都拿着粗鞭子。野人們立在岸上遠遠地看着。

『我幹什麼？——我就要把自己淹死的，』我說。

孟高梅立與莫洛彼此看了一下。『爲什麼？』莫洛問。

『因爲這總比讓你們折磨强得多。』

『我告訴你，』孟高梅立說，莫洛壓低了聲音說了幾句什麼話。

『什麼使你想起我們要折磨你的？』莫洛問。

『我所看見的一切，』我說，『還有那些傢伙——在那邊的。』

『噓！』莫洛說，舉起了他的手。

『我決不幹，』我說，『他們是人：現在他們是什麼？至少我不能跟他們一樣。』我向聽着我的人們看了一眼。岸上站着莫洛的用人曼林，還有一個船上的綁了白繃帶的傢伙。更遠處的樹蔭下面，我看見了我的小猿人，在他後面還有一些隱約的影子。

『這些都是什麼人呢？』我指着他們說。把聲音提得高高的使他們都能聽見。『他們過去是人，跟你們自己一樣的人類。是給你們弄得變成畜類一般的了，你們奴役了他們可

是你們還怕着他們。——你們聽着。』我指着莫洛賊，使聲音傳過去讓那些野人也可以聽得見。『你們聽着！你們看不出來這兩個傢伙還怕着你們嗎，他們對你們總是惴惴的嗎？可是爲什麼還要怕他們，你們的人多呀——』

『老天爺，』孟高梅立賊，『別嚷了，卜倫狄克！』

『卜倫狄克！』莫洛賊着。

他們兩個一齊嚷嚷，好像是要把我的聲音給壓下去。在他們後面的注視着的野人們的臉低了下去，驚疑着，他們的畸形的手下垂着，肩部聳着。照我當時的猜想，他們好像是在試圖了解我的話，想記起他們過去的人類的生活。

我繼續賊着，我記不起我曾經說了些什麼。弄死莫洛與孟高梅立並不是不可能的，他們並沒有什麼可怕；這就是我的破壞工作，給這些野人的頭腦裏灌進去的東西。我看見了我初來的一夜所遇見的那個綠眼睛暗色衣服襤褸的人從樹林裏走了出來。其餘的人都跟了他，這樣聽我說話可以更清楚些。

最後我停下來喘息。

『先聽我說幾句話，』莫洛用沉重的調子說，『然後再說你要說的話。』

『好罷？』我說。

他咳了一聲，想了一想，接着就喊：『拉丁文，卜倫狄克！蹩脚拉丁文！仔細聽聽了解我的意思吧。Hi non sunt homines, sunt animalia qui nos habemus ……解剖。❶一種人道的手術。讓我解釋給你聽。到岸上來吧。』

我笑了，說：『好美麗的一個故事。他們談話，造房子，燒飯。他們過去是人。我很可能就要走上岸來了。』

『就在你站着的地方的後面的水就很深……水裏多的是鯊魚。』

『那是我的事。』我說。『的的確確，就是眼前。』

『別忙。』他從袋裏拿出了什麼東西，在太陽光下面耀眼發光，扔在他的脚邊。『這是一隻裝上了子彈的左輪，』他說。『孟高梅立也要這樣做。現在我們就走到海灘上去，一直走到你認爲足夠安全的距離。你就來把兩隻左輪拿了去。』

『我不來。你們兩個一定還有第三隻槍的。』

『我希望你能仔細想想，卜倫狄克。第一點，並不是我要你到這個島上來的。第二，昨天

❶這是初學者的一段幼稚的拉丁文，它的意思是：「他們不是人，他們是我們用來作活體解剖的獸類。」

晚上，我們還給你治療，我們是想害你的嗎；還有一點，你現在最初的驚恐已經過去了，你該可以想想——孟高梅立眞是如你所說的那種人嗎？我們搜尋你是爲你好。因爲這個島上是充滿了……敵視的情況的。你是願意自己淹死的，那我們又何必來打死你呢？』

『當我在那小屋裏的時候你們爲什麼佈置了……你們的人馬來對付我？』

『我們想捉住你，救你脫離危險。後來我們又從事偵察你的踪跡——爲了你好。』

我沉默了。這些好像都是實情，我又記起了一些別的事。

『可是在你們住的地方，我看見了……』我說。

『那是美洲獅。』

『卜倫狄克，你想。』孟高梅立說，『你眞是一個笨驢。走出水來把這兩隻手槍拿去，再說別的。我們已經盡了我們可能的做了。』

現在我承認，自然永遠是這樣的，我對莫洛是不相信而提懼着的。但是孟高梅立的爲人我想我是了解的。

『走上岸去，』我說，想了一下以後，又加上一句，『舉起手來。』

『這不能呀。』孟高梅立說，他從肩部上面在點頭示意。『太失身份了。』

『那麼走進樹林裏去罷，』我說，『隨你們的便罷。』

『這眞是一種笨透了的表演。』孟高梅立說。

他們兩個都轉囘身去，面向了六七個怪樣的生物。那些在陽光下面站着的，結實的，有影子的，活動的，而又那麼可疑的不眞實的生物。孟高梅立向他們抽響着鞭子，他們一齊轉身，慌張地逃進樹林裏去。等我認爲孟高梅立與莫洛走了一個足夠了的距離以後，我從水裏走了出來，拾起了那兩隻左輪手槍檢查一下。我總覺得這些轉手得來的武器不十分屬於自己、爲了滿足自己，就拿起一隻槍朝一塊圓石上面開了一響，看了石塊被打得粉碎，海灘上飛佈着鉛塊的情影，我是滿足了的。

這時我仍自躊躇了一會。

『我得冒險，』我說，最後，我雙手各執一槍，上岸向他們走去。

『這比較好些了，』莫洛毫無所動地說。『就這樣，你的這種要不得的恐懼把我一天裏最好的時光都浪費了。』

帶着一種壓伏了我的蔑視的感覺，他和孟高梅立轉身在我前面默默走去。

那一羣野人，還在驚疑着，躲在樹林深處。我儘量裝成泰然的神情走過去。有一個要跟

了我走，可是當孟高梅立的鞭子一響就又退去了。其餘的靜悄悄地站着——看着。他們也許一度曾經是獸類。可是我却從來不曾見過一頭獸類還有思想的企圖的。

第十四章

『現在，卜倫狄克，我要解釋了。』當我們吃喝完了以後，莫洛博士馬上就開始說話了。

『我得老實講，你是我所接待過的客人之中最專橫的一個了。我警告你這是對你遷就的最後一次。如果再要爲了什麼，你又要用自殺來威脅我的話，我也不再管了。——卽使對我個人有些不便的話。』

他坐在我的椅子裏，在他的白白而看來十分靈巧的手指中夾着的雪茄已經燒掉一半。搖幌着的燈光落在他的白髮上面；他從窗子裏望着天上的星光。我儘可能地坐在離他遠遠的地方，在我們中間是一張桌子。手槍近在手邊。孟高梅立不在這裏。在這樣的小房間中和他們兩個在一起我是並不介意的。

『你承認所謂活人的解剖，如你所稱的，結果只不過是美洲獅嗎？』莫洛說。他曾經讓

我參觀過內室的恐怖情景，更使我相信了這確是慘酷無人道的。

『那是美洲獅，』我說，『仍然活着，可是這種臠割與肢解呀，我禱告上蒼我再不要看見活生生的血肉了。眞是最慘酷的——』

『別管那些，』莫洛說。『省省那幼稚的恐懼罷。孟高梅立有時也常這樣的，你承認這是美洲獅了。現在你靜靜地聽我向你演說我的生理學講演。』緊接着，他先是用了一種極端可厭的聲口開始，不過馬上就變得溫和起來，他向我解釋他的工作了。他是很單純而使人相信的。他的話中不時夾雜了冷言冷語。我們這種彼此間的地位使我馬上覺得羞恥難堪了。

我所看到的那些生物並非人類，也從來不曾是過人類。他們是獸類——人性化的獸類——一種活體解剖的勝利。

『你完全忘記了一個技巧純熟的活體解剖者對一個生物所可能做的事，』莫洛說。『以我而論，我總是因此而感到煩惱，爲什麼我在這兒施手術的動物以前都不曾被處理過。自然也施過一些小手術——割斷，割舌，切除。自然你是知道的，斜眼是可以用外科手術來糾正或治療的？可是在切除的情況下，就有各種第二級變化發生了，色素的變化，情感的

轉變，脂肪細胞的分泌轉變。我想你一定曾經聽到過這些的。』

『當然，』我說，『可是你們這些醜惡的生物——』

『經過全都良好，』他說，他向我擺着手。『我不過剛剛開始。那些不過是變化期間的無足重輕的事件而已。外科手術可能有更好的結果的。可能有進步，也許有惡化和變動。也許你曾經聽見過，一種普通的小開刀，就像鼻子破裂了。在前額切下了一片皮膚，移到鼻子上，在新的地方重新生長起來。這是一種移在動物本身上的一塊新地方的接皮手術。至於在別的動物身上所割下來的實體的移植手術也是可能的——舉例來說，像牙齒就是的。皮膚與骨骼的移植是爲了治療的便利。外科醫生在傷處的中部安放了從別的生物身上取來的一片皮膚，或是從一個才殺死的動物身上取來的骨片。獵犬的距爪——你可能聽見過——在牛脖子上重新生長起來。還有可以聯想起來的是阿爾及利的法國輕步兵中的犀鼠——從正常的鼠的尾巴上割取一片移植到它的鼻上讓它在那裏生長，這樣就成了妖物。』

『造成了妖物！』我說，『你是要告訴我——』

『是的。你所看到的這些生物都是重塑的獸類，被造成了新型式的。我將畢生貢獻於

這個——生物的可塑性的研究。我研究了多年，逐漸獲得了知識。我看你是有點害怕了，可是我所告訴你的還不是新東西。在若干年來，這就是實驗解剖學的基本常識，不過沒有人有研究的胆量。我能夠變更的並非僅是一個動物的外形。生理學，生物的化學的律動也可以做得到因而造成一種經久的變形，關於這種例子，有的一定是為你所熟習的，像種痘與其它的生物或無生物的接種就都是的。輸血也是一種類似的手術，我當然是從這個題目開始的。這些都是熟習的手術。比較奇怪或者是更高級的是那些中世紀的醫生們的開刀術了。他們造成了侏儒，四肢殘廢的乞丐，展覽的怪物；他們的本領的一鱗半爪還流傳在年青的江湖醫生與走江湖賣解者的手術初步裏面。V・雨果在笑面人(L'Homme qui rit)中還留有記載。……也許現在的意思變得明白了。你現在可以開始看出這是可能的事了罷？在一個動物身上的一部份移植細胞到另外部份，或從一個動物移植於另一動物身上，這樣來變更它的化學反應與生長的方式，改變它的肢體的關節，自然還將它最內部的組織加以變化了。

「而且這一門奇怪的學術在我着手之前，也從不曾被現代的研究家作為一種目標系統地研究過！有一些是曾經在外科手術的最後方法中偶然觸到過的。大部份在你的腦

神經中時時再現的類似的迹象都被解釋得好像是意外事件——由暴君罪犯，犬馬飼養者和一切沒有受過敎育的笨手笨脚的人因爲匆遽之間本身的需要而造成的意外事件。我是第一個人利用了防腐解剖學和眞正科學上生長定律的知識來研究這個問題的。

『可是人家也許會想，這個問題過去是已經給別人祕密研究過了的。像暹羅雙生子那一類的生物。……在宗敎裁判的地下室中。無疑的，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刑罰的藝術化，不過至少這些宗敎裁判官中有的人是會感到一種科學上的好奇心的。……』

『但是，』我說。『這些傢伙——這些獸類能說話……』

他說這正是事實，並且進一步指出活體解剖的可能並不僅只止步於生理的變態。一隻猪也許是可以訓練的。心理組織也許比了身體的組成更少定性。在我們的發展中的催眠學中，我們已經得到這樣的肯定，用新的觀念代替固有的直覺和將固有的意念加以移植或替換的可能性是有的。所謂倫理敎育是一種本能的人工改造與曲解的事實是千眞萬確的；還有，好勇鬥狠的本性加以訓練後成爲自我犧牲的勇氣，被壓抑的性感就成爲宗敎情緒。人類與猴子的大分別在喉頭，他說，分別在於猴子不能清楚的鑄成寄託思想的不同的音節的符號。這一點我不能與他表示同意。他帶了一點無理不去理會我的意思。他重

複述說事情是這樣的，又繼續談起他的工作來了。

可是我問他爲什麼選取人類的體型做爲標本。當時我認爲這個選擇是一種奇特的罪惡，直至現在，我依然是這麼想的。

他聲明他的選擇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我也同樣可以嘗試將山羊變爲駱馬，駱馬變爲山羊的。我是這麼想，當訴諸意想的技巧時，一些人類的形態要比任何獸類的來得有力。可是我並不曾將自己局處於人的改造的範圍裏面。有一次或者兩次……』他沉默了大約一分鐘。『這些年呀，是怎麼過去的！現在我爲了救你的性命又荒廢了一整天的光陰，現在爲了解釋自己又費去了一小時！』

『但是，』我說，『我還是不能了解。你使它們受這些痛楚的理由又在那裏？在我看來，活體解剖的唯一辯解不過是有一些實用而已。——』

『一點也不錯。』他說。『不過，你看我的天賦是不同的。我們的立場不同，而你却是一個實利主義者。』

『我不是一個實利主義者。』我開始激動了。

『照我看——照我的看法。因爲使我們意見分岐的只不過是這個痛楚的問題。當耳

聞目見的痛楚使你困惱，當你自己的痛楚逼着你，當你認爲痛楚是犯罪的主因，當此之際，我告訴你，你就是一個獸類，對於一個獸類的感覺覺得淸楚一點罷。這種痛楚——』

對於這種牽强附會的詭辯我不耐煩地聳了聳肩。

『哼！可是這眞是一樁小事情咧。如果對科學的教示有開明的接受的雅量就一定得將這看做一樁小事情的。也許除了在這個小小的行星裏面，在宇宙間的一粒微塵之中，在到最近的星球之間遙遠的程途裏的渺茫中——也許我是說，更沒有什麼地方有這個叫做痛楚的東西存在。可是我們所摸索着尋求着的法則。可是爲什麼，卽使是在這個地球上面，在生物中間，又有什麼痛楚呢？』

他一面說一面可從袋裏拿出一把小鉛筆刀來，打開了刀鋒，移動着椅子，一直到我可以看見了他的大腿。從容地選了一個地方，把刀割進腿去，再拔了出來。

『你無疑是早已看見過這個的了。一點都沒有什麼。這說明了什麼呢？肌肉裏面是並不需要對痛楚的感覺的，而痛楚也不存在於那裏；在皮膚裏少少需要一點痛楚，而只有在大腿上的這裏那裏是可以感覺到痛楚的地方。痛楚只不過是我們的一種固有的醫學顧問，它警告我們刺激我們。所有的活的肌肉都不會感覺痛楚的，所有的神經也都不，卽使所

有的知覺神經也都不的。在視神經的感覺中是沒有痛楚的痕迹，眞正的痛楚的。假使你的視神經受傷，你只是感到有一片片光閃閃過，正如聽覺神經患病的結果是耳邊營營作聲一般。植物是沒有痛楚的感覺的；下級生物——很可能像海盤車．龍蝦這種動物不會感到痛楚。至於人類呢，他們愈是有智慧，便對自身的福利愈爲敏感，也就愈不需要使他們免於危害的刺激了。我還從來沒有聽到有過或早或遲不是爲進化所淘汰的廢物。你聽到過嗎？而痛楚逐漸變爲不需要了。

『我成了一個宗教的信徒，卜倫狄克，每一個頭腦健全的人都會如此的。也許是如我所幻想的，關於這個世界的創造者的行逕，我看得比你多，——因爲我尋求到了他的規律，用我自己的方法，作畢生的研究，而你呢，我明白，是在收集着蝴蝶罷了。我還跟你講，快樂與痛楚和天堂地獄是漠不相關的。快樂與痛楚，哼！你們神學家的陶醉除了極樂的女神外又是什麼呢？男人和女人們存積快樂與痛楚的地方就正是他們具有獸性的標識，指示了他們是從野獸進化而來的，痛楚！痛楚與快樂，——只有當我們在塵世掙扎的時候才存在。……

『你看，我就『照了自然的發展作我的研究的。這是我所知的研究進展的唯一的途

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想出了幾種解釋的方法，這樣我又得到了——一個新的問題。這個可能嗎，那個可能嗎?你不能想像這對一個研究者的意義，是怎樣的智慧的熱情生長在他的身上呀。你不能想像這種智慧的熱情的奇異的純淨的悅樂。你面前的東西不再是一個野獸，一個動物，而是一個問題。同情的痛楚——關於它，我所知道的僅是多年以前我常常感到痛苦的東西。我需要——這是我所需要的唯一的東西，是找出一個生物的可塑性的最大限度。』

『但是，』我說，『這是一件討厭的事物咧!』

『直至今日為止，我不曾感到有關這事的倫理學上的煩惱。研究自然使一個人最後像自然一樣的冷酷。我這樣繼續下去，除了我所追求的問題以外，對什麽都不介意，材料逐漸到了那邊的小屋裏去。……離開我們初來此地，大約有十一年了，我和孟高梅立，還有六個堪那加人。我記得這島上的沉靜的綠色，四周的空闊的海，就和昨天一樣。這地方就像是在等候着我的一樣。

『物資運上岸來，房子造了起來。堪那加人在峽谷左近建築了些住處。我在這兒開始工作研究着我所帶來的東西。起初發生了一些不快意的事。開始是一隻山羊，我的解剖刀

一滑，在開始一天半以後就弄死了它；我又弄第二個山羊，將它弄成了又痛楚又驚怖，包紮之後我將它扔在一旁讓它自己去復原。我完成了這工作以後，它在我看來倒很人化了，但是當我走近了它時我又失望了；它還記得我，下意識的驚怖着，這還是山羊的本性。我愈看它，它愈拙劣，最後，我讓它解除了痛苦。這些沒有勇氣的獸類，這些動輒害怕給痛楚追着的傢伙，沒有一點面向折磨的勇氣——它們對於改造成人的工作是不適宜的。

『這時我選了我所養的一個大猩猩，在它身上加上十二分的小心，征服了重重的困難，我造成了我的第一個人。有一個星期之久，我夜以繼日的訓練它。在它，主要的只有腦子是需要塑造的；有很多需要增加的，也有許多需要更換。當我施行手術時，我想它應該是尼格魯型的很好的標本，它睡在那裏，綁了繃帶，手足被縛着，在我面前一動也不動。當我覺得它的生命已可無虞的時候才離開了它，走進屋子一看，才看見孟高梅立就和你現在的神情一樣。他聽見了這東西逐漸轉變成人時候的喊聲，就和使你異常吃驚的那種喊聲相同的一種。最初我還不當他是自己人，而那些堪那加人，同樣地，對這事也有些曉得了。他們一看見我怕得失去了理智，我說服了孟高梅立——成了同路人，但是我和他有着一個最困難的任務就是防止堪那加人的逃亡。最後他們逃亡了，我們就這樣失去了我們的快艇。我

花了不少日子的時間去訓練這傢伙——一起我訓練了三四個月。我教他初級英語，教他數數的意念，就是字母也教他讀了。但是對這種文字的學習他是非常遲鈍的——雖然我還遇到過比他還要笨的白癡、他頭腦裏面開始時是一張白紙；他的記憶裏沒有一點自己過去經歷的影子。當他的創傷差不多全愈了以後，他變得只是痛苦和頑强，可以稍講一點話了，我帶他出去，當做一個有趣的無票乘船者介紹給那些堪那加人。

『最初他們對他非常害怕，不知道爲什麽——這很使我生氣，因爲我對他期望很高——不過他的作風看起來是那麽的溫和，而他又是那麽的卑賤，過了一些時候，他們漸能與他相處，並且着手給他以教育了。他學習的進步很快，很能模仿也很能接受，自己造了一座很好的小屋，照我看來，要比他們自己的小破房子好得多了。在他們中間的一個，有些像傳教師的，他教它認字，至少是認出字母來，又教它一點初步的倫理學，不過看來獸類的習慣是並非全部都能接受的。

『我擺脫了工作休息了一些日子，想把整個的經過寫一個報告，想喚醒英國的生理學界加以注意。我又看到了他蹲在椅上白逗着他的兩個堪那加人嘰咕地說着話。我警嚇他，告訴他這種動作是不像人所作的，激起了他的羞恥心，然後到了這裏決定了在我將我

的工作成績帶回英國之前要做得好一些。我眞的曾經一度做得挺好；可是不知如何，這傢伙又退回到老樣子去了，那種頑强的獸性又滋長起來，一天一天，又回到原樣了。……我還是想再造成好的成績。我是想克服這困難。這個美洲獅……

『但是這是經過的情形。所有的堪那加人現在都死了。一個從船上跌到了水裏去，一個腳碰傷了又受了一種樹汁的毒死了。三個駕了快艇逃走，我猜想，也希望都淹死了。另一個……給弄死了。好——我却找到了代替他們的。孟高梅立的行逕起初很像你的樣子，後來……』

『那另一個倒底是怎麼樣了？』我嚴厲的質問。——『那個給弄死了的堪那加人？』

『事實是，當我造成了一批人之後，我做了一件事——』他又囁嚅不說了。

『怎麼樣？』我說。

『它是給弄死了。』

『我不明白，』我說；『你是說……』

『它將堪那加人殺死了——是的。它還弄死了它捉到的一些別的。我們搜尋了它兩天。意外地給它逃掉了——我想它是不會跑掉的。這件事還沒有了結。這完全是一種實驗。

它是沒有四肢的一種東西，有一個可怕的臉，在地上像蛇一般地扭着的。它是異常的壯實但是陷入一種極端易怒的痛苦中，它的行動就像海豚游泳一樣的滾着。它在森林裏隱伏了一陣子，碰到什麼都給什麼帶來了災害，一直等到我們開始捕捉它，它就又逃到了島的北部去了。我們分隊逼近了它。孟高梅立堅持着同我一道。這個人有一支步槍，當他的身體被發現的時候，槍管中的一根已被彎曲成了S形，他身體也幾乎被咬斷了。……孟高梅立打了它一槍。……這以後我就執着於人性的創造——只除掉小動物以外。』

他變得沉默了。我在靜寂之中望着他的臉。

『這樣整整的二十年——連在英國的九年在內——我一直繼續下去，而在我每一件工作中總還有些地方使我失敗使我不滿足，刺激着我繼續努力。有時我達到比我的水準更高的地步，有時降低了，可是我永遠夠不到我所夢想着的東西。人類的外形現在我可能做到，差不多很容易，因而它是柔和而高貴的，或者是厚重的堅强的；可是在手與爪上却總有問題——我還不敢放手去造成痛苦的東西。但是就在精細的培植上與重新造型上必須觸及的腦子的部分有着我的困難。智慧常常是低劣的，不可計量的空虛，不可預期的缺漏。最使我不能滿意的是總有那麼一點我不能達到，有那麼一個地方——我不能指出

是那兒——在情感的根株的地方。破壞人情的熱望，直覺與慾求，一種奇異的隱祕的蘊藏，一旦突然爆發，生物的全身就會全部泛濫了憤怒，仇恨或是恐懼。當你一開始觀察我的這批人的時候，你會覺得他們是奇特而憂愁的，可是在我看來，在我造成了他們以後，他們全是不折不扣的人類了。後來我再觀察的時候，我的信念消失了。開始是有一個的獸性發露了，接着就又是另一個，獸性畢露地向我凝視着。……不過我是還打算征服這種困難的。每一次我將一個活生生的生物沉入燃燒着的痛楚中時，我總是說這一回我得將它所有的獸性給燒成灰，這一次我得造成一個像我自己一般的正常的人。到底，十年又算什麽呢？人類製造的過程已經有十萬年了。

他沉鬱地思索着。『不過我的工作逐漸達到堅定的地步了，我的這個美洲獅，……』經過一度沉寂『它們又恢復原狀了。我的手剛從他們的身上拿開，那獸性就又慢慢地恢復了，又慢慢開始發展了。……』

又是一個長長的沉寂。

『接着你就把你所造成的那一批東西都關在那些洞裏去了？』我說。

『他們自己去的。當我發現它們中間的獸性存在時，就將他們趕了出去。他們就在那

裏徘徊着了。他們全都怕着這座房子和我。在那兒他們都帶着一種人類的假面，孟高梅立知道得很清楚，因爲他在它們中間混過。他將它們中間的一兩個加以訓練聽我們使喚。他對這事很感到羞愧，可是我想他對其中的一些是有着好感的。這是他的事與我無關。他們使我不舒服的只是那一種失敗的感覺而已。我對它們並不發生興趣，我想他們是照着堪那加傳道師所指出來的一條路發展着的，在正常生活中又帶着笨相——可憐的獸類呀！他們有一種叫做規例的事物。唱着『你全部的』一類的讚美歌。他們自己建造了自己的洞窟，採集果實拔去野草——甚至還成婚。可是我看穿了這一套，看透了他們的靈魂，除了獸性之外什麼也看不到。將近毀滅的靈魂——憤怒，還有求生的慾望滿足它們自己於……可是，這眞可笑。複雜的很，像其餘的生物一般。他們中間有一種向上的努力，一部份是空虛的，一部份是性感的浪費，另一部份是浪費了的好奇心。這些只是使我覺得可笑。……我對那個美洲獅却還抱着期望。我在她的頭腦部份很費了不少力氣。……

『現在，』他說，經過長時的沉寂他站了起來，在沉寂中間我們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情。

『你在想什麼？你還怕我嗎？』

我看着他，只看見一個白面孔白頭髮的人，跟一付沉着的眼睛。可是看看他那雍容的

姿態，他那份安靜與莊嚴的儀表所構成的神氣，卽使是置身於一百個養尊處優的上年紀的紳士之中也是毫無不合的。我戰慄了。當我囘答他第二個問題的時候，我一隻手拿了一支左輪槍遞了給他。

『留着吧，』他說，隨着打了一個哈欠。他站了起來，向我一望隨卽一笑。『你這兩整天可夠受的了，』他說。『我想還是睡一覺罷。我很高興一切都解決了。晚安。』

他又研究了我一下，就從裏邊的門走出去了。我馬上就將外面的門落了鎖。

我再坐將下來，呆呆地坐了一歇，我的情緒，精神與體力都支持不住了，關於他爲什麼要離開我的一點，再也沒有精力去想了。黑窗戶像一隻眼睛似的瞪着我。最後，我費了點力氣關上燈，跳進弔牀裏去。我很快地就睡去了。

第十五章

我很早就醒了。我一醒就又清楚而確實地記起了莫洛的一套解釋。我跳出吊牀走到門前去看看門是不是眞的上了鎖。又看看窗拴，也扣得牢牢的。這批人樣的傢伙實實在在是獸性的怪物，只是可笑的僞裝的人，它們很可能弄出點什麼花樣來，這種不安的疑懼充滿了我，我簡直比了任何有所爲的恐懼還要壞得多。敲門聲響了一下，我聽見了曼林的黏滯的聲音。我將一柄左輪藏在袋裏（一隻手摸着槍）把門開開了。

『早晨好，老爺!』他說，在照例的蔬食早點之外還拿了一隻燒得很壞的兔子。孟高梅立跟了他，他的轉動着的眼睛落到了我的手臂上，他輕蔑的笑了笑。

這一天美洲獅在養息；可是孤僻慣了的莫洛却不曾和我們在一起。我和孟高梅立談天，企圖淸除頭腦裏關於這些獸類的生活方式的問題。我特別急於知道怎樣可以使這些

非人類的惡魔不向莫洛與孟高梅立襲擊，或它們自己之間不起爭吵。

他告訴我是因爲這些怪物的理解力的限制，他與莫洛才能有相當的安全。即使它們的智力逐漸增長，它們的獸性有着復活的趨向，莫洛在它們的頭腦中注入了某種固定意識，這就完全限制了它們的想像力。它們實際上是被催眠了的，告訴了它們什麼事是不可能的，什麼事不許做，這些戒條深深地印在它們的腦神經中，簡直絕無不服與辯論抵抗的餘地。可是在有些事上，它們的舊有的觀念與莫洛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那就不十分穩定了。有那麼一套稱爲法律的敎條——我早已聽它們背誦過了的——在它們的頭腦裏和根深柢固的難制的獸性衝動戰鬭着。這些爲它們所不斷複誦着的法律，我看出來，也是——經常地失效的。孟高梅立和莫洛兩個人都担着十分的心思，不讓它們得知血的味道。它們對那種香味所能引起的不可避免的一切是非常提懼的。

孟高梅立告訴我，當夜幕下降的時候，那些敎條就奇怪地失了效用——這情形尤其是在這些陰險的野人裏來得顯著，因爲在這種時候，獸性是最濃的。薄暮的時光，一種冒險的企望躍然欲動，在白天它們連作夢都不敢的事情這時也頗想一試了。這就是在我初來的那個晚上被那個豹人提了跑的道理了。可是在我居留的前期中它們僅不過是偷偷地

破壞着這些法律，也只有在日落以後的時候如此；而在白天，對這些形形色色的戒律，倒還充滿着一般的崇敬的氣氛。

也許我得講一點有關這個島與這批野人的一般的情況。有着不規律的輪廓，位於寬闊的海的低處的這個島的總面積我想大約有七八方哩。本質是火山岩，三面邊緣都是珊瑚礁。在北面是一些火山口，一處溫泉，是多少年前造成它的自然力量的唯一遺跡了。不時可以感到輕微的地震，一陣蒸氣的氣流，有時也會釀成一片高高的煙層。我所能講的也僅止於此了。孟高梅立還告訴過我，這島上的生物，莫洛的神奇的藝術產品，大約有六十多個。那些隱伏在草叢裏而未成人形的並未計算在內。他一起製造了大約有一百二十個左右，不過有很多是已經死掉了；而其餘的，就像他跟我說過的那沒有脚的東西，結果也都是異常悽慘的。我曾經問過孟高梅立，他的回答是它們大抵都傳了代，可是這些後裔也終於不免死掉。所期望着的具有人的特徵的生物簡直沒有存在的根據。當它們活着的時候，莫洛將它們提來加上了人類的外型。女性要較男性爲少，雖然法律中規定了一夫一妻的制度，可是暗中女性還是遭受迫害的。

要讓我仔細描寫這批野人是不大可能的。——我的眼睛不曾受過仔細觀察的訓練

——還有不愉快的事是我不能速寫。關於它們的外形，最觸目的一點是它們的腿與身部的不成比例；還有——我們對於漂亮的看法是並非絕對的——我的眼睛對它們那種怪相漸趨習慣，後來竟爲它們所征服，反而覺得自己的長腿不順眼了。還有一點是那向前突出的頭部，與那臃腫的非人型的脊骨。即使是猿人也缺乏那使人類外型美化向前弓着的背脊。有不少的肩頭塊然隆起，短短的小臂無力地左右下垂。生了毛髮的不大看見——至少，直到我島居的最後都是如此的。

其次外形上顯著的特異是在它們的臉部，它們幾乎都是下顎突出的，耳部也都是畸形的，大而隆起的鼻子，濃而剛硬的頭髮，常常是顏色奇怪或是部位不正的眼睛。沒有一個會笑，雖然猿人會發出一種不愉快的齜牙苦笑。除了這些一般的特點，它們的頭部是彼此各異的；每一個都具有顯示牠自己的族類的特徵：人類的外型是變掉了，却並未能掩蓋了它們的豹，牛，豬或其他用以變形的獸類的本來面目。同樣的，它們的聲音也彼此大不相同。手總是畸形化了的；雖然它們有一些出於意料的人性化使我驚異，可是它們的全部的手指的數目都有殘短，指甲臃腫，沒有任何觸覺的感應。

獸人之中最可怕的兩個是我的豹人和一個用澳洲虎與豚豕造成的東西。比這兩個

大一些的是把小船拉進了口的三個牛種生物。再其次就輪到了銀髮人，他也就是那個宣讀法律的人，曼林，還有一個由猿和羊改造成的有如薩提爾的生物。❶還有三個男性的豕人，一個女性的豕人，一個犀馬人，以及一些爲我所不能斷定其來源的女性生物。還有不少狼人，一個熊牛人，和一個聖伯拉爾的犬人。關於猿人我已經描寫過了，還有一個由牝狐與熊改造成的老女人是開始就爲我所特別痛恨着的（它是還有着一種魔鬼的氣味的。）據說她是一個法律的忠誠的信徒。比較小一些的生物則包括了一些有着斑紋的小東西和我那個的小小的遲鈍的傢伙。

起初，我對這些野人有着一種震顫的恐怖，極深切地感到牠們還未脫獸性的事實，可是不知如何我對於它們的思想有一點習慣了，這以後，我更被孟高梅立對它們的態度所影響了。他爲了與它們相處日久以至使他將它們認做了正常的人類——他在倫敦住過的一個時期在他看來是一段光榮的不可再來的經歷。只有一次在一年左右以後他到了阿里加，是去和莫洛的一個代理人接洽事務，那代理人是那裏的一個販賣畜類的人。在那個住了西班牙混血種的水手的村落中間，他絕難看到高級的開化了的人類。他曾經對我

❶Satyr——希臘神話中半人半羊的神。

說過，他對那些船上的人的印象之奇特正像我對這些野人的印象一樣——腿是出奇的長，面部平平，前額隆起，舉動可疑，行動可畏，有着一副冷心腸。事實上，他對人類並無好感。他的對我親熱，由他看來，只不過是因爲他曾經救過我的性命而已。

這時我甚至如此涉想，他對有些變形的野人偷偷地寄與善意，對它們的行動也濫予同情，這些情形他起初是想瞞着我的。

他那個黑臉的僕人，爲我所遇見的第一個野人的曼林，並不與的其餘的島上野人住在一起，而是住在閣樓後面的一所小窩棚裏面的。它不及猿人的聰明，但是却更馴良，也是在所有的野人之中最像人樣的，因而孟高梅立就加以訓練，使它燒飯作菜，自然還清除地方上所需要的一些小廁所。它是莫洛的可怕的技術的一件複雜的成功製作，一隻熊，又添上了狗與牡牛的成份，也是在所有的野人之中最苦心經營成功的一個了。它對孟高梅立有一種出奇的親切與忠誠；有時他注意及此，於是就拍着它，一半開玩笑地叫着它的渾名，使它大爲高興而手舞足蹈了；可是有時他也虐待它，尤其是在吃了威士忌之後，足踢，拳打，用小石塊與點着的大頭火柴向它投擲。可是不管優待或虐待，它却總是依於他的身旁不去，以爲沒有比這再好的事了。

我曾經說過我是逐漸習慣於和這些野人共處了，爲我所認爲反常可厭的若干行逕很快地使我覺得都是正常的了。我想所有存在着的事物都是受着我們周圍的一般的氣氛的影響的：莫洛與孟高梅立的成爲過於特殊而突出的例子使我對人性的大體的認識更爲明確。我觀察一個辛勤繁殖田地的牛人，我於是努力回想它與一些利用機械耕田的眞的農人的分別是在那裏；我或則看到狐熊型的女人的狡猾善變的面孔，它的那種機巧善變的臉眞的是奇異的人性化了，甚至使我懷疑是在什麼城市中的小街上遇到過這種面孔的。

可是無可辯駁的，時時我又會碰到野獸的突然出現。有一個極醜陋的人，顯然的一個駝背的野蠻人，在一個洞窟的出口處蹲踞着，伸了手臂在打哈欠，猛然可驚地露着剪刀似的門牙和一排犬牙，尖銳發光有如一排小刀。或則在一些狹窄的過道中，偶爾冒險一窺那些纏滿了白繃帶的柔和的女性們的眼色，我一看見她們的切縫似的瞳子，馬上就感到了一種痙攣的退拒；或者向下望去，注意着她的彎曲的指甲，她正將這彎曲的指甲攫住身旁的用布包起來的、一堆東西。順便我還要提到一件不易說明的奇怪的事情，這些不可思議的生物——我是說那些女性——在我初來的那些日子中卽已注意到她們可厭的臃腫，

於是就對她們外面的服裝的端整付予了較人類尤甚的關心。

第十六章

我的對寫作的一無經驗害了我，我離開了我的故事的線索。當我和孟高梅立吃完早點以後，他帶我走過島去看火山噴口和溫泉的發源地，就是在前一天我在無意中所發現的那條灼燙的泉水的源泉。我倆都帶着鞭子和上了子彈的手槍。當我們穿過路上一個茂密森林的時候，我們聽見了一隻兔子的尖銳的叫聲。我們止步細聽，可是再也聽不見什麼了；我們馬上繼續走去，並未留心這個偶然的事件。孟高梅立讓我注意一些有着長長的後腿的，在草叢中跳躍着的小小的紅色動物。他告訴我這些就是爲莫洛所製造出來的野人們的後裔。他曾經設想這些是可以當作肉吃的，可是爲了只有兔子才有吃掉它們的小兔子的習慣，這樣，才打消了這種企圖，我是早已看到過這種生物的了，一回是在逃避豹人的追趕的有月亮的晚上，還有一回是前一天我被莫洛追蹤的一次。巧得很，一個因爲躲避我

們而跳起來的東西跌進了爲風吹倒的大樹根株留下的洞裏了，在它逃掉以前我們設法來捉住它。它像貓在發怒時一般地叫着，用它的後腿亂搔着地和踢着，還企圖用嘴來咬，可是它的牙齒太弱了，只能咬一個不感痛癢的牙印。我看這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小東西，照孟高梅立的解釋，它在地下作窠時從不毀害草皮，習慣上也異常潔淨。我不禁幻想，在紳士們的花園裏，它是大可取家兔的地位而代之的。

在路上我們還看見一棵樹的樹幹上樹皮一條條的剝落下來，還有着深深的裂痕。孟高梅立使我注意這個。『不許用手爪剝樹皮，這是法律，』他說。『他們裏邊有些是很看重這一條的！』我想大約是在這以後，我們遇見了薩堤爾和猿人。薩堤爾是莫洛的意念中的古典記憶的表現，它的面孔上的表露很像綿羊——是希伯來的粗綿羊式——它的聲音是一種粗礪的羊鳴，它的殘忍的舉動有如魔鬼。當它經過我們面前時正抱着咬一個帶殼的果子。它們兩個都向孟高梅立行禮。

『歡迎，』它們說，『向另外拿鞭子的一位歡迎！』它們說。

『現在有鞭子的人又添了第三位了，』孟高梅立說。『你們要注意了！』

『他不是改造成的嗎？』猿人說。『他說——他說他是給改造成的。』

薩堤爾人奇怪地望着我。『第三個有鞭子的人，他，他就是走到海裏去的那個人，有一個瘦瘦的白臉。』

『他有一根細長的鞭子，』孟高梅立說。

『昨天他流了血還哭了的，』薩堤爾說。『你是從不想像也從不哭泣的。老爺是從不想像也從不哭泣的。』

『賤人！』孟高梅立說。『你要是不爭事留心就該你受傷哭泣了。』

『他有五根手指；他跟我一樣都是五指人，』猿人說。

『走罷，卜倫狄克，』孟高梅立說，捉住我的手臂，我就跟他一起走了。

薩堤爾與猿人站着看着我們彼此交換着什麼別的意見。

『他不曾說話，』薩堤爾說。『人類是有聲音的咧。』

『昨天他還問過我有東西吃沒有，』猿人說。『他不知道。』接着他們又低聲說了些什麼，我聽見薩堤爾在笑了。

當我們走回來時碰上了兔子的屍體。這可憐的小東西的赤紅的身體給分成了好幾塊，好幾根肋骨露在外面發着白色，脊骨不用說是給齧掉了的。

孟高梅立看見以後就停了下來。『老天爺！』他說，彎下身去檢起了幾根破碎了的脊椎骨更仔細地檢查着。『老天爺！』他又重復了一句，『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這該是在你那一批肉食動物裏面，有的又犯了舊癮，』靜默了一下以後我說。『這根背脊骨簡直是給咬穿了的。』

他站在那裏瞪着，面孔白白嘴巴歪斜。『我不喜歡這個，』他慢慢的說。

『這類的事我是看見過的，』我說，『就在我剛來的那一天。』

『你眞該死！那是什麼呀？』

『一隻給扭斷了頭的兔子。』

『就在你剛來的那一天？』

『就是在我剛來的那一天晚上我出去的時候，在後面的草窠子裏面看見的。腦袋是整個兒給扭掉了。』

他低低的吹了一聲口哨。

『還有咧，這是哪個傢伙幹的我心裏也有數。這只是一種猜疑，你知道。在我看見那個兔子之前，我看見你們那批怪物裏邊的一個在小河裏喝水。』

『是吸着水的嗎？』

『是的。』

『不許吸着水喝；這是法律。有很多野人心裏是有這種法律的，呃，——在莫洛不在的時候？』

『追我的也就是這個野人。』

『自然』孟高梅立說；『肉食動物就是這樣的。它們弄死了什麼以後，就想喝了。這就是嗜血癖，你是知道的。』

『這野人是怎麼一種樣子的？』他問了。『你還能再認得出他來嗎？』他朝我們望了一下，蹲在死兔的屍體上面，他的眼睛在我們周圍的樹林中隱伏着的綠色的蔭影裏轉來轉去。『嗜血癖呀，』他重複了一遍。

他拿出了手槍，檢查了槍裏邊的子彈夾，又重新裝好。這時他就又開始抽動着他的下垂的嘴唇了。

『我準會再找着那個野人的，我把它給嚇壞了，它的前額準是給打出過好樣兒來的。』

『可是我們得證明把兔子給弄死了的是它，』孟高梅立說。『我希望我從未帶它們到這裏來過。』

我本來可以繼續前進，可是他却站在那裏苦痛地想着那個被肢解了的兔子。於是我就走開來，一直走到看不見兔子的屍體的地方。

『走啊！』我說。

他突然醒轉向我走來。『你看，』他說，幾乎是用了一種聽不清楚的耳語。『它們本來都該有一種不吃任何在地上跑着的動物的信念的。可是有一個野人偶然嘗到了血的味道，……』

我們在沉默中走了一段路。『我真不知道可能發生過什麼事情，』他自言自語地說。過了一歇，他又說了；『那一天我幹了一樁傻事。我的那個僕人……我教了他怎樣將兔子剝皮，燒烤。真糟……我看見他舐他的手……我從未幹這種事的啊。』

接着：『我們必須停止這個。我得告訴莫洛。』

在我們回家的路上他簡直是念念不忘無暇他顧的。

莫洛對這事的看法比孟高梅立還要嚴重。不用說，我也受了他們的驚恐的傳染。『我

們得給它們一個懲處，』莫洛說。『照我想禍首一定是那個豹人。可是我們怎樣才能證明呢？我希望，孟高梅立，你把吃肉的味道保守得很祕密，不曾當做一件新鮮事在外面招搖。有一天我們也許就成了它們的盛饌。』

『我眞是個笨驢子。』孟高梅立說。『可是現在事已如此了，你也說過的，我可能闖亂子的，你知道。』

『我們得馬上弄明眞相。』莫洛說。『我想，假使有什麼事情發生，曼林總該能夠照顧他自己的吧？』

『我不能太相信曼林，』孟高梅立說。『我想我應該知道他的。』

這一天的下午，莫洛，孟高梅立，我自己，還有曼林穿過島到峽谷裏的小屋裏去。我們三個都是武裝了的。曼林帶了他用來劈柴的小斧子，還帶了幾圈線。莫洛有着一個大的牧牛人的號角背在肩上。『你將要看到一羣野人的集合，』孟高梅立說。『這是一個好看的場面。』在路上莫洛一句話也沒有說，可是他的大而發白的臉板得緊緊的。

我們穿過了峽谷，谷下面炎熱的小河冒着煙，穿過竹叢中的曲折的小路，一直走到一大片做地，做地上覆了一層黃色的什麼，我猜大概是硫磺。在一片亂草的高崗上面可以看到

海面在閃閃發光。我們走到了一片淺灘：好像一個天然的運動場的地方，我們四個在這裏停了下來。莫洛吹起了號角，這角聲打破了熱帶下午的沉睡一般的寂靜。他一定有着極強健的肺部。高音符的回音迴環漸高最後達到一種刺耳的强度。莫洛『啊！』了一聲以後就又讓這彎曲的樂器垂了下來。

立刻在黃色的竹林中有了聲響，而從暗綠的林蔭中傳出的聲音說明了這就是前一天我跑過的那一片沼澤。這時在硫磺地面的邊緣上，有三四處出現了野人們的笨拙的踪影，正在向我們奔來。當我看到了它們一個接着一個在草樹叢中出現蠕動在熱的地面上時眞禁不住一陣心悸。可是莫洛與孟高梅立却頗爲鎭靜地站在那裏，我也在他們身邊勉强支持着。第一個跑到的是薩堤爾，它的身型簡直奇怪得有些不近眞實了，它的脚跟還揚起了一陣陣的塵埃；跟着它在竹林中跑出來的是個粗野的由犀馬變成的傢伙，一邊走一邊嚼着草；再後面是一個女性的豕人和兩個女性的狼人；消瘦的面龐上點綴了一對赤紅的眼睛的狐熊人妖，後面又隨了另外的一羣——它們全是急忙地趕了來的。當它們向前移過來時，它們個別地向莫洛阿諛起來，嘴裏念念有詞，念的是那些法律的後半部的零碎片段：『他是傷害的手，他是赦免的手，』這一類的詞兒。

它們一進到大約三十碼光景時便停止，雙膝下跪四肘俯伏，開始在頭上投擲着白粉。

假使可能時你可以想像這種情景。我們這三位怪人，加上我們的那位不成樣的黑臉僕人，在發亮的藍天底下，廣闊的鋪滿了陽光的黃沙的地上站着，周圍圍了一圈踡伏着的奇形怪狀的東西，有些除了舉止行動狡猾之外大體上很像人類，有些像是殘廢者，有些的那種怪相簡直像是在我們的怪夢裏而出現的人物。遠處一邊是竹林的邊緣，一邊是密密的棕櫚樹，在我們與峽谷之間隔着茅屋，北面則是朦朧一片的太平洋。

『六十二，六十三，』莫洛在數着。『還有四個。』

『我沒有看到豹人，』我說。

突然莫洛又吹起了號角，角聲起處野人們在塵埃裏匍匐轉動。這時豹人偷偷地從竹林裏出來，彎着腰靠近了地面，想走進莫洛身後攪起了滾滾塵埃的那一羣裏去。我看見它的頭上有受傷的痕跡。野人中最後才來的是那個小猿人。那些早已來到，匍匐禮拜得燥熱而不奈煩的獸類，恨恨地望着它。

『休息，』莫洛說，聲音堅決而高，獸類們坐下來停止了膜拜休息了。

『宣誦法律的人在那裏？』莫洛說，那個一身毛的灰色怪物俯伏着面部俯在地面上。

『宣誦條文，』莫洛說，立刻它們全都跪了起來，身體向左右搖擺着，用手揚起了硫磺的粉屑，先用左手揚起了一把灰，再接着用右手揚，又開始唱起它們的奇怪的一問一答的祈禱文來了。

當它們念到『不許吃肉類和魚；這是法律。』的時候，莫洛伸出了他的瘦長而發白的手臂。『停！』他喊，立刻全體都陷入絕對的靜寂了。

我想它們大概全都明白也都害怕着這將要發生的事。我看了一遍它們的奇怪的面部。當我看見了它們的閃避着的行動，和它們的發亮的眼睛裏面的畏懼神情時，我對我的一度曾經認為它們是人類的信念簡直覺得有些不可思議了。

『法律被觸犯了，』莫洛說。

『沒有人能逃掉的，』聲音從那個銀灰頭髮沒有面孔的傢伙那兒發出來。『沒有人能逃掉的，』一個跪下來的野人跟着複誦。

『是那一個？』莫洛喊，一面響着鞭子，從它們的臉上看過去。我看那個虎豕有點害怕，豹人也有點虛心。莫洛停了下來，面對了那被受不盡的折磨的記憶所嚇怕了而向莫洛諂媚的傢伙望着。『是那一個？』莫洛用了雷似的聲音重複了一遍。

『那一個破壞了法律就是魔鬼!』那個法律的宣諭者背了出來。

莫洛釘了豹人的眼睛望，好像要將它身體裏的靈魂兒抽出來似的。

『那一個要是破壞了法律——』莫洛說，眼睛放開了那個諂媚的傢伙，而轉向了我們。我聽出來他的聲音裏帶着喜悅。『——就囘到地獄裏去，』大伙兒隨着一起嚷:『囘到地獄裏去，嘁，老爺!』

『囘到地獄裏去——囘到地獄裏去，』猿人也照樣哼哼，就好像這句子對它滿有甜味。

『你聽見了沒有?』莫洛說，又囘身對準了罪人，『我的朋友……哈囉!』

那個豹人，逃開了莫洛的眼睛以後，就直站了起來，現在是眼睛冒火兒，惡的長牙從彎曲的嘴脣下面露出，向那個折磨它的人奔了來。我很明白只有不能忍受的恐懼所造成的瘋狂才是造成它的攻擊的因素。圍了我們的整個圈子裏面大約六十左右數目的獸類好像都站了起來。我拔出了我的手槍。他們兩個已經衝突起來了。我看見莫洛在豹人的一擊之下向後面搖搖欲倒。四圍起了一陣憤怒的呼號。每一個都在迅速地轉動着。我當時判斷這準無疑是一種暴動。

豹人的憤怒的面影和我打了一個照面，曼林緊緊地跟隨着。我看見虎豕的黃眼睛露着激動的光，看它的樣子好像已經一半決定了向我衝過來。還有那個薩提爾，從虎豕的聳起的肩部後面向我瞪視着。我聽見了莫洛的槍聲了，看見有一條紅色的火光向暴動的一羣裏射去。整個的一羣好像在向槍彈火光的方向迴轉，而我自己好像是受了吸引力也攤過去了。一秒鐘以後我跑起來，成爲這樣一個騷亂叫囂的羣衆中的一份子，向逃走的豹人追了過去。

這是我能確定地報告的全部事實了。我看見了豹人向莫洛襲擊，接着是我周圍的所有的東西都在轉動着，一直等到我自己也夾在裏面向前跑去。

曼林領着頭，緊跟在逃亡者的後面。後面是女狐在大踏步地跟着追，它們的舌頭都伸了出來。那個猪變成的傢伙跟了跑，激動地尖聲號着，再後面是綁了白繃帶的兩個人牛。莫洛被一羣野人圍了向前趕，他的闊邊草帽給吹掉了，手裏拿着槍，纖長的白髮臨風飄蕩。虎豕亦步亦趨地在我旁邊跑着，它的狡猾的眼睛不時向我偷偷地望着，其餘的都隨在我們後面大踏步地叫喊着跟着。

豹人向長長的竹林裏鑽了進去，被分開的竹子向後彈來，正打在曼林的臉上。在後面

的我們趕到竹林前面時看見已經給我們踐踏出來一條道路。追趕着的行列在竹林中拖了大約四分之一哩長短，我們鑽進了前面的一片濃密的林子以後，行進被延緩了。雖然我們還是成羣地走了進去，樹葉彈在我們的臉上，長長的蔓草不是纏住了我們的脖子，就絆住了我們的脚跟，荊棘的尖刺穿進衣服鈎住了肉。

『他是爬進這裏面去的，』在我們緊前面的莫洛喘息着說。

『沒有人能逃掉的，』狼熊說，為了追捕而高興，它朝我笑着。

我們又在亂石堆中前進了，發現了我們所追趕着的東西就在前面，輕輕地爬着跑，回頭向我們嗅着。狼變的傢伙看見了這個快樂得大叫起來。這傢伙還穿著衣裳，並且，隔了一段距離，它的臉部看來還像一個人，可是看看它那四肢的動作却是異常狡猾的，而它那賊頭賊腦的下垂的肩部却無疑地是一個被追獵着的野獸。它跳過了一堆帶刺的有黃花的矮灌木，隱藏起來了。曼林跑到了半路的地方。

我們之中一大半已經不能保持開始追趕時的速度，跨起平穩的闊步來。我們穿過空地時，我看見追趕的隊伍已經由縱隊變成了一條線。虎豕仍舊緊跟着我，一面跑一面注意着我，不時粗聲地笑着，皺起了鼻子和嘴。

跑到了石灘邊上的豹人，它正向伸展出去的海峽逃生，這就是我來到這裏第一天夜裏它追趕我的那個海峽，鑽進矮灌木叢裏面去。可是孟高梅立却看穿了它的這個企圖，仍舊將它趕了回來。

就是這樣，喘息着，在石塊裏面亂轉，被荆棘刺着，給羊齒草所阻礙，我協助追捕那個破壞了法律的豹人，虎豕一面跑一面在我旁邊獰笑着。我搖擺着向前，頭暈暈的，我的心在向肋骨撞着，疲倦得要死，可是還是不敢放鬆地注意着行列，否則就會落了隊。不顧無已的疲勞和熱帶下午的酷熱，我還是蹣跚着前進。

末了，狩獵的熱狂鬆弛了。我們已經將這個惡魔趕到島的一個角落裏去。莫洛，手裏拿着鞭子，指揮了我們走成一條不規則的行列，我們現在慢慢地前進，一面走一面彼此高聲說笑，同時將對我們的獵物的包圍線緊縮起來。它潛伏着，無聲無影，藏在那天晚上我從它的追趕中逃掉的那堆矮灌木叢中。

『別動！』莫洛喊；『別動！』當隊伍的末梢繞過了草叢，將那傢伙圍了起來的時候。

『小心他突圍！』從叢樹後面傳來了孟高梅立的聲音。

我是站在灌木叢上面的斜坡上。莫洛和孟高梅立在下面的岸上搜尋着。我們在枝葉

交織的網裏慢慢地推進，這傢伙是一聲也不響的。

『回到地獄裏去，地獄裏，地獄裏！』猿人在喊着，在右面二十碼的地方。

當我聽見了那個以後，我寬恕了這可憐的傢伙和它傳給我的所有的恐懼。

我聽見了犀馬在我右面沉重地走，樹枝折斷與劃過空中的響聲。突然間，在綠色叢中，茂密的草葉下面半暗的陰影中，我看見了我們所欲獵取的東西。我停了下來。它儘可能地縮成了一堆，它的發亮的綠眼睛從它的肩部上面向我望着。

這在我或是一種矛盾——我不能解釋這事——可是現在，我看見了它是完全一個獸類的形態，它眼睛裏閃着光，它的不完整的人的臉孔爲恐怖改變了樣子，我再度明白了它的具有人性的事實。再過一會，其餘的追獵者都會看到它了，它一定無法抗拒而被捕，要在那地方又嘗受可怕的折磨了。我冒然地掏出了我的手槍，瞄準了它的一對爲恐怖所打擊了的眼睛的中間，開了槍。

當我這樣做時虎豕看見了它，一聲急叫全身撲了上去，將它的渴血的尖牙咬進它的脖子裏而去。野人們都一齊擁了來，我四周的樹木的濃密的枝葉被擠得搖擺着發出枝幹折裂的聲音來。一個接着一個的面孔探露了出來。

『不要弄死它，卜倫狄克！』莫洛喊着。『不要弄死它！』我看見他在彎着身子從高大的鳳尾草的根部鑽過來。

他立刻用鞭子將虎豕打開了，他和孟高梅立都想將這批受了驚的食肉的野人們，尤其是曼林，從那依然顫動着的軀體旁邊趕了開去。那個遍身生毛的灰東西從我的手臂下面鑽過來對着死體嗅着。其餘的獸類們，在它們的獸類的熱情鼓湧之下，都向我擠了來想靠近看得清楚些。

『該死，卜倫狄克！』莫洛說。『我是要活捉它的。』

『我很抱歉，』我說，雖然實際上並不如此。『這是當時的一時衝動。』我在一番努力與激動之後覺得有些難過。我轉身，在擁擠着的野人中間分出一條路來，單獨走上了通到岬面高處的坡上去。我聽見莫洛高喊着指揮了那三個纏了白布的牛人開始將屍體拉向水裏去了。

現在我是單獨一人，倒也覺得平安。野人們表現出一種對屍體十分人性的好奇心來。當牛人將屍體向海邊拉去時，它們一大羣跟在後面，一面向它嗅着一面嘴裏喃喃地說着什麼。我走到了岬頂，看着那三個牛人，在黃昏天空中它們的影子是黑黑的，它們將沉重的

死屍棄到海裏去，還有，在這個島上的生物的不可言說的無目的的生活的實感，像一陣海波一般，在我的頭腦中湧現了。在我下面的海邊的亂石中間，猿人，虎豕，和一些其它的野人們，圍了孟高梅立與莫洛站在那裏。它們全都異常激動，高聲念誦，表示它們對法律的忠誠。可是照我自己的想法，毫無疑問，虎豕對兔的被殺是涉有嫌疑的。我忽然有一種奇怪的念頭，除去線條的粗重，外形的可笑，這兒在我面前的是整個的人生的對照的小規模的再現，本能、理智、與命運的完整的交互作用表現在一種極簡單的型式之中。而豹人只是命該如此的倒了楣，而這就是分別的所在了。

可憐的野人！我開始看出來莫洛的殘酷的可鄙的一面。以前我不曾想過這些可憐的東西經過了莫洛的手以後所得到的痛苦與煩惱。那些天我只是因為現實的折磨而戰慄。現在看來，這卻是無關緊要的了。在以前它們是野獸的時候，它們的本性與環境十分和諧，過着生物所能有的快樂的生活。現在它們卻被拘束在人類的枷鎖裏面，生活在永不消逝的恐懼之中，為它們所不能懂的法律所煩擾；它們的偽裝人類的存在在一種極度痛苦之中開始，是一種長期的內部的纏繞，對莫洛的一種長期的恐懼——又是為了什麼呢？就是這種悖理的現象使我激動不寧了。

如果莫洛眞有過些微的理性的目的我也可以對他有一點點同情。我對痛苦的觀念並不是那麼的固執。如果他的動機是出於仇恨我也許能稍爲原諒他一點。可是他是那樣的不負責任，極度的無情。他的好奇心，他的狂妄，無目標的研究，趨使他前進，使這些東西墮入一年左右的痛苦的生活，困擾，盲目摸索，受苦；最後痛苦地死去。它們本身就夠悲慘了，固有的獸類的仇恨使它們彼此之間發生糾紛，法律又將它們從一種小小的激動和一種自然獸性的定命的結局中拉了回去。

在那些天裏面，我的對野人們的恐怖轉化爲對莫洛的個人的畏懼。我一定是陷入了一種病態的情况之中，極嚴重而又經久的，轉爲恐怖，在我的神經中留下了一種永遠的烙印。我必須自白，當我看到這世界遭受着這個島上的痛苦的紛亂時，我已經對牠的健全淸明失去了信心。一種黯淡的命運，一種空虛無情的機械方式，好像就剪裁構成了生存的網，而我，具有研究的熱心的莫洛，貪愛飮酒的孟高梅立，這些野人和它們的本能與精神上的枷鎖，在一連串無限錯綜的輪子下面，無情地必然地給扯碎弄毁了。但是這種情况並非立卽同時發生的。……我想我現在就提到這個不免有點太早了。

第十七章

過了不到六星期，我對莫洛的不爲人知的實驗除了深惡痛絕之外已經喪失了任何感情。我的惟一意圖就是離開我這個創造者的意象所構成的可怕的漫畫，回到可愛的良善的人羣裏去。我的同伴們，我就此分離了的，在我的記憶中開始形成一種牧歌似的特色和美麗。我和孟高梅立最初的交誼並未繼續增進。他的長久與人羣的隔絕，他的醉酒的隱惡，他對野人們的明顯的同情，都玷污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有好幾次我讓他一個人走進它們中間。我儘可能避免和它們交往，我停留在海岸上的時間逐漸增多，尋找從未發現過的救命的航船，直等到有一天，一件可怕的災禍降臨了，給我的周圍的一切換上了一種新面目。

這大約是在我登陸以後的第七八個星期——或許不那麼久，我想，雖然我從未給自

己添上計算時日的麻煩——這件災難發生了。這是在一個清早發生的——我想大約是六點鐘光景。我起身很早，已經吃過了早點，是給三個抬木頭進園牆裏來的野人吵醒的。

早餐以後我走到進門處站着點上了一根香煙享受清晨的朝爽。突然莫洛從園牆角落裏轉出來向我問候。他走過我的身邊，我聽見他在我後面開了鎖走進實驗室去。那時我對這地方厭惡已極，我覺木然，在我聽到美洲獅又在開始它苦難的一天的時候，簡直無動於中。它看到了它的迫害者以後發出了一聲尖叫，完全像一個盛怒的悍婦所做的一樣。

這時又出了什麼亂子。迄今爲止我還不明白這事的眞相。我聽見後面發出了一聲尖叫，什麼東西跌了下來，一個轉身一個可怕的面影向我襲來，不是人也不是獸，兇狠而發赭色的臉上帶了一條條紅赤的傷痕，滴着殷紅的血，沒有眼簾的眼睛像要冒出火來。我揮起手膀掩護自己，不料却一直衝了出去，使我的小臂折斷了。這個壯大的，身上包紮着棉花，飄散了的綳帶上染滿了血跡的怪物一跳就從我身上跳了過去，一直滾到了海灘上，想用我的折斷的手臂支持着坐起來，可是沒有成功。這時莫洛出現了，他的那厚重的臉部前額上流着血顯得更可怕了。他的一隻手裏拿着槍。他朝我一眼也不看，立刻趕去追美洲獅去了。

我試用另一隻手支持着坐了起來。那個混身包纏着的東西在前面沿了海岸大踏步

地逃去，莫洛在後面追着。她回回頭，看見了他，突然用了加倍的速度，直向樹叢跑去。她每一步都較他跨得大。我眼看着她跑進去了，莫洛斜次裏跑過去攔她，向她放了一槍，可是並沒有打中，而她却不見了。接着他也走進綠蔭裏去了。

我向他們凝視着，這時我覺得我的手臂上像火燒一般地痛了起來，我呻吟着倒了下去。孟高梅立穿好衣裳在門口出現了，他的手槍握在手裏。

『我的老天爺，卜倫狄克！』他說，尚未發現我已經受了傷。『那個野獸溜掉了！拔出了牆上的鐐梏。你看見他們了嗎？』這時他看見了我握着我的手臂，猛然問我，『怎麼回事？』

『我在門口處站着來着，』我說。

他走了近來握了我的手臂。『袖子上有血，』他說，把法蘭絨內衣捲了起來。他把槍放在衣袋裏，痛苦地檢視我的手臂，扶了我進去。『你的手臂斷了。』他說；接着，『老實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告訴了他我所看到的一切，斷斷續續地說給他聽。不時夾雜着呻吟的聲音，同時他熟練而敏捷地包紮了我的手臂。他將我的受傷的手從肩部吊了起來，站在後面向我望着，『好了，』他說。『現在呢？』他想了一想。他走了出去，將圍牆的大門鎖了起來。他離開了一

會兒。

我只是關心着我的手臂。這次不幸好像只不過是在許多可怕的事裏，又添上了一件而已。我坐在椅子上，並且我必須承認，從心底裏咒駡這個島。當孟高梅立重新出現時，我的手臂的木然的痛楚感覺早已變爲燃燒似的發痛了。

他的臉十分蒼白，他的下齒根較平時更爲突出。『我沒有聽見也沒有看見他一點什麼，』他說。『我想他也許需要我救助。』他的毫無表情的眼睛瞪着我。『那是個非常壯健的野獸，』他說。『它只是一扭就把牆上的鐐梏給掙掉了。』

他向窗口走去，又走到了門口，停下來轉向我走來。『我得去找他，』他說。『我可以給你留下另一把手槍，也許你正用得着牠的。』

他拿了槍來放在桌上靠近我的手的地方，隨即出去了。給空氣裏留下了一種不安的感染。他走掉以後我沒有坐得久。我拿了手槍走到門口去。

早晨是像死一般的沉靜。沒有一絲微風的打擾，海像是磨光的玻璃。天上沒有雲，海濱寂靜無人。這一切的靜寂給我一種壓迫。

我吹了一下口哨，那哨聲也消逝了。我又詛咒了，在那個早上這是第二次了。我走到了

牆角注視着莫洛與孟高梅立走進去的綠樹林。他們什麼時候回來，又將怎樣地回來呢?

這時在遠處的海灘上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灰色的野人，向水邊跑去，開始潑起水來。我又踱回門口，再踱回牆角，這樣我就像一個當值的哨兵一般開始踱來踱去了。一回我留神聽見孟高梅立遠遠的喊叫，『咕呃；莫洛。』我的手臂不十分痛了，可是非常發燙。我發起燒來口裏發渴。我的影子變短了。我望着遠處的人的身影一直看到它走開。也許莫洛與孟高梅立永遠不會回來了?有三個海鳥為着海灘上的什麼好東西開始爭奪起來了。

這時我聽見圍牆後面遠遠地有一聲槍響。經過了一個長時間的沉靜之後又是一聲槍響。接着是較近的一種呼號聲。又是一度陰沉的寂靜。我的不幸的預感使我苦惱起來。這時近處響了一槍。

我走到牆角，嚇得很，我看見了孟高梅立，臉色緋紅，頭髮蓬亂，褲子的膝蓋處破了。他的臉上帶了極度的驚恐。曼林跟在他後面無精打采地走着，曼林的下巴上沾了帶着不祥的預感的赭色污點。

『他來了沒有?』他說。

『莫洛嗎?』我說。『沒有。』

『我的天爺！』這個人是在喘息着，簡直是在倒氣。『走進去，』他說，抓住了我的手臂。『它們都瘋了。它們全都要瘋了。要弄出什麼事來嗽？我不知道。等我喘過氣來再告訴你。那兒能找點白蘭地來？』

他在我前面一跛一拐地走進房裏坐在椅子上。曼林就在房外的過道上睡了下來，像一隻狗一般地開始喘氣。我替孟高梅立拿了點白蘭地和水來。他坐着兩眼向前直視，恢復了呼吸。過了一會他開始告訴我事實經過了。

他曾經順了他們的去路走了一段兒。因爲矮樹叢經過了踐踏殘毀，所以開始時是很容易辨識的，路上還有從美洲獅身上撕下了的一些白繃帶碎條，矮樹灌木的葉子上不時有着血跡。就在我看見過野人飲水的河邊石岩上，他找不到路了，就向西亂走喊着莫洛的名字。曼林帶了一把小斧頭找了他來。關於美洲獅的事，曼林什麼都不曾看到，他正在砍柴的時候聽見了他的喊聲。他們就一起叫喊着前進。兩個野人從草叢裏摸索了來向他們窺探，它們的奇形怪狀和賊頭賊腦使孟高梅立吃驚。他加以喝問，它們就像犯了罪似的逃去了。他不再喊了，又糊糊塗塗地走了一陣子，就決定了到小屋裏去看看。

他發見峽谷裏寂無一人。

恐怖每一秒鐘在增加着，他開始向回走了。這時他遇見了那兩個家人，就是我初來之夜看到在跳舞的那兩個；它們的嘴上沾滿了血污，激動非常。它們分開了鳳尾草走向前來，看到了他們時就帶了一付猙獰的面目停了下來。他搖着鞭子發出響聲，它們立卽向他撲了來。從未有一個野人敢於如此。他放了一槍打穿了一個的頭，曼林撲上了另外一個的身上，它們兩個就扭在一起了。曼林將它壓在身下，一口咬住了它的喉嚨。當它被曼林捉住在掙扎時，孟高梅立也打了它一槍，後來他引曼林隨他回來時還很費了一番手脚。

他們就提回我這裏來。在路上曼林曾經突然跑進樹林，提出了一個小型的貓人，也是沾了血污，脚上受了傷一拐一拐的。這傢伙跑了一小段路以後就變成兇狠地預備同人拚命的樣子，而孟高梅立——我想，是有點神經錯亂了——用鎗打死了它。

『這是怎樣一件事？』我說。

他搖了搖頭又去喝白蘭地去了。

第十八章

我看到孟高梅立喝第三口白蘭地的時候，就上去干涉了，他是老早已經超過了半醉了的。我跟他說這時候莫洛一定已經遭到了什麼嚴重的意外，不然他該早已回來。而且，我們也應該明白這是怎樣一回事了。孟高梅立還不大同意，後來終於承認。吃了一點東西以後，我們三個就一起出發了。

這可能是因為我當時有點神經緊張，不過卽使是現在，在熱帶的午後走入悶熱裏面的事，對我還是有着非常而明確的印象的。曼林最先走出去，它聳着肩膀，左窺右看，奇怪的黑色的頭部很快地動轉着。它沒有帶着武器，它的斧頭是在它與家人交手的時候遺失了的。它現在只能用牙齒對付敵人了。孟高梅立拖着沉重的步子在後面跟着，兩手放在袋裏，垂了頭；為了白蘭地的關係，他對我有一種胡塗的鬱怒的感情。我的左手臂給綳帶吊着

——還算幸運，這是我的左手——我用右手拿着槍。

我們選擇了島上的荒野的叢莽裏的一條窄路，更向西北走去。突然間曼林停了下來，獃獃地注意着什麼。孟高梅立幾乎踩到它身上去，也停了下來，注意地諦聽着。我們聽見了有一陣脚步聲與說話的聲音穿過樹林向我們逼了近來。

『他死了，』一個低沉的顫抖的聲音說。

『他沒有死，他沒有死，』另外一個喃喃地說。

『我們看見的，我們看見的。』很多聲音混在一起。

『哈——囉！』孟高梅立突然喊了一聲，『哈囉，那兒！』

『該死！』我一邊說一邊握緊了我的手槍。

先是一陣沉寂，接着在樹林裏傳出一陣悉索的聲音，一會在這兒，又移到了那兒，隨後探出了六個怪面孔，籠罩着奇怪的面色。曼林的喉嚨裏咆哮了一聲。我看出了那個猿人——自然，我早已辨別出他的聲音來了。——和另外兩個東西，是屬於孟高梅立的船上看見過的一羣包了白布的東西之中的。和它們在一起的是那兩個有斑點的野人，和那個可怕的陰險的念誦法律的灰人。它的灰髮垂在臉上，濃密的灰睫毛，灰頭髮在前腦中間左右

分乖，一個笨重的看不出臉的東西，有着奇怪的紅眼睛，從綠色的雰圍中奇怪地望着我們。

一時沒有人說話。孟高梅立打起噎來了，『誰……說他死了！』

猿人像犯罪似的望了滿身灰毛的傢伙一眼。『他死了，』這個怪物說，『他們看見的。』

無論如何，這一羣是並無可怕之處的。它們像是被嚇得手足無措了。『他在那裏？』孟高梅立問。

『那兒，』灰東西指了說。

『法律現在還存在不存在？』猿人問。『還是要這麼着那麼着的嗎？他眞的死了嗎？』

『法律還存在不存在？』一身是白的東西重複了一遍。『法律還存在嗎，你這也有鞭子的人？他是死了的。』一身灰毛的東西說。它們全都站着注視着我們。

『卜倫狄克，』孟高梅立說，他的無神的眼睛轉向了我。『他是死了——顯然地。』

在他們說話的時候，我一直站在他的後面。我開始看出來他們是有着怎樣一種看法了。我突然走到他前面，提高了聲音；『守法的孩子們呀，』我說，『他並沒有死啊。』曼林的銳利的眼睛轉過來向我望着。『他改變了樣子——改變了體態，』我接下去

說。『你們這一時還看不見他，他是……在那裏。』我向上指着。——『在那裏他可以注視着你們。你們看不見他。可是他却能看見你。敬畏法律罷。』．

我斜了它們一眼。它們戰慄地向後退了一步。『他是偉大的，他是好的。』猿人說，畏懼地穿過了上面的密密的樹蔭望着。

『還有那個東西呢？』我追問着。

『那個流着血哭喊着跑的東西麼——也死了，』那個灰東西說，仍舊對我含着敬意。

『那很好，』孟高梅立低低地說。

『也有着鞭子的人，』灰東西開始說。

『怎麼樣？』我說。

『說他是死了的。』

孟高梅立還是不十分了解我否認莫洛已死的用意。『他沒有死，』他慢慢地說。『根本不曾死。並不比我這樣子更像死。』

『有些人，』我說，『犯了法。他們是要死的。有幾個已經死了。指點給我們他的衰老的身體躺在哪裏。那他因為不再需要而蛻棄了的遺骸。』

『照這個方向走，你這個走進過海裏去的人。』灰東西說。

由這六個引路，我們穿進叢莽，向西北走去。突然一陣呻吟，樹枝間一陣悉索，一個小小的紅色小人在我們身邊叫了過去。後面緊緊追來了一個兇野的怪物，滿身血污，一時收不住腳走進了我們一羣中間。灰東西躲向了一邊；曼林叫了一聲撲上去，馬上給擋開了。孟高梅立開了一槍不曾打中，低了頭，揚起手來轉身就跑。我開了槍，這怪物還是向前撲來；又開了一槍直打進了它的醜臉。一閃之間我不見了它的身子，它的臉却還是向前直衝。它放過了我，一把抓住了孟高梅立，在他身旁直倒下去，把孟高梅立也拖了倒在它的身上——它在做着瀕死的掙扎。

我發現這裏只剩下了我與曼林，那個死體，和睡在地下的一個了。孟高梅立慢慢地爬了起來，迷惘地看着身旁血肉模糊的野人。這使他驚醒了一大半。他爬將起來。這時我又看見那個灰東西小心地從樹林裏走回來了。

『看，』我指了那個野人說。『法律不存在嗎？這就是犯法的下場。』

它向死體望了一下。『他開出致命的一槍。』他用他的沉重的聲音說，重複着誦習程式中的一部份。

其餘的也都圍了攏來，望了一會兒。

最後我們走到了島的西端。我們找到了美洲獅的被殘毀了的遺體，它的肩骨給槍彈打碎了，更在前面二十碼左近，我們終於找到了我們所尋求的。他在竹林中的一塊被踐踏了的地方俯伏着。一隻手幾乎已經從腕部斷掉了，他的銀白的頭髮上沾滿了血跡。他的腦袋是給美洲獅的脚鐐打碎了的。他身子下面的折斷的竹子上染遍了血痕。他的手槍找不到了。孟高梅立將他的身子翻了轉來。

七個野人幫着忙——因爲他的身子很重——走走歇歇，我們把他抬回圍牆裏面。夜是暗黑的。有兩次我們聽見了叫喊着的看不見的東西從我們小小的隊伍旁邊走過，那個小小的紅色動物也曾一度出現，望了一望遂即隱去。可是我們却再未遭受襲擊。將近門處，那些野人離開了我們——蔓林也隨它們離去了。我們在裏面上了鎖，將莫洛的被殘毀了的屍體抬進了天井，放在一堆木柴上面。

隨後我們走進了試驗室，將我們所看到的活在那裏的生物一起弄掉。

第十九章

一切都舒齊了以後，我們洗洗乾淨，也吃了東西，孟高梅立和我走進了我的小房間，破天荒地嚴重地討論了我們現在的處境。這時已經將近午夜了。他十分清醒，可是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擾亂。他曾奇怪的受着莫洛的個性的影響。我簡直不能想像他會想到莫洛可能死去。這場災難是在島上度過十年以上單調的日子以後已經變成他的生性的一部份的他的習慣的一種突然的解體。他說着廢話，答非所問，說來說去又轉到了籠統的問題上去。

『這眞是全世界唯一的傻子，』他說。『這是怎麼弄的，整個一塲胡塗！我簡直沒有好好過過日子。我鬧不淸是從哪一天就開始了的。整整十六年給保姆和教師們好意地看管着，在倫敦過了五年，拚命研究着藥物學——吃不好，住壞房子，穿破衣服，貧窮墮落——整個是錯誤——我從來不知道有好日子——後來就是跑到這個野人島上來。在這裏足足

十年！這全是為了什麼，卜倫狄克？難道我們就是小孩子吹的肥皂泡不成？』

應付這麼一套胡言亂語可眞要命。『我們現在應該考慮的事，』我說，『是怎樣離開這個島。』

『離開又有什麼好處？我是一個被流放的人。我能走到什麼地方去呢？一切對你當然都很好，卜倫狄克。可憐的老莫洛！我們不能讓他的屍骨流落在這兒不管。就像這種樣子：：還有，野人裏面比較好的那些又將怎樣呢？』

『這些，』我說，『留在明天辦。我曾經想過我們可以把木柴堆成火葬堆，把他的屍身——和那另一批東西……一起燒掉。這以後野人們又該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我想那些由野獸和犧牲所改造成功的東西早晚也得變得愚蠢的。我們不能大批的屠殺——不成嗎？我想你的慈悲的本性也會使你如此的罷？……可是，它們是要變的。它們一定得變。』

他這樣沒完沒了地說下去，最後我眞不能夠忍耐了。『算了！』他衝了我的急性兒嚷了一聲，『你看不出來我比你還尷尬？』他站了起來去拿白蘭地了。『喝，』他說，轉了回來，『你這個花言巧語的白臉的無神論者，喝罷。』

『我可不喝，』我說，靜靜地坐了望着照在黃色的石蠟光閃下面的他的臉，他喝得十分苦悶，嘮叨個沒完。我感到無比的厭煩。他情感激動，對野人們和曼林加以辯護。曼林，如他所說，是曾經對他關心過的僅有的一個生物。突然間，他似乎又轉了一個念頭。

『我真該死！』他說着站了起來，一手抓住了白蘭地瓶子。我靈機一動似乎明白了他的意嚮。『我不能讓那個野獸喝酒！』我說，站起來面向了他。

『野獸！』他說。『你總是野獸。他像一個基督徒一樣地喝他的酒。讓開，卜倫狄克。』

『看在老天的面上，』我說。

『滾……開去，』他吼了起來，猛的抽出了手槍。

『很好，』我說，站在一邊去，當他的手放到門閂上去的時候，我頗想撲到他身上去，可是一想到我的一隻沒有用的手，這念頭就打消了。『你自己也變成野獸了。你現在可以走到野獸堆裏去了。』

他開了門站在過道裏，側臉向着我，在蠟黃的燈光和涼白的月光中間；他的眼窩在他的短粗的眉毛下面是一團黑。『你是一個假正經，卜倫狄克，一個笨驢子！你總是害怕和幻想。我們現在是走到絕地了。我明天是不得不自刎了。今天晚上我可得高高興興地過一

過。』

他轉身走到月光下面去。『曼林，』他嚷起來；『曼林，老朋友！』

沿了黑暗的海岸邊上走來了三個浴着銀光的隱約的影子，其中之一是縞了白布的，其餘兩個黑影子隨後跟着。它們停下來，望着。這時我又看見了曼林的聳起了的肩部，它剛從房子的角上轉過來。

『喝罷，』孟高梅立喊；『喝罷，你們這些野人！喝罷，變成人罷。混帳。我才是最聰明的呢。莫洛就忘記了這個。這是最後一着了。喝罷，我跟你說。』酒瓶在他的手裏揮舞着，他踏着快步走向西去，曼林的位置就在他與跟着他的三個動物之間。

我走到門口去。在孟高梅立站定之前他們的影子在銀白色的迷離的月光下早已分不清楚了。我看見他倒了一大鍾白蘭地給了曼林，還看見它們五個擠作了一堆。『唱罷，』我聽見孟高梅立在嚷；『一起來唱，打倒老卜倫狄克，……對了。現在，再來一遍：打倒老卜倫狄克。』

這黑黑的一堆分開來成爲五個獨立的影子，沿着照了月光的堤岸漸漸離我而去。每一個都一邊走，一邊叫着它心愛的願望，都是咒罵我的，或是喊着由白蘭地引起來的別樣

新的靈感發洩。

忽然我聽見了孟高梅立在遠處喊，「向右轉！」這樣，它們就帶着喊叫的聲音沒入向陸地開展着的樹林陰影裏去了。慢慢地，十分緩慢地，沒入了寂靜之中。

夜色又恢復了平靜。這時月亮從中天逐漸西墜。月亮正圓，十分皎潔，在碧藍而空闊的天空中轉動着。從我的脚邊拖出了一碼左右寬窄的黑黑的牆影。在東面海是一片灰，陰暗而神秘，在海面與暗影中間，灰色的沙灘（全是火山鎔岩的晶石）閃閃發光有如一條寶石做成的堤岸。在我後面，石蠟燈發出淡紅而微熱的光來。

我關上了門，上了鎖，走進了屋子，莫洛和他的最近的試驗的犧牲物就躺在那兒。——那是獵犬和駱馬，還有一些別的包紮着的野獸——他的臃腫的臉，即使是在他恐怖地死去以後依然顯着沉着，兩隻倔强的眼睛依舊圓圓地睜着，瞪向天空的死白的月亮。我坐在溝邊，望着陰森而慘白的月光和神祕的陰影，開始在腦子裏打主意了。

明天一早，我得在小艇上儲藏一批食物，等我將前面的柴堆點燃以後，還要再向荒涼的海邊去一次。我覺得孟高梅立是已經無可救藥了的；他實實在在的是與這批獸類有些近似的，與人類無緣。我不知道我坐在那兒想了好久。這大約總有一小時左右罷。後來我又

轉而計劃重新爭取孟高梅立作我的患難相依的朋友。我聽見從許多喉嚨裏發出的一陣喊聲，一陣力竭聲嘶的吵聲，漸向海濱而去，喊嚷帶了激叫，好像一直喊到了海邊才停下來。喧囂的聲音忽高忽低；我又聽見了沉重的敲擊和斫木頭的聲音，可是在當時我倒並不感到怎樣。一陣不協和的歌聲起來了。

我的念頭又轉到了逃亡的工具上來。我站起來，拿了燈，走進一間小屋去檢查我記得放在那裏的一些小桶子。我很高興又發現了一些餅干箱，就打開了一隻，眼角外面紅光閃爍，我又看見了什麼東西，很快地轉了過去。

我後面就是庭院，在月光下面顯得黑白分明，在一堆柴上面，莫洛和為他所殘害的野獸們堆在一起。他們的樣子就好像是在做最後一次復仇的決鬬一樣。他的傷口裂處像夜色一般的發黑，他的血在沙堆上是一片黑。接着，我胡里胡塗的發現了我所看見的光閃的原由，一個紅影子跳跳蹦蹦地轉到對面的牆上去了。我誤認這是我的搖擺着的燈的影子，隨後就又走到小屋裏去了。我盡了一個獨手的人的能力來檢查東西，一件件地尋找出合用的東西來，堆在一邊預備明天放到船上去。我的動作是遲緩的，時間却過得很快。一轉眼天已經亮了。

歌聲隱下去，代之而起的是一陣喧囂，歌聲又起，突然間變爲一片鼓噪。我聽見有人在喊『再來，再來！』像吵架似的一種喊聲，以後就是一聲野性的尖叫。聲音的變化的急遽使我注意起來。我走到院子裏去細聽。這時，像刀斬亂蔴似的，響了一槍。

我馬上穿過我的房間跑到入門處的窄道上去。當我跑的時候我聽見身後一堆箱子滾了下來碰在一起，在小屋的地板上有玻璃碰碎的響聲。但是我並未注意及此。我打開了門向外望去。

堤岸上船庫旁邊燃起了一堆大焰火，火星向破曉的迷濛的曙光中噴着。圍了焰火有一大堆黑影子在爭扭着。我聽見孟高梅立在喊我的名字。我馬上向焰火跑去，手槍握在手裏。我看見孟高梅立的槍吐出一次火舌，緊靠了地面。他倒在地上了。我盡力呼喊向空中放着槍。

我聽見有人在喊『這是老爺！』扭成一起的黑影子分散開來變成一小堆一小堆了。火光跳躍着隱了下來。獸羣在我前面散開向海灘逃去。我激動得很，向他們逃進叢莽的背影開了槍。以後就向了地面上的黑黑的一堆走去。

孟高梅立躺在地上，一身灰毛的東西扭住了他的身子。這東西已經死了，可是它的彎

曲的指甲還抓着孟高梅立的咽喉。曼林俯伏在一邊，一動不動，他的脖子被咬開了，他手裏還抓着碎了的白蘭地酒瓶的頸部。靠近火堆還躺着另外兩個東西，一個不動，另一個發着間歇的呻吟，頭部不時緩慢地向上抬，隨即又落下來。

我抓住了那個灰東西，將它拉開了孟高梅立的身子；當我拉它的時候，它的手將撕破的外衣一起帶了下來。

孟高梅立臉上發黑呼吸微弱。我把海水澆在他的臉上，將自己的外衣捲起來墊在他的頭下面。曼林已經死了。火堆旁邊躺着的受了傷的東西——這是一個狠人，有着一個灰色的毛臉——的上身睡在仍在燃燒着的木塊上。這個可憐的東西受傷慘重，我發了善心，立刻擊碎了它的腦殼。另外一個是紮了白布的人裏面的一個。它，也是死了的。

其餘的野人都從海灘上逃掉了。我又走到孟高梅立的身旁，在他旁邊跪下，我詛咒着我自己對醫藥的無知。

我身邊的焰火熄了下去，只有在中部的燒焦了的木頭還燃着，攙雜了一堆燼餘的木灰。我不明白孟高梅立從哪裏弄到了這些木頭。這時天已大明。天空亮了起來，在破曉的藍天裏下沉的月亮變得蒼白而朦朧了。東方的遠天鑲了一縷紅霞。

這時我聽見身後砰然一響又有着噝噝的聲音，回身一看，嚇得我叫了一聲跳了起來。在遠天的曉色中，我們的圍牆裏噴出了大股的黑煙，黑煙之中冒起了血紅的火舌。茅屋頂也燃着了。我看見那下垂的茅草上燃滿了火焰。從我的房子的窗子裏也噴出了火來。

我立刻明白了這是怎樣一回事了。我記起了我曾經聽見過的一聲碰響。我跑出來救孟高梅立的時候打翻了燈。

照在我臉上的火光明白地顯示已經不可能搶救圍牆裏面的任何物品了。我又想起了我的逃走的計劃，一轉身，我向繫了兩隻小船的海灘邊上看去。船沒有了！在我身邊的沙灘上放着兩把斧頭，四圍堆滿了木屑，在曉光中，火焰的餘灰變成黑色的了。他燒掉了這兩隻船做為向我的報覆，阻止了我們的重返人間。

一陣激怒搖撼着我。他無助地躺在我的身邊，我幾乎想打穿他的愚蠢的腦袋。他的手突然動了起來，如此微弱而可憐，使我的憤怒消失了。他呻吟着，眼睛睜了一霎。

我跪在他的身邊抬起了他的腦袋。他又睜開了眼睛，靜靜地望着曉色，又轉過來和我四目相視了。眼淚落了下去，『對不起，』他突然拚命掙出了一句話。看來他好像是想努力思索。『結束，』他喃喃地說，『這個愚蠢的宇宙的結束。多糟啊——』

我仔細聽。他的頭衰弱地垂向了一邊。我想有點酒或者可以救醒他。可是這裏既沒有酒也沒有盛酒的傢伙。突然間他像是更嚴重了。我的心也冷下去了。

我彎下身來看着他的臉，把手放進他的工裝的裂口裏去。他死了；正當他死去的時候，一股白色的熱氣，太陽的光芒，在海灣盡處的東方升起，在天空中散佈了陽光，暗黑的海面被照耀得成爲一片光閃的輝耀。這照在他的瘦癟的死臉上有如一片榮光。

我讓他的腦袋輕輕地落到我爲他胡亂預備的枕頭上，隨即站了起來。我的前面是閃爍着的荒涼的大海，我已經受盡了苦痛的可怕的寂寞；在我的後面就是那個島，在黎明中顯得頗安靜，島上的野人寂然不見。圍牆裏面的給養彈藥燃燒着，火舌吐出，還夾雜了間歇的爆聲，不時響一下炸聲。濃煙上升，使我看不見了海灘，低低地從遠處的樹頂上飄過，一直飄到峽谷中的茅屋那裏。在我身旁的是木船的燒焦了的灰燼和五個死體。

這時叢莽中出來了三個野人，都聳着肩膀，伸着脖子，怪樣的手可怕地握着，多疑的含了敵意的眼睛，欲進又卻地向我走來。

第二十章

我對着這一批東西，赤手空拳聽天由命——不折不扣地是『赤手空拳，』因爲我的一隻手臂是折了的。在我的袋裏是一支左輪和兩個空室的彈夾。在海灘上的木屑堆中扔着兩把斧頭，這就是曾經用來砾碎了那兩隻船的。我後面的潮水向海灘上衝激着。

在這種情况之下，除了提起勇氣之外，別無他法。我直視着這些走向前來的怪物們。它們逃避着我的眼睛，它們的掀動着的鼻孔嗅着躺在我上邊的灘上的屍體。我邁了五六步，將壓在人狠身上沾滿了血汚的鞭子拉出來，抽了一下。

它們止步向我望着。『敬禮，』我說。『鞠躬！』

它們躊躇着。有一個曲下了膝。我又重複了一次我的口令，心提到了口邊，走向了它們。有一個跪下，另外又有兩個也跟着跪下了。

我轉身走向了那些死屍，臉還向着那三個下跪的野人，很像一個演員面向着他的觀衆在舞臺上面走過。

『它們破壞了法律，』我說，一隻脚踏在那個法律宣諭者的身上。『它們都給殺掉了。就是這個法律宣諭者也不免。卽使另外的有鞭子的人也不免。法律是偉大的！走上來看看明白。』

『沒有人能逃掉的，』它們之中的一個說，走向前來看着。

『沒有人能逃掉的，』我說。『那麽就該聽我的命令照着做。』它們立了起來。彼此對視，滿腹疑團。

『就站在那裏，』我說。我拾起了那兩隻斧子，將斧頭掛在我的弔帶上面，把孟高梅立翻了個身，拾起了他的手槍，每隻槍膛裏都還上滿了子彈，再彎下腰去搜查在他的袋裏找到了六隻子彈夾。

『來抬他，』我說，站直了用鞭子指着；『將他抬出去，扔到海裏去。』

它們走向前來，顯然對孟高梅立還存着提懼，可是更怕着我的殷紅的鞭子，而且，毛手毛脚經過了一陣躊躇，也受了一陣呵斥和鞭子的響聲的威脅，大着胆將他抬起來了，抬着

走下海灘去，淌着發了光閃的海水走下去。『再走，』我說，『再走！——將他抬得遠遠的。』

他們一直走到海水浸到了腋下；停下來望着我。『放手罷，』我說，海波一湧，孟高梅立的屍首不見了。我的胸口好像給什麼東西束得緊緊的。『好，』我說，我的聲音斷了一下，它們都回來了，害怕地趕回來，一直跑到水邊，在銀白的水面上留下了一條長長的黑色的痕跡。它們在水邊停下來，回身向海水中間望着，好像眞覺得孟高梅立要從水裏爬起來報復似的。

『現在輪到這些了，』我說，指着其餘的屍體。

它們小心着避免走近扔孟高梅立下水的地方，抬了四個野人的屍首沿着海灘走了一百碼左右，方才踏下海去扔掉了它們。

當我監視着它們處理曼林的重創過後的遺骸的時候，聽見了背後有輕微的脚步聲，猛一回身看見了巨大的狼豕就在十一二碼外面。它低垂了頭，閃亮的眼睛盯了我。兩隻笨手在身旁緊緊地握着。我轉身的時候，它還保持了這種蹲伏着的姿式。它的眼睛稍稍躲開。

我們對望了一會兒。我扔下了鞭子抓住了袋裏的槍。我是想要隨便找個口實打死這個野獸的——它是島上現存的野獸之中最可怕的一個。也許這是不合理的，但是我已經

決定如此做了。我對它的畏懼遠較其餘兩個野獸爲甚。如果它還活下去，我知道，就是對我的生存的一種威脅。

我大約費了十二三秒鐘的時間來振作自己，接着喊，『敬禮！鞠躬！』

它向我裂裂嘴露出了牙來咆哮了。『你是什麼人，能讓我……』

也許有點太激動了，我掏出了手槍，瞄準，很快的開了槍。我聽見它叫了一聲，從邊上跑過去轉了彎，我知道沒有打中，用大拇指推上機鈕。預備再打一槍。可是它早已向前跑去了，向左向右跳着，我却不敢再浪費子彈了。它不時回頭向我窺望。它沿了沙灘一直跑去，隱沒在正在燃燒着的圍牆的濃煙裏去了。我還對它追望了一會。我又回身向着那三個對我服貼的野人了，做了一個手勢讓它們將還抬在手裏的屍體扔掉。我走回火堆旁邊放屍首的地方，踢起了浮沙將地上的血跡掩了起來。

我擺了擺手解散了我的三個奴僕，沿着海灘走入樹林裏去。我的槍拿在手裏，搖着鞭子，斧子掛在我的受傷的手臂的弔帶上。我十分焦慮於我的孤單和現在所處的環境。

我現在只不過剛開始瞭解，這眞是可怕的一件事就是現在在這整個的島上尋不出一個地方可以供我安全獨處休息，或睡覺的。自從登陸以後，我的體力已經意想不到地恢

復了，可是我還是有着敏感的傾向，在一個大打擊以後隨時都有病倒的可能。我想我應當走遍全島使我自己與野人之間建立一種關係，獲得它們的信賴來保證自己的安全。可是我的怯弱的心使我不能這樣去做。我又回到海灘上來，向東轉走過了燃燒着的房子，走向了那個向礁石延展着的狹窄的珊瑚岬。在這兒我可以坐下來思索，背了海，可以準備任何意外的襲擊。我在那裏坐下，下頷擱在膝蓋上，太陽光晒在我的頭上，腦子裏有一種逐漸增長的提懼。計劃着怎麼打發時間等候救星的來臨。（假設救星一旦眞的會來。）我盡力鎮靜下來回想整個的經歷，可是清除心中的悸動簡直是不可能的。

我開始想孟高梅立的絕望的原因。『它們要變的，』他說。『它們一定得變。』還有莫洛——莫洛曾經講了些什麼？『頑强的獸性又一天天的增長了回來。……』我又想到了狠豕，我愈想愈確定如果不殺了它，它總有一天要害死我的。那個法律的宣諭者死了——運氣眞壞！……現在它們明白了，我們這些有鞭子的人也可能被殺死，就跟它們自己一樣地被殺死。……

它們是不是早已在那些叢莽棕櫚樹的綠色屏蔽後面向我窺伺着了——等候着我走近了它們一躍就會撲到我的身上呢？它們是不是在打着收拾我的主意？那個狠豕曾經

對它們講了些什麼？我的想像跟了我跑到一片幻想的恐怖裏去了。

我的思路爲一陣海鳥的鳴聲所擾亂了，那些鳥是因爲看見了在近港口處給海浪浮了上來的黑東西纔趕了去的。我明明知道那黑東西是什麼，可是沒有心走回去將它們趕開。我開始在海岸上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想轉到島的東面的角裏去，這樣我就可以走到小屋所在的峽谷裏去，而且可以避免經過樹林中了埋伏。

沿着沙灘走了半哩左右，我覺得我的三個野人中之一穿出林莽向我走來。這時我給自己的幻想弄得異常敏感，馬上就拔出了手槍。即使那東西是多麼的恭順，也不曾使我安心的放下手槍來。

當它將要走近來時却遲疑了。『走開，』我喊。那個東西的畏縮順伏的神情很像一隻狗。好像一隻狗被趕回家去一般，它倒退了一段路，又停了下來，用它的狗一樣的棕色的眼睛向我乞憐。『走開，』我說。『別靠近我。』

『我不能靠近你嗎？』它說。

『不，走開，』我堅持着，搖了一下鞭子。隨後，我用牙齒咬着了鞭子，我彎下身去拾起了一塊石頭，將這東西嚇跑了。

這樣，孤獨無伴，我在野人峽谷外繞着圈子，隱伏在峽口與大海中間的深草裏面，我窺查着可能走出來的野人們，判斷着它們的姿態與神情，看看莫洛與孟高梅立的死和那個苦痛製造所的被燒毀對它們有怎樣的影響。現在我明白了我的怯弱的愚蠢。我要是能夠把勇氣提得高高的，要是我能夠在孤寂的情緒下不讓它消失掉，我很可能把握住莫洛的那點虛幻的尊嚴，來統治這些野人了。但是我竟失去了這個機會，我降級成為自己的嘍囉中的一個起碼頭腦了。

直至中午，它們之中有的出來蹲坐在暖和的沙灘上晒太陽了。饑渴交加克服了我的恐怖心理。我走出了草堆，手槍不離手，向這些坐着的東西走去。有一個，一個狼女，回過頭來看着我，其餘的也隨着向我看了。沒有一個打算起立向我致敬的。我覺得過於衰弱，担憂着不能對付這麼多的一大批，我挨過了一會兒。

『我要食物，』我說，簡直有點抱歉的樣子了，走近了它們。

『在小屋裏面有吃的東西的。』一個牛豕人懶懶地說，它的眼睛離開了我。

我經過它們身邊又走進了那個荒谷的黑暗的陰影與奇怪的氣味之中。在一間空屋裏面，我找到了一些菓子，當我在進口地方支上了一些發霉欲折的樹枝木棍以後，把自己

安置在面向了門口的地方，手按在槍上，過去三十小時裏的疲倦一股腦兒發洩了出來，我不由得假寐一下，憑信了我的自製的虛應故事的障礙物，如果有人去移動它，必然會發出響聲，使我驚醒，而獲得安全。

第二十一章

這樣，我成爲莫洛博士島上的野人之中的一份子了。當我醒來的時候，四面已經一片漆黑。我的手臂在繃帶裏面發着痛。我坐起來，起初奇怪着我究竟是到了什麼地方。我聽見外面有人在嗄聲地談話。繼而一看，我的障礙物已經不復存在，小屋的進口處也已經清除了。我的手槍仍舊握在我的手中。

我聽見有什麼東西在喘息，發現它在我身邊蹤伏着。我屏息試看這是個什麼東西。它開始慢慢地不停地轉動着。有什麼柔輭溫暖而潮濕的東西爬過了我的手背。

我全身的肌肉緊縮了一下。我將手抽開去。我吃了一驚以後剛要呼喊卻又咽在我的喉嚨裏了。這時我明白了事態的嚴重，我的手不得不扣在槍機上了。

『誰？』我用了一種壓低的嗄聲說，手槍仍舊瞄着它。

『是我，老爺！』

『你是誰？』

『他們說現在已經沒有老爺了。可是我明白，我是明白的。把那些屍首扔到海裏去的是我，喊，你這個海裏走路的人，就是你弄死了的那些東西的屍首。我是您的奴僕，老爺。』

『你就是我在海灘上遇到的那個？』我問。

『就是，老爺。』

這東西無疑是非常忠實的，否則當我睡着了的時候它可能早就撲到我的身上來了。

『這很好，』我說，伸出了手預備再給它舔一下。我開始明白它的出現的意義了，我的勇氣又湧起來。『其餘的都在哪裏？』我問。

『它們都瘋狂了。它們都是傻子，』這個犬人說。『直到現在它們還在那邊聚議。它們說，「老爺已經死了；另外的那個有鞭子的人也死了。至於那個海裏走路的人——是跟我們一樣的。我們從此再沒有老爺，鞭子，和地獄了。這些到底都完了。我們都喜歡法律，也都願意保存它可是再也不會有痛苦，再不怕老爺的鞭子了。」它們這樣說着。可是我明白，老爺，我是明白的。』

我在黑暗中摸索到了犬人的頭，拍了拍它，『這很好，』我又說了一次。

『你就要把它們全部殺掉的罷，』犬人說。

『馬上就要，』我回答，『我得將它們全部殺掉——得過幾天，發生了什麼事的時候。除了你所愛惜的，全部都得殺掉。』

『老爺要殺誰就殺誰，』犬人有一點洋洋自得地說。

『它們還得造孽下去的，』我說；『讓它們胡里胡塗一直到惡貫滿盈的時候再講。別讓他們知道我就是老爺。』

『老爺的主意眞好，』犬人說，帶着它那種乖乖的狗神情。

『可是無論誰犯了罪，』我說。『當我碰到了的時候，我就得殺了它。什麼時候我跟你說，「就是它，」你就得撲上去。——現在我得到那集合好了的男人女人們那裏去了。』

小屋的進口處給犬人遮得暗了好一會。我跟了它，站了起來，正好站在我聽見莫洛與他的獵犬追我的那一次的地方。但是現在是晚上，四圍的迷霧騰騰的峽谷一片黑，遠處已經不是佈滿了陽光的綠色斜坡了，我看見有一堆紅紅的焰火，前面有一些臃腫的怪物在走來走去。再前面就是濃密的森林，林木梢頭鑲上了一片暗黃的顏色。月亮剛好升到峽谷

的邊緣，從島上的火山噴口經常噴着的煙霧，高高飄起，好像給月亮臉上横抹了一條黑線。

『靠在我的邊上走，』我說，一面鼓勵着自己，我們相偎着走下了這條狹路，不去注意那些藏在小屋裏面向我們窺視着的小東西。

在焰火旁邊的那一羣沒有一個打算向我敬禮的。它們之中一大部份都裝出了對我漠視的神情。我向四圍看去，找那個猥豕，可是它却不在那兒。一起大約有二十個野人蹲伏着，向焰火望着，或是彼此之間談着話。

『他死了，他死了，那個老爺是死掉了，』在我右面的猿人說。『地獄——沒有什麽地獄了。』

『他並沒有死，』我大聲地說。『就在現在他還看着我們呢。』

這使它們震動了。二十對眼睛都在向我望了。

『地獄沒有了，』我說。『它會再來的。老爺你們是看不見的。可是就在這時他還在上面聽着你們講話。』

『真的，真的！』犬人說。

我說得這麽確定使它們猶疑起來了。一個野獸也許可能非常兇狡猾，可是說謊是

只有眞的人纔會的。『那個手臂上綁了白布的人講了一樁怪事，』野人裏面有一個說。

『我告訴你事情是這樣的，』我說。『老爺和地獄都要再回來的。誰要是破壞了法律誰就得倒楣！』

它們好奇地彼此對望着。我假裝做毫不在意在用我的斧子斫着面前的地皮。我也注意到它們在看着我在草地上斫出來的深深的斧痕。

這時薩提爾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回答了它，一個有着斑點的東西反駁了我的意見，接着在火焰邊上就展開了一陣獸類的辯論。我愈來愈感到現在我是安全的了。開始時因爲神經緊張，說話時弄得有些喘息不定，可是現在我已經可以心平氣和地談下去了。經過了一小時左右的談話，我眞正說服了獸類中的一部份使它們相信我的主張是眞實的，同時也將其餘的獸類們說得猶豫起來。我特別注意着我的仇敵的那個狼豕，可是它却始終未曾出現。不時有一種疑慮的衝激使我震動，可是我的自信心却逐漸增强了。這時月影已經移過了中天，我的聽衆們一個個開始打起呵欠來（在將近熄滅的火光的照耀之下露出了它們的奇醜的牙來）一個個地退回到峽谷中的洞窟裏去。而我，在黑暗寂靜之中踏着步子，跟了它們一起走，我很明白，跟它們一羣走比跟了一個走要安全的多。

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在莫洛博士島上過了較長的一段寄居生活。從那一晚上起直到最後，除了一連串小小的不愉快，和一直不斷的不舒服之外，只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因此：我不想對這一段生活詳加紀述，我只想提一下在我成爲野人們的親暱的朋友的十個月中間的唯一重要的事件。我的記憶裏儘多可寫之事，可是我寧願盡力忘却它們。它們對我的講述這事的經過並無幫助。在回憶裏搜索我用了多短的時間就與怪物們混熟了同時也恢復了我的自信心的經歷，使我感到異常奇怪。我曾經跟它們有過爭吵，這是當然的，就是現在我還可以指出我身上的殘留的牙齒印，可是它們很快地就對我的扔石子和弄斧頭的技巧五體投地了。同時我的那個聖伯納犬人的忠誠對我也有說不盡的好處。我發現它們對我尊敬的簡單的尺度是根據了加諸它們的苦刑的輕重的。自然我可以這麼說——我希望不是自誇——在它們中間我是突出而優勝的。有一兩個傢伙，在好幾次衝突中給我打得受傷頗重，是對我厭惡的。可是只有在我背後，在爲我所投擲不及的安全距離外面，它們才敢冒險對我做做鬼臉。

狼家夥避着我，而我也時時防備着它。跟我寸步不離的犬人對它也恨得厲害怕得厲害。我眞正相信這就是這個野人對我依依不捨的根本原因。我很快就證實了那個怪物是

嘗了血的味道而走上了與豹人相同的路的。它在森林中間的什麼地方隱伏着，變成了一個孤獨者。我曾經一度想引了野人們去搜捕它，可是我卻沒有使它們合作出動的威權。曾有不少次，我嘗試進逼它的洞窟，出其不意地碰到它，可是它總是對我警覺着的，只要一看到或嗅到了我就繞彎逃去了。同時它又在每一座森林中的小道裏都埋伏下了障礙物，給我和我的同路者帶來了危險。那犬人簡直不敢離開我身邊一步。

在第一個月前後，這些野人的態度比起後期來已經算是很有人性的了。而且除了我的朋友犬人以外，還有一兩個使我頗有友朋之感。那個小小的淡紅色動物對我有一種奇怪的感情，每天追隨在我的身邊。那個猴人一向是很惹厭的。根據了它的手也有五指的這一點，它就自認與我是同一族類的了，一天到晚在我耳邊絮聒，說着一些分明是毫無意義的物事。它有一樣本領使我稍感興趣；即是它對創造新字的一點不可思議的能耐。我相信，它有這樣一種想頭：談話的正當用途即是在將無意義的名詞湊了來亂講一通。它稱之為『偉大的思想』，用來與『渺小的思想』相對照。——所謂『渺小的思想』即指日常生活的平凡的關注而言。有時我的話中有一點使它不解的地方，它就大為看重，請求我重複說一遍，用心記住，走出去念誦，不時在句子中間出一兩個小錯誤，簡直表現出全部的野人

的溫順性格。它從來不想到明白而易通曉的事情。我發明了一些極爲巧妙的所謂『偉大的思想』供它專用。我現在想它該是我所遇到過的最愚笨的生物了；它在一種最奇怪的方式之下發揚了人類的特殊的愚蠢同時却一點也不曾失掉猴子的天生的呆笨。

以上所說的種種是我在獸羣中度過的最初的幾個星期單調生活的情形。那一段日子中它們對法律的種種運用還加以尊重，舉止也都還有禮貌。有一次我發現了另一隻被撕成碎塊的兎子——我相信這一定是狼豕做的事——但也就僅只是這麼一次。那大約是在五月中我發覺它們的言語行動開始漸漸地變了，說話時音節之間變得粗糲了，說話也漸漸不中聽。我的猿人的講話音量增多了，可是却愈來愈不易通曉，舉止愈來愈近於猿猴了。還有另外的一些也全都把握不住它們的談話，雖然當時它們對我所說的話還能了解。你能不能想像得到，語言最初是爽利的確實的，隨後漸趨囁嚅，失去了外形與內部的含義，重新又變爲一堆聲音的混揉？甚至它們對於直身行走都逐漸覺得困難起來。它們雖然自己感到確實是很難爲情的，我還不時可以碰到一兩個手足並用的在地上爬，簡直不可能恢復直立的原狀。它們做起事來變得更笨手笨脚了；喝水時吸着，吃東西時嚙着，這情形日復一日更趨普遍。對莫洛曾經告訴過我關於『頑强的獸性』的那些話，我體驗得較以前

更親切了。它們是在還原，很快地在還原着了。

還有一些——我很奇怪，領頭的全是一些女的——慢慢對於禮制漠視起來——大部份是有意如此的。其餘的甚至企圖對一夫一妻的制度公然破壞。法律的傳統顯然已經失去了力量。我弄不懂這種不合理的事。不知不覺的我的犬人又變成了狗；它一天天的變得笨起來，變回四足動物，長起了毛。對於我的伴侶的變成一條伏在地上的狗的事我簡直不曾注意。漫不經意與紀律蕩然的情形與日俱增，居處的一帶，本來即不可愛，現在就更使人覺得厭惡，於是我離開了牠，在小島的那一邊莫洛的房舍的焦黑的廢址中建立了我自己的樹枝搭成的小屋。我覺得，野人們還留着一些在那兒吃苦的記憶，因而那地方在目前也還是最安全的所在。

想將這些怪物顯露原形的經過一步步地仔細寫出來是不可能的；它們是怎樣一天天脫去了人類的形態；捨棄了包紮，終於到了最後連僅存的衣服也放棄了；裸露的肢體上怎樣開始生遍了毛；怎樣前額退化而面部突出，在我最初幾個月的孤獨生活中曾經對一部份野人有過相當的親昵，這事在現在回憶起來也覺得異常可怕了。

這種變化是遲緩而不可避免的。變化的發生對它們和我自己都不曾產生突然的震

揻。我在它們中間依舊來往自如平安無事，因為在這種傾向裏面，雖然獸性的成份日益增添代替了人性，可是終於不曾有過一次意外的震盪以致造成爆發而不可抑止的機會。可是我已經在開始担心着這種突變不久即將來臨。我的聖伯納野人跟着我到住處去，它巡邏警戒，使我偶爾在似乎安全的情況下睡眠。那個淡紅色的小動物變得有些畏怯，離開了我，再度爬回樹叢中間去過它的舊日的生涯去了。我們過着一種平穩的生活，就好像是住在馬戲班主人展覽了給大家參觀的那些囚籠的『快樂之家』裏，而馬戲班主人是又離開遠去，永遠不歸了。

自然，這些野人並不曾變成那些讀者曾經在動物園中看見過的野獸——原生的熊，狐，虎，牛，豕，和猿猴。它們之中每一個還都保留了一些特點；莫洛在每一個野人身上都攙和了這個和那個野獸；也許有一個是用熊做底子的，另外一個就許是用貓用牛打底子的了。和每個都攙雜了另外動物的成份——在它們各各不同的特點之外都有一種通常的獸性存在。而不時仍舊使我驚異的是一鱗片爪的人性的殘留，也許有時突然會說起人話來，前足不意之間顯示了不凡的熟練，一種直立而行的可憐的嘗試。

我自己也一定是經歷了奇異的變化的。我身上的衣服成了掛着的黃色的布條子，在

那破口處露出了黃褐色的皮膚。我的頭髮生得很長，糾纏在一起。聽人說起，現在我的眼睛裏面還有着一種奇異的光彩，一種敏捷的警覺。

最初，白天的時間我大都消磨在南岸一帶，在看有沒有船，希望着祈禱着一隻船。歲時將盡，我計算着吐根樹號歸來的日子，可是牠終于不曾歸來。有五次我看見了船的影子，有三次看見了煙，可是從來不曾有過什麼接觸過這個島。我經常地準備好了一堆焰火，可是無疑的，人家都當作了熟知的島上的火山噴煙。

大約是在九月或十月，我開始計劃着造一隻木筏了。那時我的手臂已經痊癒，兩隻手也都可以運用自如了。最初，我因爲孤獨無助而感到悽惶。我一生中從來不曾做過木工或是類似的工作，日復一日地我在樹林中作斫伐束縛的練習。我沒有繩子，無論在什麼地方也找不到可以製造繩子的材料；那麼多的野草，可是沒有一種看來是柔韌而同時還夠堅韌的，即使用盡了我的一點點科學知識也想不出方法來改造牠們使之合用。我在住居的餘燼中和木船被燬的岸上辛苦搜尋了兩個禮拜，想找到可用的小釘和其它的金屬零件。不時有野人們向我注視，等我去叫它們時又跳開了。迅雷疾雨的風暴季節來臨，使我的工作大大受了阻礙，可是最後木筏終於造成了。這使我異常高興。可是總是不切實際的習慣

害了我，我造船的地方離海有一哩多遠近，在我還不曾將牠拉到沙灘上的時候這東西就散成碎片了。也許還是因爲我的一拉救了我自己。可是當時我對於這次失敗的憂鬱是如此嚴重，有好幾天我簡直恍恍惚惚的在海灘上面盪着，望着海水想到了死。

可是我並沒有尋死，隨後發生了一件意外使我覺悟讓日子空空度過是不折不扣的愚蠢——因爲每多過一天可能從野人那裏發生的危險也就多增加一分。那一天我正在房舍的遺跡上的牆陰裏躺着望海，我覺得有什麼冷冷的東西觸了我的脚跟一下，我轉轉身就發現了那個小小的濰綴的粉紅色動物在望着我的臉。許久以來它卽已喪失了說話和快速動作的能力，這個小東西的纖長的頭髮也一天天的濃起來，它的短粗的爪子也越長越斜了。當它發覺已經引起了我的注意的時候就發出了一陣呻吟，向樹叢退卻了一段，又回頭望了我。

最初我還不能了解它的用意，後來突然悟出它是希望我能跟了他走，這個我終於照辦了，慢慢地跟了它——因爲天氣特別熱。它走到了樹林的邊緣就爬了進去，因爲它在長草堆中走動是遠較在平地上來得方便的。

突然在一片被踐踏了的地域上我碰上了一堆可怖的東西。我的聖伯納野人死在地

上，靠近它的屍身蹲着的是那個狠豕，用着它那醜怪的畸形手爪抓着那顫抖着的肉，一面咬着一面還快活地叫着。當我走近了時，這怪物抬起了它的閃亮的眼睛對着我，它的嘴唇抖着退到沾了血污的牙齒後面去，向我恐嚇地叫。這並非害怕，也不是愧悔的表示，人性最後的一點殘餘也都消褪了。我再前進了一步，停下來，拔出了我的手槍。最後我跟它是面對面了。

這野人並沒有後退的意嚮。而且它的耳朵向後擺着，它的毛髮豎立了起來，全身聳在一起。我瞄準了它的兩眼之間就開了槍。這時這傢伙直站起來一跳撲到我身上來，一下子我就給它撲倒了。它用了殘廢的手扼住了我，在我的臉上打。它這一跳從我身上翻了過去。我給壓在了它的後身下面，幸運的是我那一槍命中了，它在跳躍的時候就死去了。我從它的沉重污穢的身子下面爬了出來，戰抖着爬了起來，瞪着它的發抖的屍身。災難總算度過了。不過這個，我知道，不過是一連串免不掉的事件的開始而已。

我將這兩具屍身在一堆炭火上面燒掉。這時，自然，我看得清清楚楚除非我離開這個島，我的被害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這時那些野獸除了一兩個例外以外都離開了這峽谷，在島上的林莽中按照它們自已的口味作成了窟穴。它們之中很少一部份在日裏徘徊；大

半是在睡覺，在一個新來者看來，這眞正成爲一個荒島了；可是到了晚上，它們的嗥叫聲弄得空氣異常可怖。我頗想來一次屠殺——安設陷穽或者用我的刀和它們搏鬥。如果我有充足的彈藥的話，我也可以不必對動手屠殺遲疑不決了。目前危險的野獸剩下來的已經不多；這裏邊最猛勇兇狠的大抵都已經死去了。在我的最後的朋友，這可憐的狗死掉以後，我也採取有限度的警寢，這樣在晚上我可以守夜。在房子的圍牆中我又重新建立了我的小屋，那開口留得很窄，任何東西企圖進入都得弄出相當的聲響出來。這些動物又忘記了弄火的技術，並且恢復了對於火的畏懼。我再度斫集樹枝木幹，這一次幾乎是發乎熱情的了，製造我逃走用的木筏。

我碰到了無數的困難。我簡直是個手脚最笨的人——我的就學期在不曾敎到手工訓練之前就已經終止了。——我試用了一些不同的粗笨的方法終於齊備了建造木筏所需的一大半要求，這一次我留心着木筏的堅牢。唯一的不可克服的困難是，我無法找到在無邊的海洋裏飄流時所需要的盛水的器皿。我曾經嘗試使用陶器，可是這個島上却沒有陶土。我常常在島上搜索，使盡了方法去解決這最後的困難問題。有時我大發脾氣，在不可抑止的鬱怒中斫壞了一些倒楣的樹木。可是我終於想不出什麼方法來。

有這麼一天，了不起的一天，我興奮狂歡了一整日。我看到了一艘向西南航行的船，小小的有如一隻小帆船，我隨即燃起了一大堆柴火，我自己就站在火堆旁邊，在太陽和火焰的熱氣當中站着，望着牠。我望了整整一天，不吃也不喝，因此，弄得頭目暈眩；那些野獸也都跑來向我注視，好像是覺得很奇怪，就又散去了。當夜色降臨時這隻小船好像還是很遠，漸漸為夜色所吞食，看不見了。整整一夜我努力使焰火燒得明亮而高，在黑暗中閃着野獸們的眼睛，露着驚奇的神色。在破曉的時候，船駛得近了，我看見了這是一隻小船的横帆。我的眼睛因為終夜守望而感疲倦，我仔細地看着，幾乎已經不相信牠們了。船上有兩個人，他們坐得很低，一個把槳一個搖櫓。不過這船航行得很特別。船頭並不隨了風向；搖搖擺擺地脫離了方向。

當天色大明時，我開始向他們搖着我最後的一件外衣；可是他們並未注意到我，彼此枯坐相對。我走到了海峽尖頭最低的地方去，一邊打手勢一邊喊了起來。並沒有回答，這隻船依舊沿了牠不定的航綫進行，很慢，非常的慢，駛向岸邊來。這時有一隻大白海鳥從船裏飛出，這兩個人沒有一個受驚或注意。這鳥飛了一圈，張開兩翼從我的頭上掠過。

這時我不再叫喊，坐在海角上手托在頷下望着。這船慢慢地飄過來向西飄去。我差一

點不曾向牠游去，可是，有一件什麼東西，一種冰冷的無端的恐怖制伏了我。在下午海浪使牠擱淺，擱在圍牆廢墟西面一百碼左近的地方。

船上的人都死了，他們死去已經很久，當我拉動船邊拖他們出來時，屍身都碎成一片片的了。其中的一個有一頭紅髮很像土根樹號的船長，有一頂髒的白色小帽落在船底。當我站在船旁的時候，有三個野人從林莽中偷偷走出用鼻子嗅着向我走來。我忽然感到一陣煩厭。我將這小船向岸下一推自己爬了上去。這些野人之中的兩個是狼，一面前進一面抖着鼻子閃着眼睛；那另外一個是不可名狀的可怖的熊與牛的合成體。

當我望見它們走近了殘留的屍體，聽見它們彼此狺狺地叫喚，看見了它們發着閃光的牙齒，一股激動的恐怖代替了我的嫌惡的心情。我轉過身來背向着它們，扯了一下帆，開始向海中飄去。我沒有回頭看一眼。

可是當晚我祇是留在這島與礁岩之間過夜，第二天早晨打了一個灣搖到有泉水的地方將船上的小空桶盛滿了水。接着，我用了最大的耐心收集了一批菓子，等機會利用了我的最後三顆子彈弄死了兩隻兔子。當我進行這些工作的時候，我將小艇拴在海峽向內斜進的石岩上，避免野人們的侵擾。

第二十二章

在黃昏的時候，順了一陣輕輕的西南風，我慢慢地靜靜地向海中飄去；島看起來越弄越小了，在赤熱的落日的烘托之下，那一縷輕煙變成了一條細細的線。海浪在我四圍洶湧着，遮沒了那一小片低低的暗影。天光和落日的光彩向天空射去，展開來有如一片發着閃光的幕，最後我向那落日下降的深沉碧藍的海灣望去，也看見了天上的繁星。海是靜止的，天空是靜靜的；我孤獨的一個人和靜夜作伴。

這樣我飄流了三天，小心地節制着飲食，回想着過去所遭遇到的事件，並不十分希望能再看到人類。我身上是一件破衣服，頭上一堆亂糟糟的黑髮。無疑的誰發現了我準得以為我是一個狂人。這眞是奇怪，我也並沒有存着重返人間的希望。我只是爲免去與這些怪物鬼混而高興。第三天上，我給一艘從亞比亞開到舊金山去的兩桅船救起來了。無論船長

或是船員都不相信我的經歷，他們都以爲孤獨與危險使我發了狂。我恐怕他們的意見也許就跟大家的意見相同，我停止再講述我的經歷，再不回憶從范夫人號迷失以後到我被再度救起一年的時間中的任何事件。

我得隨時留心地做作以免被人疑爲瘋狂。在我的記憶之中，那法律，兩個死去的水手，隱藏在暗影裏的一切，竹叢中的屍體，總是纏繞着我。還有，看起來是反常的，我得以重返人間之後，不但不曾獲得我所期望的自信心與同情，反而更增加了我島居時期所曾經歷過的一種奇異的不安與恐怖。沒有一個人肯相信我，我對人類所感到的不安幾乎與我對野人們所感到的相同。我可能從我的同伴那兒染到了一點天生的野性。

人們以爲恐怖是一種病，反正我在若干年的經歷之後很足以證實我的腦子裏是深藏了一種不斷的恐懼的，這種不斷的恐懼就像一個半馴伏的乳獅所感到的一樣。我的病態表現在一種最爲奇特的形式裏。我不能使自己免於一種錯覺，所有我遇到的男人女人，我都以爲就是那種準人類的野人，野獸給改造得外表近似於人類的東西；而且他們隨時都可以轉化，獸性會逐一地露了出來的。但是我將我的一切向一位極能幹的人述說了，他是認識莫洛的，好像對於我的自白也有一半相信，一位心理學專家——他對我幫了很大

的忙。

雖然我並不希望那個島的恐怖完全永遠離開了我，牠常常只是遠遠地隱藏在我的心中，有如遠處的一抹雲影，一點記憶和一些輕微的不安；不過有時候這輕雲散布開來也會弄得一天陰暗的。這時我就環顧四周的同伴。我走進了恐懼裏。在我看來有些面貌是聰敏的，光明的，另外的就是陰沉的可怖的，還有其餘的則是猜疑不定的，不誠實的；沒有一個是有一個正常的靈魂的沉靜的操持的。我簡直覺得獸性在他們中間動盪增添；島上野人的退化還原的現象是要大規模再來一次的了。我知道這是一種幻覺，四周看來可疑的男人女人的確是眞實的男人女人，永遠的是男人女人，完全正常的人類，充滿了人類的慾望與敏感的顧慮，從直覺的本能中解放了出來，並非什麼神話似的法律的奴隸——與野人們全不相同的生物。可是我看見了他們，遇見了他們的好奇的目光，他們的問訊與幫助，就不由得要戰慄，總想離開他們孤獨地生活。

爲了這個我卜居於寬闊自由的下區附近，當我的神經上襲來了陰影以後我就可以向那裏逃避；這時那在長風掠過的天空下面的空闊荒涼的下區就變得異常可愛了。當我住在倫敦的時候，這種恐怖幾乎使我不能忍受。我不能避開別人；他們的聲音會從窗子裏

傳進來；鎖起來的房門不過是一種脆弱的保障而已。我會走到街上去跟我的幻想搏鬥，蕩街的女人會跟在我後面作貓叫，鬼鬼祟祟的求乞的男人嫉妒地望着我，蒼白疲倦的工人咳嗽着走過我的身邊，帶着疲倦的眼睛、怱忙的脚步，就好像受傷的鹿在流着一滴滴的血，老人們，彎了腰步履蹣跚，彼此走過時自言自語，而毫不在意於像貓一樣的小孩子跟在他們後面有如拖了一條可笑的尾巴。這時我就會轉個灣走進一個教堂裏去，卽使是在那裏，我仍是如此的不安，禱告者向神祇的默誦也有點和猿人所作的差不多了；我也許會逃進一個圖書館去，那些專心致志的讀書人的臉就像等候宰割的馴伏的動物。尤其可厭的是在火車和公共汽車上看到的那些毫無表情的臉；他們看來已經不是活人，與死屍無異。因此我非在確知是無人的地方不敢走動。而看來我自己，同樣的，也不是一個正常的生物，不過是一個腦筋中受了某種奇異的擾亂的動物，弄得非踽踽獨行不可，就像害了眩倒病的羊一般。

可是我目前的情形——謝謝天——算是很難得的了。我從城市與人羣的紛擾中退出，在明哲的書城中過日子。這些書本可以說是給閃爍着的人類的智慧之光所照澈的人生的窗戶。我很少看見生客，我有一個簡單的家。我整日做化學的研究與試驗，有很多晴朗

的夜晚我用來研究天文。那佈滿了繁星的夜空給我一種無上的安全與保障的感覺，雖然我不明白為什麼如此又怎樣會如此。我想這一定是在永恆的物質規程裏，而不是在人類日常的憂慮，罪惡，與煩擾裏，存在於我們中間的那點為獸類所無的事物，使我們找到了安慰與希望。我必須希望，不然我就不能生存。這樣，在希望與寂寞之中，我講完了我的故事。

愛德華·卜倫狄克

附錄：故艾爾費先老人（H. G. 威爾斯著）

李林譯

一　一個陌生的老人

我把這個故事寫下來，並不期望別人相信牠，不過，要是可能的話，却希望牠能爲第二個犧牲者預備一條逃避的道路。我知道我本身的事件是沒有辦法，因此，現在我已預備聽天由命了。

我的名字是愛德華•佐治•艾登。我是生在司塔弗德州的春山地方。我的父親在當地的公園裏任事。我在三歲時死了母親，五歲時死了父親，佐治•艾登叔父就把我收養做他的兒子。他是一個自學的獨身者，在白明罕地方是一位出名大膽的新聞記者。他不顧惜金錢敎育我，煽起了我要在世界上有所成就的慾望。在四年前他死的時候把他的全部財產遺留給我。在一切開消支付以後，也就只剩了五百鎊左右了。那時我正是十八歲。他在遺囑裏勸我把這筆錢用來完成我的敎育。我早已決定學醫，由於他的遺產和我得到的獎學金，我就在倫敦大學裏做了一名醫科學生。在我的故事開始的時候，我住在大學街十一號在公寓樓上的一間小室中，傢具非常破舊，房間又不通風，正對着宿爾不勒德商店大樓的

後身。我睡覺做事都在這間小室裏，因爲我想盡力節省，決不妄用一個先令。

我第一次遇見那個面色微黃身材矮小的老人（如今我的一生和他糾纏得分解不開了）的時候，我正拿着一雙鞋預備到吐頓漢宮路上一間店舖去修理。我開門的時候他正站在行人道上帶着猶豫不決的神氣望着門上的號數。他的眼睛——牠們是陰暗的灰色的眼睛，在鏡框下現得微紅——落在我的臉上，他那有皺紋的面容馬上帶出親密的表情。

『你來得正是時候，』他說。『我把你的房子的號數忘記了。你好，艾登先生？』

他的親密的招呼使我稍爲吃了一驚，因爲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個人。而且我的手臂下正挾着一雙鞋子就給他碰見了，也使我有點難爲情。他注意到了我缺乏親切。

『詫異我是誰麼？放心吧，我是你的一個朋友。我以前見過你，雖然你不曾看見過我。我們能夠找個地方談談話麼？』

我躊躇起來。樓上我那間破舊的房間不是招待生客的地方。『也許，』我說道，『我們可以在街上走走。很不湊巧我不能——』我的手勢替我解說了我沒有說完的話。

『是的，』他說着向兩面望望。『街上麼？我們向哪一面走呢？』我把鞋子放在過道裏。

『喂！』他突然說道，『我的事情不是兩三句話說得完的。和我一道吃頓飯吧，艾登先生。我老了，太老了，不大會解釋。我的尖抖的聲音再加上車輛的喧鬧——』

他把他的戰抖的瘦得只有皮的手放在我的手臂上好像來勸誘我。

照我的年紀，似乎不應該拒絕一個老人來請我吃飯。然而同時我却不太喜歡這個突然的邀請。『我倒情願——』我開始說。『可是「我」倒情願，』他插嘴道。『我這滿頭的白髮，一定應當受到相當的尊重吧。』因此我只好表示同意和他一道走了。

他把我帶到布拉維慈基飯店去。在路上我不得不慢慢地走來適合他的脚步。在我們吃那一頓我從來沒有嚐過的午飯的時候，他總設法避開我的主要的問題，我只把他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一些。他那剃光的臉是又瘦又有皺紋，他的乾癟的嘴唇垂在一套假牙上；他的白髮雖然稀疎，却是相當地長；照我看來他顯得矮小（不過在我看來大多數的人都顯得矮小，）他的肩膀稍圓，並且微俯。在我看他的時候，我發現他也在注意我，兩眼帶着貪婪的神氣直在我身上打轉，從我的寬闊的肩膀轉到我那雙太陽曬黑了的手上，然後又轉到我的有雀斑的臉上。在我們點着紙烟以後，他說道：『現在我必得告訴你當前的這件事。』

『我必得告訴你，我是一個老人，一個很老的人。』他暫時停了一下。『我有錢，不久我

必得遺留給人，可是我却沒有一個兒女可以承受我的錢。』我馬上想起了那種先得信用後竊錢財的騙局，於是就決定當心保護我那五百鎊的餘數。他又接着說下去，先竭力形容他的寂寞，後來又提到對於他的錢的適當的處置的困難。『我考慮過了許多的方法，例如捐助慈善機關，獎學金，圖書館等等，最後，我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他把兩眼注視着我的臉——『我要找一個志趣遠大，心胸純潔，身心都健全的窮苦青年，讓他做我的承繼人，把我所有的都傳給他。』他又重說一遍，『把我所有的都傳給他，由此他可以突然從他所有的一切困苦掙扎中被提拔出來而得到自由和勢力。』

我努力現出冷淡的神氣。我帶着顯而易見的矯飾說道，『所以你要我的幫助，也許我的業務上的幫助，來尋找那樣一個人。』

他微微一笑，從他的紙烟上面望着我，我看見他那樣安靜地把我的虛僞看透，也不覺笑了起來。

『那樣的一個人他會有着什麼樣的事業呀！』他說道：『我積攢了錢却讓別人來化——一想到這個就讓我充滿了嫉妬。

『自然，還得有條件，得有負擔。舉例來說吧，他必得姓我的姓。無論要享受什麼總得有

點代價。我在要他以前必得先考查他一生的遭遇。他一定要是個健全的青年。我一定要知道他的遺傳，他的父母和祖父母是怎樣死去的，並且還要切實地調查他的私人的道德——』

這些話把我的祕密的慶幸改變了一些。

『你是不是說我？——』我問道。

『是的，』他幾乎是兇狠地說道。『你。你。』

我囘答不出一個字來。我的幻想狂暴地跳舞，我的生來的懷疑也不能把牠的狂喜限制住了。我的腦筋裏並沒有一絲感激的意思——我不知道要說什麼話，也不知道要怎樣說牠。『可是爲什麼單挑選着我呢？』我最後說道。

他說他偶然聽見哈斯拉教授說，我是個典型的健全的青年，他願意把他的錢留給他確實知道的身體健全品行端正的青年。

這就是我和那位矮小的老人的初次會見。他對於他自身的事卻祕而不宣；他那時還不肯說出他的姓名。在我囘答了幾個問題以後，他就在布拉維慈基飯店門口和我分手。我注意到在付飯錢的時候他從袋裏掏出了一把金幣。他對身體健康的堅持，我覺得很希奇。

照着我們的約定，我在當天就到忠誠保險公司去保了一筆鉅款的壽險。在下一星期裏我被該公司的醫師把我的身體詳詳細細地檢查了一遍。這樣的檢查還不能使他滿意，他堅持着我一定得讓名醫亨德生博士重新檢驗一次。

他在聖誕降臨節週的星期五才作了最後的决定。他在晚上很晚的時候（差不多九點鐘）把我叫了去，那時候我正在强記化學方程式準備參加科學初試。他站在過道裏微弱的煤氣燈光之下，他的顏面上交錯着奇怪的陰影。他的身體好像比我初次會見他時更爲彎曲，兩腮也略爲陷入。

他的聲音因帶着激動而戰抖起來。『一切都很滿意，艾登先生，』他說道。『一切都非常地滿意。就在今天晚上你一定得和我在一道吃飯來慶祝你的——承繼。』他被一聲咳嗽打斷了話頭。『你不會等得很長久的，』他說着一面用手帕擦他的嘴唇，一面用另一隻瘦長得像爪一樣的手來握着我的手。『你一定不會等得很長久了。』

我們走到街上去叫了一輛馬車。這一路的情形我都記得清清楚楚：那平穩的急走，煤氣燈，石油燈，和電燈燈光的對照，街上的人羣，我們去到的攝政街上的餐館，以及我們在那裏吃的奢侈的晚餐。最初穿着華服的侍者注視我那身粗陋的衣服的眼光，使我感覺到忸怩不安，可是等到香檳溫暖了我的血液以後，我的自信也就恢復了。起先老人談到他自己。他在馬車裏已經把他的姓名告訴了我；他就是那位偉大的哲學家艾格勃特•艾爾費先，他的名字自從我在小學校上學時起就知道了。這位很早就支配着我的智力的人，這個偉大的抽象的存在會突然在這個衰老的熟習的人物身上出現，眞讓我難於相信。我敢說每一個突然置身在著名的人物羣裏的青年一定感到過和我相同的失望。他在這時和我談到將來，他說他那生命的細流不久就會乾涸，會留下房屋，版權，資本給我。我從來沒有想到哲學家會是這樣地富有。他帶出一點羨慕的神氣望着我吃喝。『你有着何等豐富的生活能力呀！』他說道；然後又嘆息一聲（我覺得這好像是一種放下重負以後的嘆息）說道，『不會很長久了。』

『哎，』我說，那時香檳使得我的頭腦打轉；『承你的恩惠，也許，我有一個相當愉快的將來。現在我很榮幸能夠採用你的姓氏。可是你有一個過去，一個值得我的整個將來的過

去。」

他搖了搖頭，又好像對於我的奉承話略略帶着憂鬱的體會的神情微笑起來。『那個將來，』他說道。『你當眞肯改變牠麼？』那時侍者拿了酒來。『也許你不反對接受我的姓氏，接受我的地位，可是你當眞肯——當眞願意——接受我的年齡麼？』

『和你的功績一起，』我慷慨地說道。

他又微笑起來。『來兩份苦麥酒，』他對侍者說，然後又把他的注意力移到他在衣袋裏取出來的一個小紙包上面。『這個時候，』他說，『吃過飯的時候是談閒話的時候。這是一件我未曾發表過的小發明。』他用他那些戰抖的黃色手指把小紙包打開，紙上露出了少許略帶粉紅色的粉末。『這個，』他說——『嗯，你應該猜猜牠是什麼。可是苦麥酒裏只要稍爲放下一點點就會變喜麥酒了。』他那略帶灰色的一對大眼帶着一種猜不透的表情注視着我的眼睛。

我發現這位偉大的導師會注意到酒味，不覺稍爲吃了一驚。然而我却假裝對於他那不良的嗜好感到興趣，因爲我自己已經喝醉，也不在乎那樣小小的阿諛了。

他把粉末分放在兩人的小杯裏，然後突然帶着異樣的不可思議的威嚴站起身來把

手向我伸出。我學着他的榜樣，我們碰了杯。『祝迅速的繼承，』他說着，就把酒杯舉到唇邊。

『不爲那個，』我急遽地說道，『不爲那個。』

他停住，酒杯舉得和下顎一般高，兩眼炯炯地注視着我的眼睛。

『祝長壽，』我說。

他猶豫了一下。『祝長壽，』他說着突然大笑一聲。我們彼此望着舉起杯來。他目不轉睛地望着我的兩眼。我把酒喝乾後，覺得受到一種不可思議地急迫的感覺的侵襲。頭一口酒就使我的頭腦陷入一種劇烈的騷動，我好像感覺到腦蓋中有一種實在的生理上的激動，並且兩耳中也充滿了喧鬧的聲音。我並沒有注意嘴裏的氣味和滿喉的香味；我僅僅看見注入我的眼裏的他那熱烈的灰色眼睛。酒，精神混亂，耳裏的雜音和頭內的攪動，好像繼續了一個無窮的時間。半忘了的奇怪而模糊的印象在我的意識邊界跳舞，隨後就消失了。最後他解除了這個魔術。他突然嘆息一聲把酒杯放下。

『怎樣？』他問。

『好極了，』我回答說，雖然我還沒有嘗出這飲料的味道。

我的頭在旋轉。我隨即坐下。腦筋簡直在混亂狀態之中。後來我的知覺變得異常淸楚

明晰，就好像我在凹面鏡裏看東西似的。他的態度似乎改變成慌張急遽。他拿出錶來望了一眼。『十一點七分了！今晚上我應該——七分——二十五分。滑鐵廬車站，我馬上就得去。』他叫侍者開賬單，又很費力地穿上他的外衣。慇懃的侍者走來幫忙我們，一分鐘後我就靠着馬車的皮墊和他告別；那時我仍然帶着那種不可思議的纖細明確的感覺，就好像——我怎麼能夠把牠說得清楚呢？——好像我不僅是從一個顛倒的小望遠鏡看着，而且也是眞實地感覺着。

『那種藥，』他說道。他用手撫摸着前額。『我不應該把牠給你吃。明天牠會把你的頭弄裂開。你等一等，拿去。』他遞給我一種像沸騰散一般的扁平的小東西。『在就寢前用水服下，先前服的那種是藥。記住，在就寢時才吞服。牠會使你的頭腦清醒。沒有別的了。讓我們再握一次手——爲了將來！』

我緊握着他那皺縮的瘦骨的手。『再會，』他說。從他那下垂着的眼皮看起來，我知道他也有一點受到那歪曲頭腦的興奮劑的影響。

他突然又想起了別的什麼事，把手伸到胸前的衣袋中去摸索，隨卽取出另外一包，這次是一種像剃鬚用的棒狀肥皂一樣的東西。『這裏，』他說道。『我幾乎忘記了。不要打開

牠，等到我明天來時再打開——不過你現在把牠拿去吧。』

牠是異常的沉重，我幾乎把牠掉在地上。『好吧！』我說。當馬夫一鞭把馬打醒時，他從車窗對着我笑。他給我的是一個白色的小包，邊上和兩端都用紅印封上。『這倘若不是銀錢的話，一定是白金或鉛了，』我說。

我特別仔細地把牠塞入袋裏，然後帶着一個旋轉的腦子慢步穿過攝政街的人羣和物特蘭路附近的黑暗的小巷走回家去。那一路的感覺（雖然牠們是十分奇怪，）非常鮮明地印在我的腦中。那時我還是我自己，因此我能注意到我那奇異的心靈狀態；我猜想我服用過的那種東西不知是不是鴉片——鴉片是我從來沒有吃過的。現在很難描寫我那精神異常的特點——『精神二重化』稍為可以表現一點那時的情形。當我走到攝政街的時候，我發覺在我的腦海裏有一種奇妙的思想以為牠是滑鐵廬車站，又起了一種古怪的衝動想走進那條街上的工藝陳列館去，就像要上火車去似的。等到我用手一擦眼，牠却又是攝政街了。我怎麼能把這個述說清楚呢？你看見一個多才多藝的演員靜靜地望着你，他一做臉嘴，却變成另外一人了。假使我告訴你我以為攝政街在那時就是那樣，我算不算說得太誇張呢？在我重新知道牠是攝政街以後，我的腦裏又湧起一些奇妙的追憶，牠們又

把我的腦子弄得一團糟。『三十年前，』我想，『我就是在這裏和我的弟弟爭吵。』隨後我突然大笑起來，結果引起了一羣夜警的驚奇。三十年前世上還不曾有我，而且我一生從不曾有過一個弟弟。那個藥實在是愚蠢飲料，因爲對於那個死去弟弟的劇烈的悲痛仍然停留在我的心裏。到了勃特蘭路我的瘋狂又改變一種樣式。我開始記起了關閉了的商店，又把那條馬路和牠從前的情形相比較。喝醉了以後會起了一些紛亂的思想，這倒可以讓人了解的，可是使我覺得難解的，却是爬進我的腦子來的那些不可思議地明確的幻影一般的記憶，不僅是進入腦中的記憶，還有那從腦中消失了的記憶。我那時站在出售博物學材料的司梯芬司商店的對面，却絞盡腦汁也想不出這店主和我有什麼關係。一輛公共汽車從旁邊經過，牠的響聲簡直和火車的響聲一模一樣。我好像降落到一個黑暗的深坑裏去搜尋這個記憶，『自然咧，』最後我說道，『他答應明天賣給我三隻靑蛙。眞奇怪，我會忘記了。』

人們仍然給小孩們幻燈畫看麼？我記得在那種幻燈畫裏一張畫面出現的時候淡得像鬼影一樣，然後逐漸變深顯出另一畫面。我那時的情形就和這一樣，我覺着一羣幽靈似的新感覺正和我自身的感覺在那裏爭鬥。

我懷着恐懼穿過尤司登路走到吐顚漢宮路，也沒有注意我走這條不尋常的路，因爲在平常日子我總是抄近走僻靜的街道。等到我轉入大學街時，我却發覺我把門牌號數忘記了。用了極大的努力才記起十一號A，就在那個時候我好像覺時這是某一個被忘却了的人告訴我的。我勉强去回想吃飯時候的一切事情，打算藉此來鎭定我的腦筋，可是我拚了命也想不起我的主人的面貌。我只能看見他的模糊的影子，就像一個人從窗戶眺望時所看見窗上反映着的自己的影子一樣。然而我却像在他的地位看見了我自己坐在桌前的外形，紅着臉，兩眼閃閃發光，口中喋喋不休。

『我一定得服用另外那種藥粉，』我說。『這簡直越來越沒有辦法了。』

我拿臘燭和火柴的時候在前廳裏走錯了方向，上樓時又懷疑起來，不知道我的房間在第幾層。『我醉了，』我說道。『這是一定的，』又在樓梯上作了不必需的躭誤好像來證明這句話似的。

乍看起來，我的房間似乎我沒有見慣。『多無味!』我說着，一面望着周圍。這個努力好像使我回復到我自己，奇怪的幻影似的性質又變成熟習的事物。一面舊的鏡子掛在原處，鏡框角上塞着我的關於蛋白性物質的筆記。我日常穿的舊衣服堆在地板上。然而這一切

却並不十分實在。我覺得有一種癡愚的思想要爬進腦子裏來，好像我是在一列剛停住的火車裏，我正從車窗望出去看着一個陌生的車站。我用力握住床柱來鎭定我自己。『也許這是透視力，』我說道。『我一定得報告心理研究社。』

我把用紙包着的錢幣放在化粧台上以後，就在床邊坐下，開始脫去長靴。這一切就好像我現在的情形的圖畫正被畫在另一幅正在開展着的圖畫上面。『倒霉！』我說。『我的腦筋皆迷起來了，不然難道我同時會在兩個地方麼？』我等不及把衣帽脫完就把藥粉傾倒在玻璃杯裏。牠沸騰起來，隨後又變成螢光性的琥珀色。我立刻把牠一飲而盡。在我上床以前，我的頭腦就已經回復了冷靜，我只覺得我的腮觸着枕頭，後來的事我就不知道，我一定是睡着了。

三　靈魂的牢獄

我從一個有着奇怪的野獸的夢裏突然醒來，發覺我正仰臥着。我的嘴裏有一種奇特的味道，四肢帶着疲乏的感覺，皮膚全體都起了一種不快之感。我把頭靜止不動地放在枕

上躺着，滿心期待我那奇怪和懼怕的感覺會逐漸消失；隨後我會再行入睡。然而事實却並不是那樣，我那不安的感覺反而增加起來。最初我看不出我自己有什麼異常的地方。屋子裏有着微光，這光淡得和黑暗非常相近，在這微光裏像具就像全在黑暗中的模糊影子。我把眼睛露出被外凝視着。

我覺得有人進了我的房間裏把用紙包着的錢幣偷去，可是在床上躺了幾分鐘以後（那時我均勻地呼吸假裝睡着，）我發覺這只是幻想。然而不安的信念仍然不肯離開我。我奮力把頭從枕上抬起，向着周圍的黑暗中窺看。為什麼不安我也想像不出。我望着周圍的朦朧的黑影，那些顯示出帷幔，桌子，煖爐，書架等等的大小暗影。隨後我就開始看見一些不熟習的黑影。在那邊應該是書架的地點却放着一種遮蓋着的灰白色的物品，無論我怎樣看法，牠決不像是書架。牠又太大，也決不會是我的襯衫扔在椅子上的影子。

一種小孩一般的恐怖征服了我，我馬上把被掀開把脚伸出床來。可是我的脚不但沒有離開我的矮床觸着地板，並且連褲子邊上也沒有伸到。我再踏一步方坐在床邊。床側應該有蠟燭，火柴也應該在破椅上。我伸出手去却什麼也摸不着。我在黑暗中揮動我的手，擋着一種柔軟而厚的懸掛物，牠和我的手接觸時發出沙沙的聲音。我握住牠用力拖，牠原來

是掛在我的床上的帳子。

這時我已完全醒着，才開始發覺我在別人的屋裏。我感到惶惑。我竭力追憶前一晚的事情，非常奇怪地我這時發現牠們清清楚楚在我的記憶裏：晚餐，我接到的小包，我以爲我喝醉，我遲緩地脫衣，我的熱臉靠着枕頭時的涼爽的感覺。我忽然懷疑起來。那是昨夜還是前夜？無論如何。這不是我的屋子，我也想不出怎樣會到了這裏面來的。那個朦朧而灰白的輪廓變得更白，我看出牠是一扇窗子，從窗簾漏進的淡淡的曉光襯出一面橢圓形的梳粧鏡。我立起身來，我感到的奇怪的軟弱和不安定的感覺使我吃驚。我伸出戰抖的雙手慢慢地向窗子走去，在中途膝部却在椅上碰傷。我在鏡邊（這是一個有美麗的銅燭臺的大鏡）摸索，想找出窗簾的繩頭。我找不着牠，却在無意中握着縧帶，一聲彈簧響，窗簾掛起來了。

我看見的黃色對我完全是陌生的。夜色異常陰暗，從那灰色的雲堆裏透出了一線淡淡的曉光。在天空的盡頭，雲蓋帶着一道血紅的邊緣。在下面，一切都是陰暗不明；遠處有朦朧的小山，許多的尖頂建築物，形成一大堆模糊的黑影，樹像潑散了的墨水，黝黑的矮林和灰色的小徑像圖畫一般地呈現在窗前。這一切都是十分地陌生，暫時之間我還以爲我仍舊在夢中。我摸撫粧梳臺，牠是用光滑的木料做成的，並且是精美地裝飾着——臺上有無

數的小玻璃瓶和一把刷子。臺上還有一件古怪的小物件，馬蹄形，帶着光滑的硬的突出部份，放在一個碟子上。我找不到火柴和燭臺。

我又轉過眼來觀察屋子。如今窗簾既已掛起，所有的暗影都現出原形。屋裏有一張掛着帳幔的大床，床端的壁爐有一塊白色大爐棚，微微帶着大理石的光輝。

我靠住梳粧臺，閉上眼，隨後又把牠們睜開，竭力地思索。這一切都是十分眞實，不會是夢。我幻想着由於我服用那種奇異的飲料的緣故，我的記憶中有了一段空白，也許我已經承襲了那份產業，可是在我知道那個好運以後，突然就失掉了一切的記憶了。也許只要我等待一刻，萬事又都會變淸楚的。然而我同艾爾費先老人一起吃飯的事在這時却又顯得特別地淸晰和新近。香檳，注意的侍者們，藥粉，飲料——我敢拿靈魂打賭，這一切都是幾點鐘以前的事。

隨後又發生了一件十分細微却又十分可怕的事，我在如今想到那個時候也不覺戰慄起來。我大聲說話。我說，『眞見鬼，我怎麼會到這裏來？……』這聲音並不是我自已的。

牠不是我的聲音，牠是一種微弱的聲音，發音含糊，顏面骨的共鳴也不一樣。爲了使我自已安心起見，我把一隻手去摸撫另一隻手，可是却摸到鬆皺的皮膚，這是老年的鬆弛的

皮膚。『一定，』我用那個不知怎樣會到了我的喉裏來的可怕的聲音說道：『這一定是夢！』就好像無意似地我飛快地把手指塞進嘴裏。我的牙齒都不見了。我的指尖在一行牙齦的萎縮的表皮上滑過。狼狽和厭惡讓我想嘔。

那時我感到一個熱烈的願望要看看我自己，要想馬上知道我遭遇着的改變究竟是怎樣可怕。我蹣跚地走到爐棚旁邊又用手去摸索火柴。我正在那樣做的時候，我的喉裏發出了喘咳，於是我立刻緊握着身上穿的法蘭絨厚寢衣。那裏沒有火柴。突然我覺得手冰冷。我摸索着回床去，不住地打噎咳嗽。『這一定是夢，』我爬上床時對自己說道，『一定是夢。』我把被蓋住我的肩部，蓋住我的耳朵，又把萎縮的手塞在枕頭下，決定安靜自己以便入睡。自然這是一夢。一到早晨夢境就會消失，我就會清醒起來，又會回復到我的強健的青春和我的學業了。我把眼睛閉上，調勻了呼吸，可是我還是醒着，因此我就開始慢慢地數着三的乘方來催眠我自己。

可是我想望的事卻不肯來到。我不能入睡。而且越來越相信我所遭受的一切改變實在是真實的。立刻我的眼睛大大地睜開，三的乘方也忘卻了，我那瘦削的手指又在皺縮的牙齦上。我確實在突然間變成了一個老人。在一種說不出的情況之下我度過了我的一生

而達到老年，不知怎樣地我一生的最好的時辰，戀愛，奮鬥，力量，希望都被剝奪了去。我伏在枕上，努力來使我自己相信這樣的幻覺是可能的。不知不覺間黎明却漸漸地光亮起來。

後來我對於睡眠絕了望，就坐起身來向周圍張望。冷峭的晨光使整個房間都可看得淸楚。這是一間寬敞的設備整齊的屋子，比我以前睡過的屋子都整齊。一支蠟燭和一些火柴放在壁龕中的小臺上。我揭開被蓋，雖在夏天，早涼也使我戰抖。我走下床來把蠟點上，然後用顫動的手捧住蠟燭蹣跚地走到鏡子前面，看見了——艾爾費先的臉！我早已模糊地猜到是這樣，可是這事的可怕並不因此減少絲毫。我以前就覺得他瘦弱可憐，可是在這時看起來，只穿着一件領口張開露出瘦削的頸項的粗法蘭絨寢衣，又算是我自己的身體，我簡直描寫不出牠那枯萎的老朽的樣子。凹進的面頰，汚穢的白髮，眼淚汪汪的爛眼，顫動而萎縮的嘴唇，和那下唇翻轉露出的那些可怕的黝黑的牙齦。你們心身和年齡相合的人不能想像出來這種惡魔的幽禁對於我的影響。一個充滿青春的慾望和精力的青年却被幽囚在這個破滅的肉體裏……

四　我是誰

我的話離了本題了。我所遭受的改變一定把我嚇呆了一些時候。等到我定了神來思索，那時已經是白晝了。由於一種不能解釋的方法我被改變了，可是這事是怎樣發生的，我却不知道。等到我思索起來，我的胸中不覺了然艾爾費先的惡魔般的巧妙。這是很顯然的，既然，我發現我自己在他的身體裏，自然他一定會佔有我的身體，我的精力，和我的將來了。可是怎樣能證明這個呢？當我想到這個的時候，連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的頭腦也暈眩起來，因此我不得不揑我自己，摸撫我那無牙的齒齦，在鏡裏看我自己的影子，又觸我身旁的物品來鎭定我的心神以便對付這些事實。難道生活一切都是錯覺麽？難道我眞是艾爾費先，而他是我麽？難道昨晚我夢見我是艾登麽；眞有艾登這個人麽？可是假若我眞是艾爾費先，我自然該記得我頭一天早晨在什麽地方，我居住的城市的名字，在做夢以前出了些什麽事。我竭力思索。我記起昨晚我的記憶的奇怪的雙重性。我能夠記起來的不是別的思想，都是艾登所有的思想。

『瘋狂就在於這裏了！』我尖聲地叫道。我站了起來，勉强把我那軟弱沉重的肢體拖到洗手架前，把我的灰白的頭部浸在一盆冷水裏。等我用毛巾揩拭了以後，又再試一次。完全無用。我覺得毫無疑問我確是艾登，不是艾爾費先。可是艾登却在艾爾費先的身體裏！

假若我生在另一個時代，我也許會像一個受了魔法的人讓我自己聽命運的安排。但是在如今這種懷疑的時代，奇蹟並不流行。這不過是心理上的把戲。一種藥和一個凝視能做出來的事一定也可以用一種藥和一個凝視（或者和這類似的手續）解除的。以前也會有過失掉記憶的人。可是竟然會有像交換雨傘一樣交換記憶的事！我笑了起來。可惜！這並不是一個健康的笑聲，却是一個衰老的帶着喘息的低笑。我想到老年的艾爾費先也許在取笑我處的難境，忽然就感到一種我從來不會有過的躁急的怒意。我立刻把堆在地板上的衣服拿來穿上，等到穿在身上才知道牠是晚禮服。我打開衣櫥，發見了一些普通的衣服，一條格子呢褲，一件老式的罩袍。我在我那古老的頭上戴上一頂古老的抽煙時戴的便帽；咳嗽着蹣跚地走到樓梯口。

這時大約是五點三刻左右，窗簾都遮得緊緊地；整所房子是非常寂靜。樓口甚爲廣闊，鋪着厚絨毯的寬樓梯一直通到下面黑暗的廳堂。在我前面一扇半開的門讓我看見了一張寫字台，一個旋轉式的書架，一把椅子的背面，和一架一架的書籍。

『我的書房，』我咕嚕地說着，一面走過樓梯口。等到我聽見了我的聲音以後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走回寢室去把一套假牙裝上。『這才對，』我咬咬假牙說，隨後就走到書房去。

寫字台的抽屜都已鎖上台面的活動蓋也已鎖着。我找不出鑰匙在什麼地方，我的褲袋裏一把也沒有。我立刻回到寢室去翻禮服的口袋和我能找到的衣服的口袋。我找得非常仔細；等我找過以後假若有人看見我的屋子，他也許會以爲小偷曾經來過。不僅鑰匙找不着，就連一個錢幣，一張紙也沒有——只有前一晚上那頓飯的賬單。

一種異樣的疲倦侵襲着我。我坐下望着拿在地上各處衣袋都翻轉出來的衣服。我起初的狂熱已經消失了。這時我正開始了解我的仇敵的計策非常聰明，越來越明瞭我自己的地位實在無望。我打起精神，立起身來，急忙走到書房去。樓梯上站着一個女僕正在把窗簾拉起。她定睛望着我臉上的表情。我走進書房。就隨手把門關上，立刻拿起一根放在壁爐前的鐵棒去搗擊寫字台。他們發現我的時候情形是這樣的：台上的活動蓋已經裂開，鎖也打壞，信件從書信格裏拖出扔得滿屋都是。筆和別種文具抛在各處，墨水也被打翻。壁爐棚上的大花瓶也被打破——我不知怎樣打碎的。我找不着支票簿，找不着金錢，也找不着一點恢復我身體的有效方法。當總管同着兩個女僕闖進屋來時，我正在狂暴地亂打着抽屜。

那就是我的改變的故事，沒有一個人會相信我那瘋狂的敍述。我被人當成狂人看待，甚至就在這個時候我還是被監禁着。可是我却是健全的人，絕對地健全，爲了證明我是清醒的緣故，我把一切發生的事都詳詳細細地寫下來。我請求讀我這故事的人作公正的評判，看我這故事的筆調和章法裏究竟有沒有絲毫瘋狂的痕迹。我是個幽囚在老年人身體裏的青年，可是這個明白的事實却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對於不相信這事的人我自然好像是個狂人，自然我也不知道我的書物的名字，不知道來看我的醫生的名字，不知道僕人和鄰人的名字，不知道我居住的城市的名字。自然我在我自己的房子裏什麼都不知道並且遭受着種種的不方便。自然我要問許多最奇怪的問題。自然我會哭泣，叫喊，做絕望的動作。我沒有錢，也沒有支票簿。銀行不會認可我的簽名，因爲我的字蹟仍然是艾登的字蹟。在我身邊的人們不會讓我親身到銀行去的。實在說來，這個城市裏似乎沒有銀行，我的錢是放在倫敦的某一個地方。艾爾費先好像把他的法律顧問的姓名瞞住他家中一切的人——我什麼也不能證實。自然艾爾費先是個精神科學的深奧的研究者，因此我對於這個事件的眞相之陳述只能證明我的瘋狂是過分研究心理學的結果。兩重人格的夢想，眞是！在兩天以前我是一個健康的青年，我有着無限的前途；如今我卻是一個狂暴的老人，絕望，

不幸，在一所陌生的宏大而華麗的房屋裏徘徊，被周圍的人當成狂人一樣地監視着，懼怕着，躲避着。可是艾爾費先却以七十年積蓄的知識和智慧在一個强健的身體裏重新在倫敦開始生活。他偷了我的生命。

出了什麼事情我不十分明瞭。書房裏有許多卷原稿，大部份關於記憶的心理，小部份是我完全不懂的符號。在有的地方可以看出來他也在研究數學的哲理。我的解釋是這樣：他把他的整個記憶整個人格從他的衰老的頭腦裏移到我的頭腦裏，同樣地他也把我的記憶和人格移到他所捨棄的肉體裏。實際說來，他和我交換了肉體。可是這樣的交換是怎樣做到的却出了我的哲學的範圍以外。在我的思想生活裏我自來是個唯物論者，可是突然地這裏却有了一個人脫離物質的可能性的明顯的例子。

我要做一個危險的試驗，今天早晨我用了在早飯時藏起來的桌刀撬開了寫字臺一個祕密的抽屜，我發見了裏面只有一個綠色的小玻璃瓶裝着一種白色的粉末。瓶頭上貼着一張紙條，上面只有『解脫』兩字。這也許是——大約準是毒藥。我能夠了解艾爾費先把毒藥放在我的眼前的緣故，倘若不是這樣仔細地藏起來，我一定以為他打算把反對他的唯一活着的證人除去。在事實上這個人已經解决了不死的問題。除了機會的惡作劇以

外，他可以在我的身體裏生活着；等到牠衰老之後，他又能取用另一犧牲者的青春和精力。當我記起了他的無情，就想到那種無窮的經驗眞是十分可怕……他從別人身體裏跳來跳去究竟有了多少次了？……可是我寫得厭倦了。這種粉末能溶解在水裏。味道並不壞。

六　尾聲

上面的故事是在艾爾費先的寫字臺邊發見的。他的屍體躺在寫字臺和椅子中間。椅子曾被向後推動，也許是被他那最後的痙攣動作推動的。這個記錄是用鉛筆寫的，字蹟雜亂不像他平日的字蹟。還有兩件奇怪的事實應當記錄在這裏。艾登和艾爾費先之間無疑地有相當的關係，因爲，艾爾費先的全部財產都留給這個青年繼承。可是他始終不曾繼承。在艾爾費先自殺的時候，很奇怪地艾登已經死去。二十四小時之前在高耳街和尤司登路口他被一輛馬車撞倒，立刻死去。因此我們無法向這唯一能解釋這個瘋狂故事的人去探問了。

後記

在大約六七年以前，李林先生從天津來到上海。他是我在南開中學時的先生，七七變起，我們在天津作別，四年不見，相晤歡然。我就常常找他去談天。他身體本不甚好，就借此機會閒居養病；平常除了看看電影聽聽音樂以外，也還常去蹓躂書攤，買買英文舊書。後來也繙譯一點書作爲一種輕閒的工作。他譯出了岡査洛夫的懸崖，又譯出了阿志跋綏夫的戰爭。我記得有一次我陪他到霞飛路上去散步，那時的物價的飛躍，的確與現在並無不同，大家都預備在東西還不曾漲價之前多少買一點下來，我們談着天散着步，想想買點什麼好呢？最後他決定去買一批稿紙，大約買了一百多塊錢能寫百多萬字的稿紙，他的乾瘦的臉上浮出了笑容，告訴我預備埋頭譯阿布洛莫夫了。我聽了也很高興，覺得他實在是應該做些什麼事的。

後來我走入內地，又跟他作別。三年之間不通音問，「勝利」光降，却「復員」不成，又在重慶住了半年多。我只在朋友地方聽到他的消息，總想不久就可見面，用不到通信致候了。不料，我還沒有能走掉，他却已經死去了。

這很使我感傷，覺得人世的無常。他還沒有作了多少事還不會使愛他的人解去心頭的憾惜——大家都以爲他過去的生活太樸素了，好像只是在「予」而沒有「取」的。——就已經死去了。

然而他在他的學生中間留下來的溫暖，是永遠不會使人忘記的。

他留給讀者的，就是這已完和未完的幾部譯稿。

莫洛博士島也是他的未完的遺譯之一，原題無名島在科學趣味上連載，屬名杜華，連載到第八章，雜誌停刊，他也不曾再譯下去。我接受下了續譯的工作是去年四月中的事，一直拖到今年一月，纔譯完，後來又重新校改，到現在才算粗畢。這一年來忙於生活，在種種不如意之中打轉，譯筆時作時輟，然而我始終不曾忘記這一件工作，偷閒執筆，總是抱着嚴肅的心情。偶爾發現自己的荒疏的錯誤，就又記起他在考卷上畫了紅筆的改錯，笑着遞給我的時候的神情。他並不板面孔，可是在學生却總覺得難爲情之至了。我在這裏又想起了一

件小事。有一次在他的班上上課，我和坐在我前面的同學用小紙條商量着什麼事，給他看見了。他不動聲色地向我們一望，打起四川味的國語說道：『不要傳書遞簡！』就又慢慢地講他的書去了。我們則大窘。這事一直到現在，還使我極清楚地記得。

現在我還用遞上一份考卷的心情，交出了這一本譯稿。極慚愧於自己的荒廢，預備接受他給打上的紅槓子，假使他還能夠這樣做的話。

繙譯的根據是紐約 ALFRED. A. KNOPF 書店版的 H. G. 威爾斯的七本著名的小說的初版本。在莫洛博士島的一部份的後面，還有威爾斯自己的附註，現在也譯在下面：

『在一篇發表在一八九五年一月份的「星期六評論報」上題爲「莫洛博士解說」的中篇裏的要領，包含着這一本小說的重要的概念。這是這本小說唯一先期發表的部份。而它是經過用敍述方式整個改寫過了的。不用否認，非科學的讀者讀來也許會感到奇異。無論整個故事有幾分可信之處，怪物——即或是半人性的怪物的製造在活體解剖的手術中還是有其可能性的。』

在全書前面，作者還有一篇序。他稱自己的這七本小說爲「幻想小說。」他聲述他的

小說與那位法國的 JULES VERNE 的作品並不一樣，（因爲他曾經被稱做英國的 JULES VERNE 過。）他說他自己的小說並不描述「可能的事物。」他又稱這本莫洛博士島爲「一種幼稚的不敬的試作。」

我不想在這裏多說什麼外行話。不過作爲一個讀者，讀完以後，看看那些給改造成爲「半人類」的野獸怪物，難免不聯想到別的什麼很熟習的事物。揀比較「古舊」一點的來說，希特拉治下的卍字黨裏的「英雄」恐怕就很有點相像。而莫洛與孟高梅立的惴惴的處境也很像希墨二公。威爾斯雖然是在寫幻想小說，然而使人讀了居然有親切的感覺。我想這大概就是他的作品之異於七劍十三俠之流的處所罷？

一年以來，我借了繙譯的工作來躲過了很多情感上的痛苦，執筆的時候，心意專注，得忘卻憂悶於一時，我的一部份年青的生命也就這樣地消磨了。今全書完成，謹以之紀念先師李林先生，附帶地也使我永遠記起自己的這一段時期的生活。

三十七年春四月九日黃裳謹記。

文叢書

[illegible]博士島

[illegible][illegible]爾著

李林 黃雯 譯

定價九元五角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印刷所